中古音二等韵和齿音在《蒙古字韵》音系中的留存、演化及其注音方式

摘 要：在承接之前中古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新研究发现《蒙古字韵》音系部分地留存了中古音二等即莊组二等和非莊组二等韵（气泡音发声态）的语音特征， 其通过喉塞介音和上声道阻塞的形式来标示。用于标示气泡音发声态的八思巴字母为ʼ，其同时也作为喉塞介音；字母ʼ则和字母ʼ组合形成ʼʼ音段被用来标示音系中的独立上声道阻塞，其音值为北部吴方言中“一”字 的发音。从对和ʼʼ音段能协同发音的有咝擦音类别考察后可以推导出《蒙古字韵》音系中存在着舌叶齿龈擦音组和舌面前擦音组，前者和ʼʼ结合形成照组二等，即第 2 类的腭化舌叶齿龈擦音组，后者和和ʼʼ结合形成第 2 类的假莊组声纽，即第 2 类的腭化舌面前擦音组。在《蒙古字韵》音系中ʼʼ音段还可以和非有咝擦音声母结合在形成的音节中作为韵腹。ʼʼ这个特殊的音段在《西儒耳目资》音系中仍然留存着，被金尼阁标示为额母 ě 入声甚，其音值即为北部吴方言中“一” 字的发音。基于和额母 ě 入声甚能协同发音的有咝擦音种类也有限制，我们从而可以推知明代官话中的有咝擦音为以舌面前擦音和舌叶齿龈擦音为基音的 2 大类 6 组擦音，后者的基音和腭化音即为中古音照组三等和二等。明代官话中 ě 入声甚这个音段也可以和非有咝擦音声母结合以形成一类特殊的音节，而所有这些音节至今仍然留存在包括吴方言、闽南话、客家话以及晋方言在内的全国各地方言中。

本文还初步讨论了《西儒耳目资》中的额母 e 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沿袭及在现代汉语方言的保留，和八思巴注音规则应承袭自唐五代吐蕃学者的汉字注音方法，以及舌尖后擦音是随明代汉语东北方言因满清入关而进入当时的北京话混合后并随后扩散给官话和其他音系的，最终这一混合方言取代了明代官话而发展成为了现代中国的通用语言。另外，本文还整理出了部分八思巴字母注音规则的概貌。

关键词：独立的上声道阻塞 八思巴文ʼʼ音段 《西儒耳目资》ě 入声甚 明代官话的有咝擦音组 《蒙古字韵》音系中的有咝擦音组 舌尖后擦音组进入通语的年代 八思巴字母的注音规则

问题的提出

我们对中古音音系研究之余，查阅了学界对近古音音系的既往拟音成果，发现不甚符合预期。主要问题有，1. 中古音二等的承袭缺失 2. 有咝擦音组的音值存在疑问 3.一些八思巴字母解释为特定音标时自洽性存在问题。《中原音韵》之类的韵书由于对音值的界定缺乏锚定值，出现这样的与预期不符，可以理解。但是对在音值界定上使用了比较可靠手段的《蒙古字韵》音系的一些解读，同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蒙古字韵》音系的音值界定具有比较可靠的手段是因为其使用了八思巴字母来注音。作为借鉴自藏文字母的八思巴字母是比较成熟的拼音文字，在其基础上开发的的汉语八思巴字注音系统应该是比较科学的。

如宋洪民（2023）指出，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以作为国家标准文字，曾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件从而出现在碑刻、印章、牌符、钱币等文物上。存世最重要的汉语八思巴字文献是韵书《蒙古字韵》。现代对八思巴字汉语文献整理方面的

代表有罗常培、照那斯图和宋洪民等学者，对《蒙古字韵》及相关韵书研究方面的代表有杨耐思、宁忌浮、照那斯图等以及日本的服部四郎、桥本万太郎、中野美代子等和美国的沈钟伟、柯蔚南等。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照那斯图对八思巴字的文字类型与文字性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罗常培在八思巴字与汉语音韵的互动研究上开了先河，而宋洪民则是对在多语言接触下的八思巴文字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经过梳理，我们对《蒙古字韵》音系现有研究成果的疑问，其实可以归结为对一些特定八思巴字母的语音性质解读上。

目前对用来标示声纽的大部分八思巴字母争议不大，问题主要出在八思巴元音字母和少数用作字冠的辅音字母以及处于介音位置的字母ᠯᠴ。以下为存在争议的或尚需进一步深究的八思巴注音字母：

元音：ᠣᠤ、ᠥᠦ、ᠢᠡ、ᠨᠩ、ᠬᠭ

辅音：ᠪᠫ、ᠲᠳ、ᠵᠶ、ᠷᠯ、ᠸᠺ（以上用作字冠）和ᠯᠴ（用作介音或变音符）

以及，有咝擦音字母在《蒙古字韵》中的音值如何，尚需深究。

学界对《蒙古字韵》中的八思巴字母的特定语音性质进行考察，一般从《蒙古字韵》韵书着手，以及从藏文字母的语音溯源，和从蒙古语音系的语音特点来考察，还有从中古汉语音韵特点来切入。比如，麦耘（2024）指出字母ᠬᠭ可以为介音，宋洪民（2023）在总结了前人的基础上认为字母ᠬᠭ是阴性元音的标志，等等。

接下来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之前我们发现的最新中古音研究成果。

中古音研究的最新成果简介

有咝擦音组

之前作者在对母语吴方言诸暨话进行方言训诂和音系整理过程中，发现了汉语方言中尚未被识别的一组有咝擦音组，为颚化舌面前擦音辅音组，标示为 ɕʲ 、tɕʲ 、tɕʲʰ 、ʑʲ 和 dʑʲ，其存在于吴方言江淮官话晋方言等等方言中。其语音是以音系的舌面前擦音为基音而发生的颚化，从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的语音特征，我们称之为“上声道阻塞”，因为这个阻塞的存在而使得在声母为颚化舌面前擦音辅音组的 CV 结构音节中产生了喉塞介音，比如北部吴方言中的一些语言点中， “削”的发音就存在着这样的颚化舌面前擦音和上声道阻塞，从而可以标示为[ɕʲʔa]。颚化舌面前擦音辅音组存在着两类形态，第 1 类是舌面前擦音发生了颚化，辅音性质发生了改变，其第 2 类是辅音仍然保持为舌面前擦音，但是在舌面前擦音后面紧跟了一个跟北部吴方言中“一”发音完全一样的阻塞。基于这一类特殊辅音组的语音特征，同时借助于广韵《韵镜》韵图上二等等第和介音的分布和逻辑关系，作者进一步发现了中古音非莊组二等韵的元音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发声态--气泡音发声态，一些非莊组二等中古例字在东南方言音系中仍然留存着这种特殊发声态。而气泡音发声态因为其极低的基频，所以在听感上产生了喉塞，使得中古音非莊组二等韵 CV 结构的音节中也存在着喉塞介音，我们从而得以窥破中古音二等介音的秘密，是因为其存在着喉塞介音。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广韵《韵镜》韵图结构的进一步解读，我们又发现了中古章组拟音为舌叶齿龈擦音，中古精组为唇化舌叶齿龈擦音，中古莊组为颚化舌叶齿龈擦音，其中颚化舌叶齿龈擦音跟颚化舌面前擦音辅音组一样也存在着两类形态，第 1 类是舌叶齿龈擦音发生了颚化，辅音性质发生了改变，其

第 2 类是辅音仍然保持为舌叶齿龈擦音，但是在舌叶齿龈擦音后面紧跟了一个类似北部吴方言“一”发音一样的阻塞。另外，我们还发现，除了二等为喉塞介音之外，中古音韵图上的三等存在着/i/介音，四等存在着/y/介音，而一等则是不存在任何介音或仅有作为合口的/u/音存在。

以上的气泡音发声态和中古音齿音拟音不同程度地留存在广东福建海南台湾为主的东南方言区的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话音系中。另外在吴方言徽方言赣方言晋方言和官话中还留存着少量的第 2 类颚化舌叶齿龈擦音和唇化舌叶齿龈擦音以及舌叶齿龈擦音。

在汉语方言中还存在着唇化舌面前擦音辅音组，以及广为人知的舌面前擦音辅音组、舌尖前擦音辅音组以及舌尖后擦音辅音组，最后还有舌叶齿龈后擦音组。所有的汉语方言音系中存在的有咝擦音情况归纳列表如下：

表 1-1　汉语方言音系中存在着的有咝擦音组

特征	章组（舌叶齿龈擦音）	莊组（颚化舌叶齿龈擦音）	精组（唇化舌叶齿龈，擦音）	照组（舌叶齿龈擦音和第 2 类的颚化舌叶齿龈擦音）	舌面前擦音	颚化舌面前擦音（假莊组）	唇化舌面前擦音	舌尖前擦音	舌尖后擦音	舌叶齿龈后擦音
清	書 s^{j}	生 s^{jj}	心 s^{jw}	審 s^{j}，s^{jj}	ɕ	$ɕ^{j}$	$ɕ^{w}$	s	ʂ	ʃ
清，塞	章 ts^{j}	莊 ts^{jj}	精 ts^{jw}	照 ts^{j}, ts^{jj}	tɕ	$tɕ^{j}$	$tɕ^{w}$	ts	tʂ	tʃ
清吐气	昌 ts^{jh}	初 ts^{jjh}	清 ts^{jwh}	穿 ts^{jh},ts^{jjh}	$tɕ^{h}$	$tɕ^{jh}$	$tɕ^{wh}$	ts^{h}	$tʂ^{h}$	$tʃ^{h}$
浊	船 z^{j}	俟 z^{jj}	邪 z^{jw}	禪 z^{j}，z^{jj}	ʑ	$ʑ^{j}$	$ʑ^{w}$	z	ʐ	
浊	常 dz^{j}	崇 dz^{jj}	從 z^{jw}	牀 dz^{j},dz^{jj}	dʑ	$dʑ^{j}$	$dʑ^{w}$	dz	dʐ	

上述有咝擦音组中，以舌面前擦音为基音的 3 组有咝擦音和中古 3 组齿音之间存在着完全相仿的关系和非常类似的语音特征，因此对于颚化舌面前擦音辅音组，我们可以称之为“假莊组”。因为中古音系中只存在着以舌叶齿龈擦音为基音的 3 组有咝擦音，所以我们可以判定，现在官话音系中的舌尖前擦音辅音组和舌尖后擦音辅音组是在音系演化过程中分次前后进入到官话前身音系中的，另外汉语所有方言中最普遍存在的舌尖前擦音辅音组何时在各大方言中出现，也是一个汉语史研究上的新命题，因为中古音音系中也不存在此组有咝擦音。

非莊组二等韵

基于东南方言中留存的气泡音发声态绝大多数都是非莊组中古二等韵例字，我们根据《韵镜》韵图中的二等韵和一等韵的逻辑关系以及气泡音发声态语音特征及其共时音中的语音变化特点，我们可以判定，气泡音二等韵中的元音会失去气泡音特征而成为常态发声态，使得听感上的喉塞介音消失，从而导致非莊组二等韵演变成了一等韵。在此基础上，根据广韵《韵镜》中的一等韵二等韵韵目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构拟出相关韵系的拟音，具体情况如下：

表 1-2 中古音一等韵系二等韵系拟音汇总

一等韵系	一 等 拟 音 （常态）	二等拟音 （气泡音）	二等韵系	备 注
歌韵	[ɐ]	[ɐ̯]	麻韵	
豪韵	[au]	[a̯u]	肴韵	
东韵唐韵登韵	[ɔŋ] ［aŋ］[ɐŋ]	[ɔ̯ŋ] [a̯ŋ] [ɐ̯ŋ]	江韵耕韵庚韵	
咍韵灰韵泰韵	[ɔi] ［ai］[ɐi]	[ɔ̯i] [a̯i] [ɐ̯i]	夬韵皆韵佳韵	
寒韵魂韵	［an］[ɐn]	[a̯n] [ɐ̯n]	山韵删韵	
谈韵覃韵	［am］[ɐm]	[a̯m] [ɐ̯m]	咸韵衔韵	

此前，我们指出，中古音的重纽问题是因为韵目的主元音为前元音但是韵母的前置声纽不能锁定撮口或不撮口而产生的。根据这一发现，观察韵图中麻韵系例字在韵图上排列在二等之外，还可以排列在三等和四等上，因此可推理出，麻韵系主元音必定为后元音，因此麻韵系的主元音基音为央近低元音[ɐ]。 否则，如果其主元音为前低元音[a], 则麻韵系例字在三等上元音为[a], 在四等上则变成了[œ], 这样就成了重纽了。

汉语音系中存在着央近低元音[ɐ]和前低元音[a]对立的典型音系就是以广州话为主的一众粤方言语言点了。 而作者在母语诸暨话以及其他北部吴方言语言点中也观察到，根据元音的共振峰来判定，北部吴方言中也普遍存在着央近低元音[ɐ]。 这种东南方言中低元音的分布应该承袭自中古音中的低元音和近低元音的分布特征。

四等韵 在广韵韵镜中，经观察后可以发现，广韵《韵镜》韵图存在着几类韵系，其全系小韵均为四等，四等介音为/y/。根据韵图分布， 介音/y/可出现在后元音前，也可以出现在气泡音发声态的元音前，或者出现在重纽的圆唇前元音前，现在韵图上的这种全系为四等的分布特点，不管是唇音舌音牙音还是齿音喉音后都是四等介音，原因只能是这个韵系的主元音必须为圆唇前元音。因此有：

表 1-3

韵 类	韵 系	拟 音	韵 尾
1	齐韵系	œy 或 œy	y
2	先韵系	œn 或 œn	n,t
3	萧韵系，幽韵系	œu, œu	u
4	清韵系，青韵系	œŋ, œŋ	ŋ,k
5	添韵系	œm 或 œm	m,p

重纽拟音

因为重纽例字可以位于韵图三等或四等上，因此其主元音为一对，即相同发音舌位的圆唇前元音和不圆唇前元音各一个而组成的一对。

韵 类	韵 系	拟 音	韵 尾

1	仙韵系	œn:an	n,t
2	宵韵系	œu: au	u
3	盐韵系	œm:εm	m,p

本章为对新发现的中古音系的一些重要语音特征的总结。基于这些语音特征，将其和汉语方言音系来比较，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中古音系和东南方言音系尤其是粤方言闽方言客家话之间，后者留存了中古音的有咝擦音和少量的气泡音发声态元音，而在官话和粤方言闽方言客家话之间，作为平行方言音系，官话音系绝少拥有中古音的有咝擦音和气泡音发声态元音，但是广东福建海南和台湾的粤方言闽方言客家话等音系也绝少拥有官话音系中的舌面前擦音和舌尖后擦音等辅音组。另外，广西福建广东海南台湾的语言点中还留存了可能形态更为古老的舌叶齿龈后擦音。

研究思路

那是否会存在这样一类或几类过渡音系，其能承前启后，兼容这几类不同时空维度音系中的部分语音特征呢？我们推测，《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音系以及其他一些历时音系或许就是这样的一类过渡音系。这也是我们对目前对《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音系研究成果抱有疑问的肇始。

之前我们在对中古音拟音过程中，发现使用中古音反切记录来进行构拟的问题在于其音类分割虽能反映音系对立但却缺乏音值的可靠锚定，而在使用梵汉对音或其他胡汉对音材料在对含有汉语历时音韵的考察上虽然能起到音值的范围框定，但如果将其拿来精确拟定汉语历时音系中的声母和韵母时，有可能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的音系距离相差甚大。 作者的认知是，不管使用何种手段，历时音韵构拟的正确率取决于如何在厘清历史层次的基础上正确选取相应的汉语方言共时音音值来校核汉语历时音系中的音值。不过，尽管外域的对音记录存在着缺陷，但是外域的对音资料应是保存了对古汉语音系中的一些语音特征的见证记录，比如，虽然梵语的元音复杂程度远低于汉语，由于其音值具有相当的可靠度，对汉语历史音值的范围框定上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比如，可将其用于厘清汉语历时音中的高元音和低元音的区别。

对于以反切为主的历史语言文献资料，虽然单个韵系或声纽的反切需要解决锚定的问题，但是韵系和声纽的聚合表现在韵图之上，其反而凸显了独特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其能展现音系分析的完整性，因为韵图的模型不仅编码了音段特征，更通过音节结构的层级化呈现，保存了历时语音系统中的拓扑关系。中古音中的介音和等第的规律分布以及相互之间的紧密逻辑关系正是这种拓扑关系的反映，从而为揭开中古音的音韵秘密提供了关键线索。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建立一类汉语历时音拟音的可选范式，其以反切建立音类框架，用对音确定音值边界，藉（如果有）韵图重构系统关系，最终通过汉语方音中的可选共时音状况来验证历时假设 ，从而获得可靠性较高的构拟成果。

这里的关键变量是共时音的可选状态。输入不同的共时音状态，自然会得出不同的构拟结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任何的古音构拟，其可靠性总是相对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它

限制条件来提高这种可靠性，比如中古莊组声纽和章组声纽都是正齿音这一文献记载，为我们在确定中古齿音的拟音时提供了限制条件，从而得以排除某些选项；又比如， 汉语音系中某些辅音元音组合存在着发音姿态上的协同发音的冲突，这种限制条件在构拟时也能起到关键作用。

如果在已经知晓构拟成果的前提下，将上述的构拟思路逆向展开，我们会获得什么研究成果呢？

因为作者之前没有接触过蒙古语、藏语及其文字的相关知识和研究成果，故没有能力基于这些思路对八思巴文展开相关的研究，因此对此类研究思路不予考虑。我们在此文中的研究不预设立场，对既往研究成果即不肯定也不否定。本文的唯一研究思路是假设《蒙古字韵》音系会部分留存此前我们发现的中古音音系最新研究成果中的语音特点。我们的研究从《蒙古字韵》的介音开始着手，采取的方法首先是假设其音系的演变程度介于中古音和现代官话和若干汉语方言音系之间，重点考察音系中是否还保留着气泡音发声态和莊组声纽以及相应的舌叶齿龈擦音组并检查舌尖后擦音和舌面前擦音是否已经进入音系。

《蒙古字韵》中留存的气泡音发声态小韵

八思巴字母延续自藏文字母，而藏文字母规则延续自梵文，而字体借自婆罗米字母。这类字母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元音[a]作为零形式出现，也就是在文字中，元音[a]是不需要独立的字母来作为音标的，而是附着在声母上，因此零形式（文字中只出现声母）的八思巴字元音都为[a]。

在《蒙古字韵》中字母、、、、、、的名称分别为伊、邬、翳、污、咼、耶、也。Miyoko Nakano(1971)指出八思巴文字母的中文名来自于《法书考》，源于《悉昙字记》中的梵文字母汉语名称。杨耐思（1963）认为字母是译写韵头 i 的， 字母最常见的译写汉语三等腭介音 i, 是字母的变体，字母有时表示[ie]。

在《蒙古字韵》中存在字冠和字尾完全一样而仅仅是中间字母不一样的一组小韵，如萧韵部中小韵，根据八思巴字母中的零形式，其中的主元音就是[a],韵尾为[u]。在同一韵部中可还以找到同样字冠和字尾的其它 3 个小韵，为、 和 。因此，在以字母为字冠的“、、、 、”等 4 个小韵中，根据我们对中古音等第的理解，这一组小韵或有可能是承袭了中古音一二三四等的等第，其中不具有介音字母，因此为一等，的拟音为[xau],，根据八思巴字的拉丁转译，字母 和 为 y, 因此其中一个有可能为介音/y/。

但是我们继续观察字母时，发现其还出现在以下韵部中：覃韵部（，，，等等），先韵部（，，，等等），麻韵部（，），支韵部（，， ， 等等），在覃韵部中还有和小韵，这两个小韵中除字母之外其还含有字母 ，而且字母 排列在字母之前。同样结构的小韵在先韵部中还有。 上述小韵中除字母之外其还含有字母 和字母，因此字母为介音的可能性不大。

当观察字母ᠪᠠ，发现字母ᠪᠠ还出现在以下韵部中： 佳韵部（ᠯᠠᠪᠠᠶᠠ、 ᠯᠠᠪᠠᠶᠠ、ᠬᠠᠪᠠᠶᠠ等） 寒韵部（ᠬᠠᠪᠠᠭᠠ、ᠯᠠᠪᠠᠭᠠ等等），覃韵部（ᠯᠠᠪᠠᠭᠠ、 ᠯᠠᠪᠠᠭᠠ 、ᠬᠠᠪᠠᠭᠠ等等），麻韵部（ᠬᠠᠪᠠ 、ᠯᠠᠪᠠ 、ᠯᠠᠪᠠ等）等。

我们发现，带有字母ᠪᠠ的大部分小韵中的例字均为中古非莊组二等，它们出现在佳韵部、寒韵部、萧韵部以及覃韵部等韵部中，列举如下：

表 3-1**《蒙古字韵》中含字母ᠪᠠ的佳韵部、寒韵部、萧韵部及覃韵部例字绝大部分为中古非莊组二等的小韵**

韵部&韵母	小韵	小韵例字	
六佳ᠪᠠᠶᠠ	中古二等例字		中古非二等例字
	ᠬᠠᠪᠠᠶᠠ	街佳皆偕堦稽喈階湝蘄荄颽楷解疥介玠夬鮵价芥屆屆悈恝犗界戒誡廨繲解懈，茖革簼鬲隔骼洛格	悈存在三等异读，格存在一等异读
	ᠬᠠᠪᠠᠶᠠ	揩楷鍇劾，客挌	劾存在一等异读
	ᠯᠠᠪᠠᠶᠠ	譫忿，赫赫嚇	均为二等
	ᠯᠠᠪᠠᠶᠠ	膜骸諧鞋鞵蟹解獬澥嶰駭邂瀣薤械，絯核翮覈輅	瀣絯覈存在一四等异读，輅为一等
八寒ᠪᠠᠭᠠ	中古二等例字		中古非二等例字
	ᠬᠠᠪᠠᠭᠠ	菅姦覷簡蘛艱間簡柬揀諫澗鐧覷間襉襉	覷揀覷存在三四等异读
	ᠬᠠᠪᠠᠭᠠ	豻慳	豻存在一等异读
	ᠯᠠᠪᠠᠭᠠ	閑間瞷嫺嫻瘺癇鷴憪憪僩限閬莧骭	无一等
十萧ᠪᠠᠬᠠ	中古二等例字		中古非二等例字
	ᠬᠠᠪᠠᠬᠠ	交嘐膠教鮫茭郊咬蛟攪姣鉸佼狡絞窖覺較鉸校，搉覺斠角較桷珏殼榷搉傕	角存在一等异读
	ᠬᠠᠪᠠᠬᠠ	敲磽墝巧礉，殼毃愨確礐埆	礐存在一等异读
	ᠯᠠᠪᠠᠬᠠ	虓猇髇嗃哮烋涍孝	嗃存在一等异读，烋为四等
	ᠯᠠᠪᠠᠬᠠ	肴爻殽崤餚淆佼效傚恔斅校効，翯确學	崤翯存在一等异读，恔为四等
十二覃ᠪᠠᠭᠠ	中古二等例字		中古非二等例字
	ᠬᠠᠪᠠᠭᠠ	緘瑊監礛減鹼減鑑鑒監	瑊存在一等异读，鑒为四等
	ᠬᠠᠪᠠᠭᠠ	歉簾	歉存在四等异读
	ᠯᠠᠪᠠᠭᠠ	喊	喊存在一等异读
	ᠯᠠᠪᠠᠭᠠ	咸鹹函諴銜豏檻艦濫轞陷陷臽	函濫臽存在一等异读

注：上表中存在个别异体字，其正体应为二等，仍置于二等一栏中。

沈钟伟(2015) 在《蒙古字韵集校》一书中已经整理出字韵音系中各小韵例字的中古韵目，虽然少部分例字的归属有出入，但从例字韵目中可以粗略观察到含有韵母ᠦᠬᠠ的佳韵部小韵、含有韵母ᠦᠬᠣ的寒韵部小韵、含有韵母ᠦᠬᠤ的萧韵部小韵以及含有韵母ᠦᠬᠣ的覃韵部小韵其例字均为中古非莊组二等，也就是说，这些例字在中古音中的发音其韵母的主元音均为气泡音发声态。同时，我们发现，同样在《蒙古字韵》的佳韵部、寒韵部、萧韵部以及覃韵部中，另外一些例字均为中古非莊组二等的小韵其注音均不含有字母ᠦ，具体见表 3-2。

表 3-2**《蒙古字韵》中不含字母ᠦ的佳韵部、寒韵部、萧韵部及覃韵部中例字大部分为中古非莊组二等的小韵**

韵部&韵母	小韵	小韵例字	
六佳ᠦᠬᠠ	中古二等例字		中古非二等例字
	ᠴᠠᠶᠢ	瘵債，迮笮殪謫謫摘諧舴窄咋簀幘嘖責	迮笮諧存在一等异读，祭齊为三四等
	ᠪᠠᠶᠢ	釵搋差叉茞蠆瘥，冊蹜坼筴策柵柵冊	瘥、筴存在一四等异读，茞为一等
	ᠮᠠᠶᠢ	柴祡豺儕廌豸眦寨，賾賾宅檡擇澤翟	寨、廌豸、檡翟存在一三四等异读
	ᠬᠠᠶᠢ	捭擺芪敗扒拜，迫擘檗瓴菬柏百伯	狽沛貝为一等，扒存在三等异读
	ᠬᠠᠶᠢ	派湃，拍珀魄	霈沛为一等，魄存在一等异读
	ᠬᠠᠶᠢ	牌俳排罷癆敗艀韝憊慽稗粺，鮑舶帛白	罷存在三等异读，倍为一等，
	ᠬᠠᠶᠢ	埋霾薶買韎韎勱邁賣，脈霢脈瓛麥貊驀貉陌	沬为三等，昧为一等，貉存在一等异读
八寒ᠦᠬᠣ	中古二等例字		中古非二等例字
	ᠴᠠᠨᠢ	賤醆琖盞	均为二等
	ᠪᠠᠨᠢ	剗鏟	均为二等
	ᠮᠠᠨᠢ	潺孱僝棧輾偐棧輚綻組	均为二等
	ᠬᠠᠨᠢ	班頒鴅盼斑般扳版板鈑蝂	般、頒鴅存在一三等异读，霏媥为三四等
	ᠬᠠᠨᠢ	攀扳攀盼	販盻为三四等
	ᠬᠠᠨᠢ	辦瓣辨	辨存在三等异读
	ᠬᠠᠨᠢ	蠻慢嫚謾縵	鸞为一等。謾縵存在一等异读
	ᠵᠠᠨᠢ	刪訕潸山產簅澾訕汕	潛为四等
十萧ᠦᠬᠤ	中古二等例字		中古非二等例字
	ᠴᠠᠣᠢ	嘲爪笊獠獠瑵罩罹抓	獠獠存在一等异读
	ᠪᠠᠣᠢ	抄炒謅抄鈔	均为二等
	ᠮᠠᠣᠢ	巢棹櫂	均为二等
	ᠵᠠᠣᠢ	稍捎弰髾旓筲鞘颱蛸稍	捎鞘蛸存在四等异读

	中古二等例字		中古非二等例字
十二覃 ᡳᡠᠯᡳᡠᠨ	ᡳᡠᠯᡳᡠᠨ	斬蘸站	均为二等
	ᡳᡠᠯᡳᡠᠨ	攙劖懺	均为二等
	ᡳᡠᠯᡳᡠᠨ	讒饞鼋巉湛賺	湛存在一三等异读
	ᡳᡠᠯᡳᡠᠨ	欃槮杉雪縿芟襂釤刻	槮存在一等异读

注：上表中存在个别异体字，其正体应为二等，仍置于二等一栏中。

此前我们在《中古音二等--一种特殊发声态在汉语方言音系中的留存》中已经发现，在东南方言的粤方言闽方言客家话的中古非莊组二等例字发音中仍然留存着气泡音发声态，基于《蒙古字韵》音系所处的年代（中古音后期向近古音早期的过渡阶段），我们可以推测，同为中古非莊组二等韵例字，表 3-1 小韵中的例字采用了字母ᠸ来标示，而表 3-2 小韵中的例字没有使用字母ᠸ，是因为表 3-1 小韵中的例字在《蒙古字韵》音系中的发音其主元音保存了中古音的气泡音发声态，而表 3-2 小韵中的例字在《蒙古字韵》音系中的发音其主元音已经失去了气泡音发声态而变成了常态发声态，也就是变成了和中古音中的一等韵一样而因此不存在任何介音。因此，字母ᠸ的语音含义是喉塞介音，其在音节中同时也标示位于其后的元音为气泡音发声态，即中古音中的非莊组二等韵。同样的中古非莊组二等韵例字在《蒙古字韵》音系中出现了分化，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注音来予以标示，而字母ᠸ正是起到了语音区隔和语音标示的作用。

在麻韵部所有带字母ᠸ的小韵中例字也均为中古音非莊组二等，但是因为《蒙古字韵》原文献中麻韵部缺失零形式的小韵，因此无法将其用来和带字母ᠸ的小韵拿来对比。但是我们可以认为，麻韵部所有带字母ᠸ的小韵应该也留存了气泡音发声态。详细例字如下：

表 3-3**《蒙古字韵》中带字母ᠸ的麻韵部小韵中例字均为中古非莊组二等**

韵部&韵母	小韵	小韵例字	
		中古二等例字	中古非二等例字
十五麻 ᠮᠠᠯᡳᡠᠨ	ᠮᠠᠯᡳᡠᠨ	家加葭茄麚麍豭駕痂枷嘉斝賈假嘏榎嫁價架稼駕，韎戛秸頡稓夾郟裌袷甲胛押鉀恝	茄枷賈鉀、袷、頡存在一三四等异读
	ᠮᠠᠯᡳᡠᠨ	髂，骼鶴擖楬恰掐帢劼	楬存在三等异读
	ᠮᠠᠯᡳᡠᠨ	鰕蝦呀嚇罅諱謑，瞎勗呷	謑存在四等异读
	ᠮᠠᠯᡳᡠᠨ	遐碬騢瑕霞鍜蝦下夏廈芐夏下暇，黠押怦硤柙匣狎袷峽浹狹洽轄鞏鎬	芐轄、袷存在一三等异读，浹为四等

从表 3-3 中可以观察到，上述麻韵部带有字母ᠸ的小韵下的例字“家加茄驾痂枷嘉假嫁贾价架假稼夹郟裌袷甲胛押虾吓瞎呷下夏厦匣峡狭辖”等也是现代汉语中的常用字，而且引人瞩目的是，麻韵部中带有字母字母ᠸ的小韵其字冠也仅仅只为ᠮᠠ、ᠮᠠ、ᠮᠠ和ᠮᠠ等 4 个。

当然，与字母ᠸ相同处于介音位置的还有字母ᠯ，字母ᠯ也有可能是非莊组二等韵的介音，经观察，我们发现处于介音位置时，字母ᠯ也同样出现在《蒙古字韵》的佳韵部寒韵部萧韵部的小韵中，而且在部分小韵中，存在着字母ᠸ和字母ᠯ的异读，比如在寒韵部萧韵部和麻韵部中的部分小韵，而且在《蒙古字韵》之外，八思巴文一些例字在留存的元代碑文中存在着异读，其中就涉及到字母ᠸ和字母文ᠯ的相互替代。宋洪民（2023）研究发现国内历史遗存碑文上的八思巴字与ᠯ、ᠸ纠葛有关的全部音节如下：

𐠊𐠋𐠌𐠍：例字为“行”，20 处碑刻中的 6 处中的所有碑文字均为异体𐠊𐠋𐠌𐠍；
𐠎𐠋𐠍：例字为“将”，2 处碑刻中的 1 处中的 2 个字均存在异体𐠎𐠋𐠍；
𐠏𐠋𐠌：例字“皆廨懈戒格”中除出“廨”字，其余碑刻字均为异体𐠏𐠋𐠌；
𐠏𐠋𐠌：例字为“坚见”，异体为𐠏𐠋𐠌；其中“坚”字没有𐠏𐠋𐠌的异体；
𐠏𐠋𐠍：例字为“教”，15 处碑刻中的 2 处中存在着异体𐠏𐠋𐠍，2 处碑刻中的八思巴字𐠏𐠋𐠍中的字母𐠋形似字母𐠋；
𐠏𐠋𐠌：例字为“监”，3 处碑刻均为异体𐠏𐠋𐠌；
𐠊𐠋𐠌：例字为“咸”，共 1 处碑刻，碑文字为异体𐠊𐠋𐠌；
𐠏𐠋：例字为“家”，7 处碑刻中的 1 处碑文存在异体𐠏𐠋；1 处碑文中的𐠏𐠋中的字母𐠋形似字母𐠋；例字为“加”，15 处碑刻中的 1 处碑文存在异体𐠏𐠋；3 处碑文中的字母𐠋呈圆形；例字为“假”， 总共 1 处碑文中的字母𐠋头圆。
其中，八思巴字𐠍𐠋𐠌和𐠊𐠋𐠌没有提供碑文信息。

而再继续考察字母𐠋在其他韵部的分布，可以发现其还出现在《蒙古字韵》中除了歌韵之外的所有韵部中,而且在一些韵部中出现频次很高，如东韵部庚韵部阳韵部支韵部鱼韵部等等，根据我们对中古非莊组二等韵的初步观察发现气泡音在汉语音系中的留存数量是随着历史年代递增而逐渐减少的，这种情况下，处于介音位置的字母𐠋为喉塞介音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字母𐠋为喉塞介音的可能性较大，而考虑到字母𐠋出现的韵部极多和出现的频次很高，其极有可能为三等介音/i/或四等介音/y/。对于字母𐠋的具体音值为何，后续还需在借助更多资料的基础上来加以深究。

宋洪民（2023）研究中一些碑刻存在着𐠋、𐠋异读或承袭自中古非莊组二等韵的八思巴字也可能存在气泡音发声态元音为三等或四等韵的可能，但中古的这种情况只出现在麻韵系和庚韵系中，而宋洪民（2023）研究中的碑刻异读还存在于覃韵部萧韵部寒韵部之中，这些韵部的例字与中古麻韵系和庚韵系例字不相牵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蒙古字韵》中的𐠋、𐠋异读不为中古麻韵系和庚韵系例字二等三等异读此种情况。

基于上述分析，《蒙古字韵》中的𐠋、𐠋异读中的带有𐠋字母处于介音位置的小韵其应该是常态发声态。这应该是从中古非莊组二等韵演变出来的一种新音韵结构，即在中古二等韵一等韵对立的基础上这些韵系的例字在汉语音系中出现了常态发声态的三等或四等韵。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其在元代的《蒙古字韵》音系中还保留着气泡音发声态。而《蒙古字韵》音系中这种中古非莊组二等例字出现分化，部分可以例证汉语中的气泡音发声态消失是一个逐渐的漫长的过程。而《蒙古字韵》音系采用了字母𐠋来区分这两类语音，可以说明我国古代韵家对气泡音发声态的认识是跨越超长历史时期的。

以下为《蒙古字韵》中带介音字母𐠋的小韵和不带字母𐠋的小韵的对比列表，表中也列举各小韵的拟音。

表 3-4《蒙古字韵》中带介音𐠋的气泡音发声态小韵与不带介音𐠋的常态发声态的小韵对比

韵部	声母	对立小韵	拟音	声母	对立小韵	拟音
佳韵	k	𐠏𐠋𐠍	kʔa̰i	x	𐠊𐠋𐠍	xʔa̰i
		𐠏𐠍	kai		𐠊𐠍	xai

	k^h	ཁ་ཡ	k^hʔa̰i	ɦ	ཧ་ཡ	ɦʔa̰i
		ཁ	k^hai			
寒韵	k	ཀ་ལ	kʔa̰n	x	ཧ་ལ	xʔa̰n
		ཀ	kan		ཧ	xan
	k^h	ཁ་ལ	k^hʔa̰n			
		ཁ	k^han			
萧韵	k	ཀ་ཝ	kʔa̰u	x	ཧ་ཝ	xʔa̰u
		ཀ	kau		ཧ	xau
	k^h	ཁ་ཝ	k^hʔa̰u	ɦ	ཧ་ཝ	ɦʔa̰u
		ཁ	k^hau			
覃韵	k	ཀ་ཨ	kʔa̰m	x	ཧ་ཨ	xʔa̰m
		ཀ	kam		ཧ	xam
	k^h	ཁ་ཨ	k^hʔa̰m	ɦ	ཧ་ཨ	ɦʔa̰m
		ཁ	k^ham			

对于表 3-4 中含有喉塞介音ཡ的小韵，我们可以发现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小韵的声纽在中古音中都是牙音或喉音，即声母为ཀ(k)、ཁ(k^h)、ཧ(H)、ཧ(h)，据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在《蒙古字韵》音系中只有四个声母的小韵中留存了气泡音发声态。 而在东南方言的调查中，留存气泡音发声态的中古非莊组二等例字的声母除了 k、k^h、x(h)之外，还有 m、p、p^h、ŋ 以及零声母等声母，可以说明东南方言中留存气泡音发声态的音系前身于语音演化上与《蒙古字韵》音系是某种程度上的并行的关系。

鉴于八思巴注音系统与着吐蕃藏文有着联系，我们顺便研究了历史上对汉语音韵的藏文注音系统资料，即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结果显示，部分对音资料可能对汉语中古音中的非莊组二等韵语音特征进行了识别并进行了标示。查询周季文（2006）字汇手册获得含有字母ཨ用在元音 a 末尾的例字如下：

表 3-5 汉藏对音藏文注音元音[a]后加字ཨ(ɦ)例字

汉字	拉丁转写	藏文注音	中古音	八思巴字	文献出处（附录 3 详单）
者	dʑaɦ	རྫ	章麻三上	ཙ	D, Ma, N
解	kaɦ	ཀཱ	见蟹二上	ཀ་ཡ	Q
假	ɦgaɦ	ཧ་ཀཱ	见马二上	ཀ་ཝ 或 ཀ	Q
牙	ɦgaɦ	ཧ་ཀཱ	疑麻二平	ཡ	Cb

嘉	kaɦ	ཀཱ	见麻二平	𑖌𑖿𑖨 或 𑖌𑖿𑖩	Q
蔴	ɦbaɦ	ཨཱ	明马二	原文缺韵	Ca
蟆	ɦbaɦ	ཨཱ	明马二	原文缺韵	Ca
马	ɦbaɦ	ཨཱ	明马二	𑖨 ma	Ca,Cb,Yc
杷	baɦ	བ	並马二	𑖫 pa	Q
下	haɦ	ཧ	匣麻二	𑖨𑖿𑖨	Q
绛	kaɦŋ	ཀཱང	见江二	1. 𑖌𑖿𑖨𑖽 2. 𑖌𑖿𑖩𑖽	Tc

表 3-5 中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中的中古二等例字均为非莊组二等韵例字，注音中的字母 ཨ 均位于声纽之后，而且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解假嘉下绛”等例字的八思巴字还保留着字母𑖿。根据这些例字在中古音中的等第和韵系，可知，其中古音中的主元音发音皆为气泡音发声态，而同样的“解假嘉下绛”等例字在《蒙古字韵》音系还留存着气泡发声态的发音，可以辅证其在汉藏对音的音系中的发音为气泡音发声态的可能性很大，而在藏文注汉字音中使用了字母 ཨ 添加在声母后，应该是注音者将其作为中古音非莊组二等的注音符号了。至于其出现的位置，和八思巴字中的麻韵部小韵𑖌𑖿𑖨、𑖬𑖿𑖨、𑖩𑖿𑖨、𑖩𑖿𑖨中喉塞介音𑖿出现的位置完全一致，因为两种注音都是将元音[a]作零形式处理。

据上，我们可以推测，一些八思巴字的汉语注音规则在唐五代时期吐蕃译注汉语典籍时已经初步成型，八思巴字则沿用和改进了这些吐蕃先人用藏文字母注汉字音的规则。

在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中还有下列例字“何河歌伽大诃罗魔我他坐佐”其以[a]元音为零形式的注音中的辅音后存在在字母 ཨ，这组例字全部为中古歌韵系例字。按照前述我们的总结，“何河歌伽大诃罗魔我他坐佐”在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中其韵母发音应为气泡音发声态，与中古麻韵系韵母相同。具体如下：

表 3-6 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中带字母 ཨ 的中古歌韵系例字

汉字	何	河	歌	伽	大	诃	罗	魔	我	他	坐	佐

注音	ཨཧཱ	ཧཱ	ཀཱ	བཀཱ	ཨདཱ	ཧ	ལཱ	ཨཕཱ	ཨགཱ	ཐཱ	ཛྭཱ	ཛྭཱ
转写	ṅhaṅ	haṅ	ka	ga	ṅdaṅ	haṅ	laṅ	ṅbaṅ	ṅgaṅ	thaṅ	dzwaṅ	dzwaṅ
文献	N	P	Q	Td	N	X	Q	N	G	D,G	Ca	Q

歌韵系的例字在南北朝时和麻韵系例字诗赋中用韵混押的情况较多，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歌韵系例字和麻韵系例字被敦煌汉藏对音资料注音为同一类韵母，很可能是前代用韵混押这一语音现象的延续，也就是唐五代西北方音仍然存在歌韵和麻韵例字同为中古非莊组二等韵的情况。

解析八思巴文中处于介音位置时字母ས的注音功能

分析表 3-1 中含有喉塞介音ལ的小韵后，我们还可以发现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小韵的声纽在中古音中都是牙音或喉音 ，即声母为ཀ(k)、ཁ(k^h)、ས(H)、ཧ(h)，而在以余下的声纽为字冠的小韵中，我们发现还存在着字母ས在介音的位置。例如在阳韵部中存在着：

表 4-1 《蒙古字韵》阳韵部含介音字母ས小韵及其例字

韵部	小韵	例字
阳韵	ཤ	莊庄裝粧妝壯
	ཆ	創瘡搶剌刱創愴凔
	ཚ	床牀狀
	ཁ	霜鷞鵝孀爽鵝塽

以上小韵中的例字在中古音中均为阳韵系莊组二等韵，而中古阳韵系莊组二等韵不是气泡音发生态，其二等是因为莊组声纽的上声道阻塞而导致的。

字母ས出现在介音的位置中，还存在于其他小韵中，例如：庚韵部ཁ་ཕ，ཤ་ཕ，ཁ་ཕ等等。以下列举在庚韵部中带有字母ས的小韵和其例字在中古音中的等第（部分《字韵》例字如“併”不见于中古韵书）

表 4-2 《蒙古字韵》庚韵部含介音字母ས小韵例字在中古的等第

韵部&韵母	小韵	小韵例字	
		中古二等例字	中古一等例字
二庚 ས	ཁ		桓緪絙緪亘恒亙恆
	ཀ		肯
	ཤ,		登燈簦甄氈等嶝鐙蹬磴
	ཏ		騰滕縢螣滕謄藤癤鄧蹬
	ཕ	獰儜	能
	ཀ	丁爭争箏筝朾偵諍幀	
	ཆ	瞠鎗鏜槍琤錚鐺橕撐	
	ཚ	棖橙鋥矇	
	ཁ	閍繃祊絣伻併迸	崩

	[illegible]	烹亨抨	
	[illegible]	彭棚朋堋鵬弸傰	
	[illegible]		增憎曾矰罾橧
	[illegible]		層曾贈
	[illegible]		僧鬠
	[illegible]	生笙牲鉎甥猩省眚	
	[illegible]	冷	楞棱稜

以上庚韵部中带介音[illegible]的小韵下的例字过半为中古非莊组二等韵，其余为中古一等韵，如果小韵中不带有字母[illegible]，或可推测在《蒙古字韵》音系中这些例字或为气泡音发声态。因为中古一等字在《蒙古字韵》此类小韵中表现为气泡音发声态， 或为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不齐整”语音现象，即其它音系只能部分地符合切韵音系的声韵调。但是延续自藏文的字母[illegible]标示的一般是是前高元音[i], 因为调音部位的关系，其不可能在汉语音系中产生气泡音发声态。

庚韵部中带介音[illegible]的小韵在介音字母[illegible]后还跟随着字母[illegible]，这样的注音组合也存在于以下韵部中：侵韵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等等），尤韵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佳韵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等），庚韵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等），真韵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等），支韵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等）。

按照中古真韵系的拟音，基于字母[illegible]沿袭自藏文的发音[i],将《蒙古字韵》含字母[illegible]的阳声韵中的元音拟音为高元音[i]或同位音, 似乎没有问题，而且梵汉对音中，真韵在梵语中的对音也是以高元音[i]居多，这种情况下，字母[illegible]就如同支韵部中的带[illegible]小韵一样被处理为变音符。但是，除了字冠为有咝擦音声母的带[illegible]小韵之外，还存在着声母为牙音喉音唇音舌音的带[illegible]小韵，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等小韵。考察之前学界的拟音研究，发现其多将组合[illegible]拟为元音[ə]， 而将庚韵部的[illegible]、佳韵部的[illegible]以及尤韵部[illegible]等韵母的主元音都处理为[ə]或[i]，这就存在着对字母[illegible]解释的自洽问题。又比如，《蒙古字韵》中字母[illegible]+[illegible]标示为半高央元音[ə]这一注音规则，在支韵部中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支韵部中也存在着[illegible]这样的组合，如：

表 4-3《蒙古字韵》支韵部含介音字母[illegible]小韵及其例字和之前拟音

字韵小韵	小韵例字（逗号后为入声）	拉丁转写	既有拟音举例
[illegible]	菑甾淄輜錙滓肺胾，櫛穛戢濈	jʰi	tʂɿ
[illegible]	差嵯廁厠	chʰi	tʂʰɿ
[illegible]	鬃士仕柿呸俟竢涘事，0	cʰi	dʐɿ
[illegible]	師釃篩史使駛屣使，瑟飋蝨璱澀澁	shʰi	ʂɿ
[illegible]	覗偲思禠鵬霹澌虒廝厮斯私私緦絲罳司葸枲死璽徙伺笥駟泗肆四賜，0	sʰi	sɿ
[illegible]	齋仔鼐貲滋孜孳茲齍姿諮齎粢資咨觜鄙訾頭杍梓耔子秭姊姊呰訾訿紫恣積，0	dzʰi	tsɿ
[illegible]	雌此佌玼泚刺刺次佽，0	tshʰi	tsʰɿ
[illegible]	疵茈毗慈瓷餈茨茲茲鷰磁磁骴漬自孳牸字，0	tsʰi	dzɿ

ཨིས་ཀི	辟辭祠詞汜兕似祀姒巳耜食飼嗣寺，0	zʰi	zɿ

Coblin(2006) 将支韵部的组合ས་ཀི拟音为舌尖元音ɿ或ʅ。这就存在着音标自洽问题，而从常理上分析，支韵部中此类韵的音位应该为/i/类。

下面我们先来看支韵部的情况，字母ས出现在支韵部中的介音位置，在支韵部中带字母ས的小韵和只带字母ཀ的小韵形成两两对立。此前学界认为这是元音的变音符，如Coblin(2006)认为添加了字母ས之后支韵部中的韵母表音从元音[i]转变为了[ts]组擦音和[tʂ]组擦音的舌尖元音，Nakano(1971)则认为添加了字母ས之后，支韵部中的韵母从[i]转变成了元音[ɪ]。但是，Coblin(2006)的方案有一个缺陷，就是汉语中[tʂ]组擦音和高元音不能相拼。如张玉来（2021:25-27)指出，无论是从现代汉语官话方言，还是从汉语的声韵拼合规律出发，tʂi-式音节结构都不能成立的。因此把《蒙古字韵》中的一组有咝擦音ཟ、ཤ、ཨ、ཏ以及ཏ拟音为[tʂ]组擦音的同时，又将其在支韵部中小韵ཟ་ཀ、ཤ་ཀ、ཨ་ཀ、ཏ་ཀ以及ཏ་ཀ的韵母拟音为高元音[i]在发音姿态上是存在着挑战的。

历史上在研究或使用汉语音韵中曾经使用用字母 h 或类似字母来对一些语音特征标注或记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以下一些情况：

前述发现敦煌汉藏对音资料中存在着使用字母 ཧ 来对中古非莊组二等韵的语音特征进行注音方式，而针对中古莊组二等韵的声纽，通过查阅敦煌汉藏对音资料，我们发现其也存在着同样的注音方式，而使用的附加注音符号也是藏文字母 ཧ。表 4-4 中为含有字母 ཧ 的相关例字以及其八思巴注音。

表 4-4 敦煌汉藏对音资料中有咝擦音前置或后置藏文字母 ཧ 的莊组声纽

汉字	藏文注音	拉丁转写	中古音	八思巴字	文献出处（附录 3 详单）
叉	ཆ	tɕhha	初佳二平	ཤ	Ma
刹	ཆར	tɕhhar	初山二入	ཤ	Ma
莊	ཧཅང	htɕhaŋ	莊阳二平	ཟ་ཀ	Aa
初	ཧཅུ	htɕhu	初鱼二平	ཤ	N
所	ཧཟོ	hzo	生鱼二上	ཏ	N
生	ཧཞེཉ	hɕehu	生庚二平	ཏ་ཀ	N

从上表中可以观察到，藏文注音显示“莊初所生”等例字韵母都不可能为气泡音发声态，

所以这大概率是莊组二等，是因为声母而导致的中古音二等特征，而在其声母前添加字母ꡁ，原因应该是声母语音与其本体有所不同，因此字母 ꡁ 的功能相当于变音符，把本体声母转变成了莊组声纽，而例字“莊生”的八思巴注音中的介音位置都存在着字母ꡂ。八思巴字母ꡂ的拉丁转写为 h, 字母 ꡁ 的拉丁转写为 ɦ。这种比较接近的注音方式，可能是因为八思巴注音法对吐蕃的汉字注音方法存在着借鉴。而两者共同的注音对象很可能是同一类的有咝擦音。这里需要指出，藏文字母 ꡁ 在汉藏对音材料中还有其他几种注音功能。

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清代中后期西方汉学家们是用用英文字母 h 来表示彼时汉语方言中的喉塞尾的:

1) 英国人马礼逊 在《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part III 《英华字典》1822 年）中，对“一”标示为/yĭh/，对“匹” 标示为/peĭh/（以上在第 1 页），而“腹” 的音标为/fŭh/（以上在第 2 页）。马礼逊为英国人，英语中的 h 发音为[h] ，在字典的第 4 页上马礼逊注明音母碎字音“喜”对应音母小字样 h。“喜”注音为/he/（第 142 页）

2) 美国人卫三畏 1844 年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英华韵府历阶》1844 年）中对“法”字的官话注音为 f ȧh,宁波话注音为 f ȧh (Introduction 第 xxxiv 页)；对“縛”字的官话注音为 foh,宁波话注音为 foh (Introduction 第 xxxv 页)；对“甲”字官话注音为 ki ȧh,宁波话注音为 ki ȧh(Introduction 第 xxxvii 页)。

清代后期官话中尚留存喉塞尾，语音性质和现代吴方言中的喉塞尾语音性质一致，都存在着声门的完全或部分关闭。而莊组声纽和假莊组声纽中的上声道阻塞在语音性质上稍有区别，但是在音系上可以和喉塞尾处理为同一类，而在中古音中莊组声纽小韵和非莊组二等韵都被列为二等，因此吴方言中的喉塞尾和非莊组二等韵在语音性质上也有类似之处。因此，《蒙古字韵》八思巴文中使用字母ꡂ来标示有关的语音性质和清后期汉学家们使用拉丁字母来标示喉塞尾可以说是殊途同归，都是对 [x][h]等辅音的语音特征和喉塞音的语音性质正确认识和归类的结果。

Ladefoged et al (2000)指出英语中的喉擦清音[h]发声时持续气流不长, 是非周期性气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声道阻塞的表象，这应该是为什么西方汉学家早期将喉擦清音[h]用于标示官话和吴方言中的喉塞尾的语音来历了。

从上述对相关注音字母的语音发声机理上我们可以判定，八思巴字创制者和《蒙古字韵》的整理者对当时汉语音系中的语音特征有着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延续自对切韵等中古音二等语音特征的认知，而因为现在具有了语音标示的新手段，在韵图之外可以直观地来体现音值，所以利用音值的相似和语音特点的类同，他们成功地利用某些从藏文字母改变而来的八思巴字母的语音特点，将其改造为特殊用途的音标。八思巴字母ꡂ就是这样的一类音标。

当然，舌根清擦音[x]和喉擦清音[h]调音都是非连续性气流，阻塞感比较明显，这和汉语方言中的颚化舌叶齿龈擦音和颚化舌面前擦音的气流方式是非常类似的，两者都是非周期性气流。

我们之前已经发现汉语方言中的莊组声纽和假莊组声纽存在着上声道阻塞，这种类型的语音在音系学上可以归类为喉塞介音。莊组声纽的语音为颚化舌叶齿龈擦音，假莊组声纽的语音为颚化舌面前擦音， 《蒙古字韵》音系使用字母ᠬᠴ来表示此音系中的几类声母，从语音原理上证明了《蒙古字韵》注音制定者对音系中这几类语音现象的理解。照那斯图拟定字母ᠬᠴ的拉丁转写为 h, 但是在《字韵》音系中的音值为应该为舌根清擦音[x]。而莊组声纽的语音为颚化舌叶齿龈擦音和假莊组声纽的语音为颚化舌面前擦音，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其调音位置在齿龈后，和英语中舌叶齿龈后擦音[ʃ]的位置也接近。因此用字母ᠬᠴ来表示《蒙古字韵》音系中的特殊语音，正是中古音二等特征语音留存的最佳例证。目前在 IPA 表格中能使用的音标来标示汉语语音中的中古音二等特征语音较为恰当的音标也只有喉塞清音[ʔ]。在喉塞清音的音标[ʔ]出现之前应该如何来标示汉语方言中存在的喉塞音，西方汉学家的思路和《蒙古字韵》音系的制定者们是如出一辙的。

我们在对中古音二等研究时发现，其二等是分为 2 种情况，即莊组声纽下的二等和气泡音发声态二等，在韵系为气泡音发声态时，该韵系中的莊组声纽小韵具有双重二等语音特征。而在在支韵部中出现字母ᠬᠴ，鉴于其不含有低元音近低元音和中低元音（从共时音情况和作者练习气泡音发声态发音的过程中了解到，因为气泡音发声时对声门的特殊要求，近低元音和低元音的气泡音发声态相对不那么困难来产生，而中高元音比较困难来产生气泡音发声态，尤其是对于高元音，基于汉语语音的单音节结构，基本上不可能产生中古汉语二等韵类型的气泡音发声态。

在汉语音系中，只有低元音近低元音和中低元音才具备产生气泡音发声态的条件，因此上述表中带有字母ᠬᠴ小韵只能是其中一种的中古二等韵情形，即其声母为莊组声纽，因此字母ᠬᠴ在这些小韵中的语音功能是，其附加在字冠后，和字冠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声纽以形成上声道阻塞。而从表 1-1 汉语方言音系中存在着的有咝擦音组中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为止在汉语方言音系中，有能力形成上声道阻塞的有咝擦音为舌叶齿龈擦音和舌面前擦音，添加字母ᠬᠴ后，即形成了莊组声纽和假莊组声纽，也就是颚化舌叶齿龈擦音和颚化舌面前擦音。按照八思巴字母承袭自藏文字母的特点，我们可以知道字冠ᠶᠵᠷᠭᠭᠶᠭᠭᠶᠭᠭ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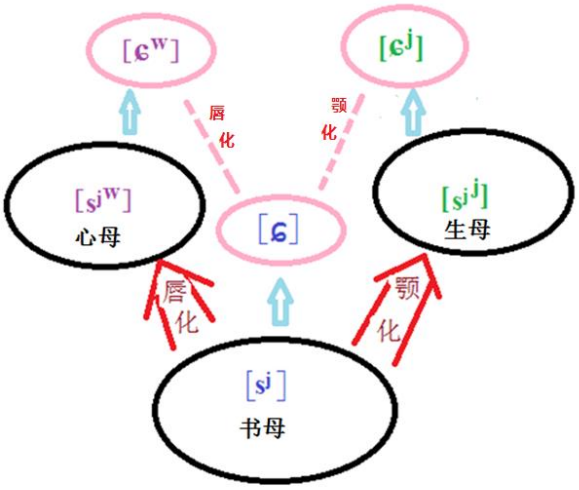


图 4-1 切韵齿音与吴方言中的舌面前擦音组之间的联系

如图 4-1 所示，作者通过研究吴方言中 3 对有咝擦音组的内在联系以及切韵齿音中的 3 对有咝擦音的内在联系，发现两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颚化舌面前擦音和颚化舌叶齿龈擦音之间的密切联系，两者均存在着上声道阻塞，而且两者各自均可以分为两类颚化擦音，而且各自的第 1 类颚化擦音与第 2 类颚化擦音之间的联系可以互相完美映射给另一对上。当时作者判定，吴方言共时音中的舌面前擦音是因为其取代了吴方言历时音中的舌叶齿龈擦音而在音系中被使用的，而颚化舌面前擦音则取代了颚化舌叶齿龈擦音，以及唇化舌面前擦音取代了唇化舌叶齿龈擦音。现在我们居然看到了在《蒙古字韵》 音系中两对擦音出现了共存的状况！

本文暂时析出的《蒙古字韵》音系中的有咝擦音列表如下：

表 4-5

特征	章组 （舌叶齿龈擦音 ）	莊组 （颚化舌叶齿龈擦音 ）	舌面前擦音	颚化舌面前擦音 （假莊组 ）
清	𑰢=sʲ 書	𑰢𑰿= sʲʲ 生	𑰬=ɕ	𑰬𑰿=ɕʲ
清，塞	𑰣=tsʲ 章	𑰣𑰿= tsʲʲ 莊	𑰭=tɕ	𑰭𑰿=tɕʲ
清吐气	𑰥=tsʲʰ昌	𑰥𑰿= tsʲʲʰ 初	𑰮=tɕʰ	𑰮𑰿=tɕʲʰ
浊	𑰤=zʲ 船	𑰤𑰿= zʲʲ 俟	𑰬=ʑ	𑰬𑰿=ʑʲ
浊	𑰦=dzʲ 常	𑰦𑰿= dzʲʲ 崇	𑰭=dʑ	𑰭𑰿=dʑʲ

如图 4-1 所示，基于我们在《切韵齿音拟音》一文中的研究，《蒙古字韵》音系存在着两组有咝擦音的基音，所以其有咝擦音应该为 6 组，字冠𑰭、𑰮、𑰭、𑰬和𑰬代表的声母尚有唇化舌面前擦音组，字冠𑰣、𑰥、𑰦、𑰢和𑰤代表的声母尚有唇化舌叶齿龈擦音组。对此问题在后文中我们将再予以讨论。

字母ꡇ在其它字冠中处于介音位置的情况讨论

字冠ꡊ、ꡈ、ꡌ、ꡎ和字冠ꡁ、ꡃ、ꡅ、ꡇ、ꡉ与字母ꡇ结合形成的是莊组和假莊组声纽，其语音分别为颚化舌面前擦音组和颚化舌叶齿龈擦音组，这些擦音及其语音特征我们之前在《一组被遗忘的中古音声纽》和《切韵齿音拟音》中都进行了讨论，而且在汉语方言中有着广泛的留存，但是在《蒙古字韵》中，字母ꡇ处于介音位置时，还出现在字冠为舌音 t d n、喉音 g k k^h 等的小韵中，如ꡁꡇꡗꡕ ꡄꡇꡗꡕ ꡆꡇꡗꡕ ꡈꡇꡗꡕ ꡊꡇꡗꡕ等等。这可能是一种特殊情况，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在检查含有ꡇꡗꡕ音节的小韵例字共时音时，发现如果将字母ꡇ理解为变音符，则小韵ꡄꡇꡗꡕ下的例字“肯”和佳韵部小韵 ꡄꡇꡗꡓ下的例字“刻”在诸暨话中的发音均可理解为存在着颚化音，在《切韵齿音拟音及其在汉语方言中的留存》一文中，因为探索章组声纽的可能拟音，作者观察到吴方言中存在着一类舌音喉音等的腭化音，可以标示为 kʲ、tʲ 等。因此，“刻”在诸暨话中的发音可以标示为[k^{jh}ɿ˞]，而“肯”字在诸暨话中的发音可以标示为[k^{jh}ɿ˞ŋ]。诸暨话中的“肯”和“刻”的元音很可能非常接近于ꡇꡗꡕ音节中的元音。

检索其它语言点的语音后发现，例字“肯刻”在 VoiceDic 网站上的台湾腔闽南话中的发音与诸暨话几乎一样，语音特征为声母存在着颚化，与“克踢篾匹别”等吴方言中作者判定为带颚化声纽的例字性质一样。

进一步调查和对比例字“刻”在不同方音中的发音，以台湾腔闽南话和吴方言萧山话富阳话诸暨话为对象，以下为“刻”字在不同语言点的发音的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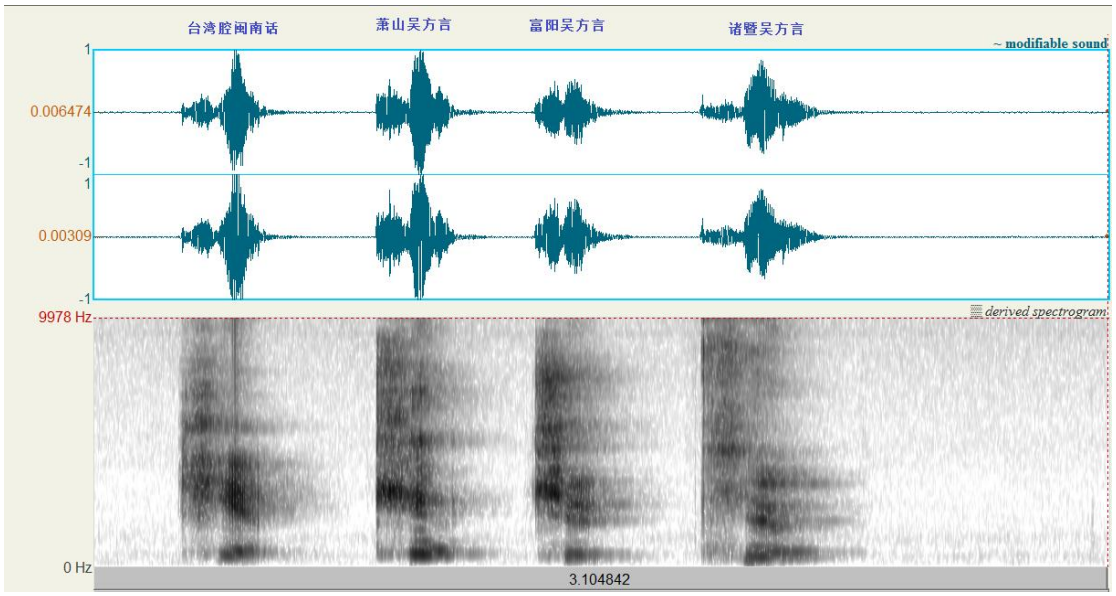


图 4-2“刻”字台湾腔闽南话女声发音和吴方言萧山话富阳话诸暨话男声发音语图

台湾腔闽南话女声发音来源于 VoiceDic 网站语音库，萧山话富阳话男声发音来自吴语学堂网站语音库，诸暨话男声发音为作者发音。“刻”字在各语言点中被标示为：台湾腔

闽南话 khik，萧山 k^{h}iəʔ^{5}，富阳 k^{h}ieʔ^{5} ，诸暨 k^{h}ieʔ^{4}。

图 4-2 中“刻”字台湾腔闽南话女声发音以及萧山话诸暨话男声发音语图上单独截取韵母部分进行播放时其发音为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富阳话发音在语图上单独截取韵母部分进行播放是其发音稍微有点不同，而是接近于[Iʔ]。

之前作者已经揭示在第 2 类颚化舌面前擦音中，其声母的结构就是舌面前擦音+上声道阻塞（北部吴方言“一”的发音），基于对“刻”字在图 4-2 中发音的分析，其语音结构也是声母（此处为 k^{h}）+上声道阻塞（北部吴方言“一”的发音），因此此语音应该被标示为[k^{jh}ʔ$\text{ɿ}^{ʔ}$]。而“刻”字的《蒙古字韵》小韵为𰀀𰀁𰀂𰀃，基于其为入声，因此“刻”字的《蒙古字韵》音系中的发音应该为[k^{jh}ʔ$\text{ɿ}^{ʔ}$iʔ]。相较于《蒙古字韵音系》，“刻”字在台湾腔闽南话和吴方言萧山话富阳话诸暨话中的发音是脱落了韵尾[i]。

在诸暨话中，除了舌面前擦音组之外，上声道阻塞（北部吴方言“一”的发音）还可与下列声母相拼（括号内为诸暨话发音为该相拼音节的例字）：p(笔)、p^{h}(劈)、 b(别)、t(跌)、t^{h}(踢)、d(叠)、n(热)、k(革)、k^{h}(刻)、ɡ(掘)、m(篾)、l(力)、f、ŋ、ʋ、v、h。 其中，与 f、ŋ、ʋ、v、h 等声母单独相拼的音节在诸暨话中并不存在。其中浊声母例字中的上声道阻塞其实是北部吴方言“一”的发音的气嗓音，在北部吴方言中对应的例字是“叶（葉）”。

诸暨话中的舌尖前擦音[s]，由于其被动调音部位太过于靠前，与独立的上声道阻塞（北部吴方言中“一”字的发音）虽然也能勉强合音，但是形成不了声道阻塞，这种合音接近于作者发现的中古章组书母即舌叶齿龈擦音，而且这种合音发音时存在着周期性气流，所以形成不了声道阻塞。如果硬要形成阻塞，则舌尖前擦音就变音了。而在吴方言中，也不存在这种以舌尖前擦音[s]与吴方言中“一”字的发音的合音。作者在口头练习拼发[s]和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时发现，拼发时如果尽可能保持[s]的发音要求，则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会转变为接近于元音[ɪ]，如果尽可能保持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则[s]的发音会变得和舌叶齿龈擦音[s^{j}]接近。如果一些吴方言母语者练习发舌叶齿龈擦音[s^{j}]有困难，可尝试拼发[s]（带舌下腔的[s]）和北部吴方言“一”字发音的合音，这时候的合拼语音中的声母在语图上就呈现了舌叶齿龈擦音[s^{j}]的频谱特征和其声母片段出现了/si/的特征音色。

检索吴语学堂网站语音库中萧山话的“跟”字男声发音，检查语图后发现其可标示为[k^{j}ʔ$\text{ɿ}^{ʔ}$ŋ]，证据为在语图上截取语音的前四分之一片段单独播放时语音为[k^{j}ʔ$\text{ɿ}^{ʔ}$]而非[ki]。这可以说是萧山话的“跟”字男声发音留存了《蒙古字韵》小韵𰀄𰀅𰀆𰀇的发音，后者的拟音为[k^{j}ʔ$\text{ɿ}^{ʔ}$n]。[k^{j}ʔ$\text{ɿ}^{ʔ}$n]这个音节的发音方法可以用诸暨话中“革”字的发音后加上[n]韵尾后来实现。“跟根”2 例字在 VoiceDic 语音库中包括四县腔在内的多数台湾客家话中的发音符合小韵𰀄𰀅𰀆𰀇的拟音[k^{j}ʔ$\text{ɿ}^{ʔ}$n]。

据上，因为字冠𰀀为影母，小韵𰀀𰀁𰀂𰀃的例字 “恩”发音方法为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韵尾[n]，拟音为[ʔ$\text{ɿ}^{ʔ}$n]，例字 “恩”发音为[ʔ$\text{ɿ}^{ʔ}$n]的语音在 VoiceDic 语音库中台湾腔闽南话中得到了留存。《蒙古字韵》音系中有𰀀和𰀃等 2 个字母作为影母，由于作者发现了中古音的二等是因为存在着喉塞介音，因此中古音中的影母应该是零声母。现在通过小韵𰀀𰀁𰀂𰀃的例字“恩”的拟音[ʔ$\text{ɿ}^{ʔ}$n]，我们可以推知，小韵𰀀𰀁𰀂𰀃中的字冠𰀀标示的是前喉塞。因此，《蒙古字韵》中的另一个影母字冠𰀃标示的应该是零声母。据此，尤韵部中的小韵

𑖀𑖨𑖿𑖀𑖨其也应该存在着前喉塞，由此，推知小韵𑖀𑖨𑖿𑖀𑖨的拟音应为[ʔɹˀu]，其发音方法为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韵尾[u]，其例字“謳歐甌區鷗嘔毆漚”在《蒙古字韵》音系中的发音应为[ʔɹˀu]。经检查，“歐鷗”等例字在 VoiceDic 语音库中来自香港的惠阳音客家话中留存着[ʔɹˀu]的发音，其在 VoiceDic 语音库中的记音为/iu1/。

小韵𑖀𑖨𑖿𑖀𑖨的拟音应为[tʲʔɹˀu] , 发音方法为诸暨话中“跌”的发音+韵尾[u], 小韵𑖀𑖨𑖿𑖀𑖨 的例字“斗”在 VoiceDic 语音库中的泉州音闽南话中留存着[tʲʔɹˀu]的发音，记音为/diou5/；例字“兜斗陡” 在 VoiceDic 语音库中的惠阳音客家话的发音也留存着小韵𑖀𑖨𑖿𑖀𑖨的拟音[tʲʔɹˀu]，其记音为/diu/。

小韵𑖁𑖨𑖿𑖀𑖨的拟音应为[ŋʲʔɹˀu]，其例字“藕偶”在惠阳音客家话中留存着[ŋʲʔɹˀu] 的发音，语音库中的记音为/ngiu3/。例字“偶”在 VoiceDic 语音库中的饶平腔客家话中留存着[ŋʲʔ ɹˀu]的发音，记音为/ngieu2/。

根据以上共时音材料和《蒙古字韵》的语音结构，我们可以推定，在《蒙古字韵》音系中，上声道阻塞（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已从音系中脱落成独立音节，其除了可以跟随在有咝擦音基音后与其结合成为第 2 类的颚化擦音之外，还可以与喉音舌音唇音等结合形成颚化声母，这类颚化声母也具有明显的上声道阻塞，同时这种特征语音中的元音显著区分于高元音[i]，因此需要专门的注音方式来进行标注，而在《蒙古字韵》中字母𑖀𑖨就是被选定的来进行相关标注的注音字母。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处于字冠后的字母𑖀𑖨和字母𑖀𑖨结合形成的𑖀𑖨𑖿𑖀𑖨组合在《蒙古字韵》音系中的注音等同于上声道阻塞，其音值为现代北部吴方言中“一”字的发音。

《蒙古字韵》音系中以字母组合𑖀𑖨𑖿𑖀𑖨来标示的这种上声道阻塞的特征语音应该是承袭自唐宋时期的汉语官话，在三十六字母中，音系中不存在章组和莊组而代之于照组，就是因为在音系中出现了独立的上声道阻塞，其与舌叶齿龈擦音结合后形成的声纽（第 2 类的颚化舌叶齿龈擦音）取代了第 1 类的颚化舌叶齿龈擦音，这种声纽就是照组二等。此型声纽的擦音部分语音与章组完全相同，唯一的不同是前者具有喉塞介音，而后者具有三等/i/介音，因此两者可以合并为同一组声纽，因而切韵中始终为三等的章组声纽在三十六字母中就易名成了照组三等。

这样，表 4-5 中的《蒙古字韵》音系中的有咝擦音拟音需要调整了，如下表所示:

表 4-6 《蒙古字韵》音系中的有咝擦音拟音-修改版

特征	照组三等（舌叶齿龈擦音+/i/介音）	照组二等 （舌叶齿龈擦音+独立的上声道阻塞 ）	舌面前擦音	颚化舌面前擦音（第 2 类的假莊组 ）
清	𑖁=sʲ 審	𑖁𑖨𑖿𑖀𑖨=sʲʔɹˀ 審二等	𑖀=ɕ	𑖀𑖨𑖿𑖀𑖨=ɕʔɹˀ
清，塞	𑖂=tsʲ 照	𑖂𑖨𑖿𑖀𑖨=tsʲʔɹˀ 照二等	𑖃=tɕ	𑖃𑖨𑖿𑖀𑖨=tɕʔɹˀ
清吐气	𑖄=tsʲʰ 穿	𑖄𑖨𑖿𑖀𑖨=tsʲʰʔɹˀ 穿二等	𑖅=tɕʰ	𑖅𑖨𑖿𑖀𑖨=tɕʰʔɹˀ
浊	𑖇=zʲ 禅	𑖇𑖨𑖿𑖀𑖨=zʲʔɹˀ 禅二等	𑖀=ʑ	𑖀𑖨𑖿𑖀𑖨=ʑʔɹˀ

浊	[illegible]=dzʲ 牀	[illegible]=dzʲʔɲ̩ʔ 牀二等	[illegible]=dʑ	[illegible]=dʑʔɲ̩ʔ

鉴于古人认识到章组莊组合并是因为莊组声纽的声母语音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使得原来的莊组声纽转变为了章组声纽+上声道阻塞的语音结构，因此照组二等的声纽和章组声纽完全相同，就是舌叶齿龈擦音组[tsʲ]。因此，此前作者使用腭化变音符[ʲ]来标识东南方言中含有独立上声道阻塞音节的非有咝擦音声母是多此一举。故“刻”字在《蒙古字韵》中的小韵[illegible]其发音标注为[kʰʔɲ̩ʔ iʔ]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使用[kʲʰʔɲ̩ʔ iʔ]这个音标。

而此前作者对含有组合[illegible]并且字冠为舌音 t d n、喉音 k kʰ 等的蒙古字韵小韵中的声母解释为腭化声母应该不妥，这种特殊的语音结构完全是因为独立上声道阻塞这种特殊语音引发的。因此如果音节中的韵母被正确描述和标示了，则可仿照对待照组二等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对声母的标示保持不变。如诸暨话中的相关例字可以被标示为：

pʔɲ̩ʔ (笔)、pʰʔɲ̩ʔ (劈)、tʔɲ̩ʔ (跌)、tʰʔɲ̩ʔ (踢)、nʔɲ̩ʔ (热)、kʔɲ̩ʔ (革)、kʰʔɲ̩ʔ (刻)、mʔɲ̩ʔ (篾)、lʔɲ̩ʔ (力)。有咝擦音下的音节则有：ɕʔɲ̩ʔ(吸)、 tɕʔɲ̩ʔ(接)、 tɕʰʔɲ̩ʔ(七)、 ʑʔɲ̩ʔ(席)、 dʑʔɲ̩ʔ(截)。

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可以单独成音节，也可以作为一个音段，目前标示为 [ʔɲ̩ʔ]，注音等同于八思巴文中的字母组合[illegible]，则诸暨话中的相关例字发音可转写为八思巴文如下：

[illegible](笔)、[illegible](劈)、[illegible](跌)、[illegible](踢)、[illegible](热)、[illegible](革)、[illegible](刻)、[illegible](篾)、[illegible](力)，以及[illegible](吸)、[illegible](接)、[illegible](七)、[illegible](席)、[illegible](截)。

同样，参照我们在《一组被遗忘的声纽》和《切韵齿音拟音及其在汉语方言中的留存》研究发现，表 4-3 的支韵部中带字母组合[illegible]的小韵可以拟音如下：

表 4-7 《蒙古字韵》支韵部含[illegible]音段小韵拟音

字韵小韵	小韵例字（逗号后为入声）	本文拟音	同音的共时音例字或中古声纽
[illegible]	菑甾淄輜錙滓胔胾，櫛櫛戢濈	tɕ ʔɲ̩ʔ	结接(北吴)
[illegible]	差嵯廁厠	tɕʰ ʔɲ̩ʔ	七切(北吴)
[illegible]	鬻士仕柿巴俟竢涘事，0	dʑ ʔɲ̩ʔ	集截(北吴)
[illegible]	師釃篋史使駛屣使，瑟飋蝨璱澀澁	ɕ ʔɲ̩ʔ	(北吴) 息吸
[illegible]	覗偲思禠鵬霹澌虒廝厮斯私私緦絲罳司葸枲死璽徙伺笥駟泗肆四賜，0	sʲ ʔɲ̩ʔ	审母二等
[illegible]	齋仔鼐貲滋孜孳茲齍姿諮齎粢資咨觜鄑訾頭杍梓耔子秭姊姊呰訾訿紫恣積，0	tsʲ ʔɲ̩ʔ	照母二等
[illegible]	雌此佌玼泚刺刺次佽，0	tsʲʰ ʔɲ̩ʔ	穿母二等
[illegible]	疵茈毗慈瓷餈茨茲兹鷲磁磁骴漬自孳牸字，0	dzʲ ʔɲ̩ʔ	禅母二等

[illegible]	辟辭祠詞汜兕似祀姒巳耜食飼嗣寺，0	z^{j} ʔɳ^{ʔ}	牀母二等

我们可以发现，表 4-7 中多组例字为中古精组例字，而在《蒙古字韵》音系中为照组二等的发音，似乎存在着矛盾， 后文将对此进行探讨。另外，表 4-6 中舒声韵和入声韵使用的都是同一套音标，这可能与我们之前讨论的上声道阻塞既存在着前喉塞又存在着喉塞尾的特点有出入，对此问题，我们容后再予以讨论。

综上，之前我们对《蒙古字韵》中的介音字母[illegible]是有咝擦音变音符的理解可能是有问题的，为了有效地区分了音系中各韵部中存在的为最小对的上声道阻塞和普通高元音[i]，八思巴文设计了字母组合[illegible]，来表示音系中的特殊音段，溯源至藏文字母，组合[illegible]拟合后类似于英语单词 hit 中的[hɪ]音节，[hɪ]与北部吴方言“一”字发音接近，且略具喉塞特征，如果考虑到字母[illegible]可能标示的是汉语中古音的腭擦音[x], [illegible]便可理解为[xɪ]，而后者在音色和被动调音部位上与汉语方言中的独立上声道阻塞更靠近了。

与小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拟音存在着相同发音的例字在东南方言以及晋方言等其他方言中广泛地存在着，其中尤以台湾腔闽南话为代表。而在《切韵齿音拟音》一文中，我们已经定义了小韵[illegible]的声母语音特征和列举了留存此语音的例字，这些例字发音的声母即为三十六字母中的审母二等，，拟音为第 2 类的腭化舌叶齿龈擦音。

阳韵部注音音标[illegible]的特殊性解释

《蒙古字韵》中的介音字母[illegible]是有咝擦音变音符这一解释最适合阳韵部中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等小韵中字母[illegible]的注音功能了，但是基于自洽性原则，基于我们判段独立的上声道阻塞已经在三十六字母中出现，在同一个音系中再出现腭化舌面前擦音的第 1 类和第 2 类的并存的情况可能性不大，因此，在阳韵部中的假莊组声纽只能是第 2 类的腭化舌面前擦音，即声纽为[tɕ]组擦音和独立上声道阻塞的结合。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等小韵中不能出现[illegible]组合而代之以[illegible]字母，主要原因应该是受八思巴注音规则的限制，其原型应该是[illegible]，但是将该类小韵的注音设计调整为[illegible]，则因为八思巴文中存在着元音[a]的零形式，会存在注音不当的问题。因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等小韵注音如果调整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则这些八思巴字中的韵母就没有办法被解读为[tɕʔɳ^{ʔ}aŋ]音节，而成为[tɕʔɳ^{ʔ}ŋ]音节了（以[illegible]为例）。

排除法验证《蒙古字韵》音系中的有咝擦音基音

至此，我们得以知晓，《蒙古字韵》音系中已经出现了舌面前擦音。而此前作者已经发现中古音存在的有咝擦音仅为舌叶齿龈擦音组，即章组声纽，和唇化舌叶齿龈擦音组，即精组声纽，以及颚化舌叶齿龈擦音组，即莊组声纽，因此我们可以初略判断在辽代或金代等时期舌面擦音组作为声纽进入了汉语强势方言音系之中，并被《蒙古字韵》音系所继承，而同时我们可以推知，《蒙古字韵》音系中还不存在舌尖后擦音[tʂ]组声母。

本文开头，作者曾经指出，我们可以建立一类汉语历时音拟音的可选范式，其以反切建立音类框架，用对音确定音值边界，藉（如果有）韵图重构系统关系，最终通过汉语方音中的可选共时音状况来验证历时假设 ，从而获得可靠性较高的构拟成果。

基于学术界的已有研究（如宁忌浮(2017)），大部分学者对于《中原音韵》《蒙古字韵》乃至《西儒耳目资》等近古音音系中的 2 组有咝擦音，除了选定其中一组为舌尖前擦音[ts]组之外，另一组有咝擦音一般会被判定为[tʃ]组和[tʂ]组，极个别的学者如陆志韦选择为[tɕ]组擦音。因为作者首先揭示了中古二等韵的语音本质，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而得以提前知晓近古音中的 2 组有咝擦音的语音真相，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严格地来论证为什么[tʃ]组和[tʂ]组擦音乃至[ts]组擦音不可能为《蒙古字韵》中的有咝擦音基音。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以作为国家标准文字。 作为汉藏语系中注音文字的领先者，作为一个群体，吐蕃学者对梵语、藏语以及中古汉语的语音学研究历史较为悠久，其对相关的注音方法应该有着比较深的见地，并存在着相关知识积淀。在土登江措(2024)中梵文转写为藏文字母的列表中可以看到，在藏文中，藏文字母 ཊ 用来译写梵文中的 ṣ，说明彼时吐蕃学者能够清楚分辨梵文中的卷舌擦音[ʂ]。基于八思巴文对藏文注音的承袭关系和卷舌擦音[ʂ]与舌尖后擦音[ʂ]之间音色的高度相似，如果《蒙古字韵》音系中存在舌尖后擦音[tʂ]组，则难以逃过八思巴等学者的“法眼”，即，如果《蒙古字韵》音系中存在着舌尖后擦音[tʂ]组，则八思巴文完全可以创制一个新字母来对应藏文字母 ཊ 以标示舌尖后擦音[ʂ]。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八思巴字母表只存在着被汉族学者标示为审母的一个字母ᠰᠵᠠ，而其并无对应的藏文字母。另外从发音姿态上分析，舌尖后擦音[ʂ] 并不能像吴方言中舌面擦音[ɕ]一样在其后面跟随一个北部吴方言“一”字发音那样的上声道阻塞。舌尖后擦音[ʂ]其后甚至不能跟随/i/类高元音，而后者也是部分学者将近古音中的一组有咝擦音构拟为舌叶齿龈后擦音[tʃ]组的原因了。

另一方面，如果《蒙古字韵》音系中存在[ʃ]辅音，[ʃ]后面跟随作为独立上声道阻塞的ᠰᠷᠠ(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这种语音现象在英语法语中肯定是不存在的。舌叶擦音[tʃ]组后面跟随独立上声道阻塞，在英语文献中未见任何报道，而舌叶擦音[ʃ]后跟随元音[i]和[I]不存在短促感，发音时间可以随意延长。另外，如果汉语主流方言中存在[ʃ]辅音作声母，则早至 19 世纪后半叶西方汉学家们早就应该发现和识别出汉语音系中的这类语音特征了，不需要拖延到现在。假莊组在上海话宁波话扬州话中有着广泛留存，而辨音能力较强的庄延龄等人都没有发现，说明欧美汉学家的母语音系中不存在上声道阻塞这种语音现象。另外，如果主流近古音中存在舌叶擦音[ʃ]，则其必定会留存到 19 世纪后半叶被来自英国美国法国的汉学家们轻松识别的。现在大规模田野调查中的汉语方音中被识别的[tʃ]组擦音，多出现在较为偏僻的语言点中，而在东南方言的主流语言点中识别的/tʃ/组擦音多是舌叶齿龈擦音、或颚化舌叶齿龈擦音、或唇化舌叶齿龈擦音的误识别，在官话区则是舌尖后擦音或舌叶齿龈擦音被误识别。作者对语音田野调查中记录较多/tʃ/组擦音的山东地区的语言点中的此类声母进行了分析，详细情况参见附录 1-《山东地区/ʃ/声母调查表》。分析发现，山东省的各语言点中并不存在舌叶齿龈后擦音[ʃ]。还有，舌面擦音在吴方言区和官话方言区被误识别为舌叶擦音[ʃ]的情况也存在。 不过，舌叶擦音[ʃ]是可以和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进行拼发的，音色上介于[ʃiʔ]和[[ʃIʔ]]之间。此前的调查中作者已经发现，闽方言顺昌话中老男发音的“食”/ʃeʔ5/，其韵母就是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

至于[ts]组擦音，由于其被动调音部位太过于靠前，与上声道阻塞（北部吴方言中“一”字的发音）虽然也能勉强合音，但是形成不了声道阻塞，舌尖前擦音[s]与其之

合音和产生的擦音接近于作者发现的舌叶齿龈擦音。而在吴方言中，也不存在这种以舌尖前擦音[s]为基音的颚化音。作者在口头练习拼发[s]和北部吴方言“一”字发音的合音时还发现，拼发时如果尽可能保持[s]的发音要求，则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会转变为[ɪ]，如果尽可能保持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则[s]的发音会变得和舌叶齿龈擦音[sʲ]接近。如果吴方言母语者练习发舌叶齿龈擦音[sʲ]有困难，可尝试用拼发[s]和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这时候的合拼语音中的声母在语图上就呈现了舌叶齿龈擦音[sʲ]的频谱特征和声母片段中含/si/的特征音色。需要指出，这种练习对舌尖前擦音[s]的调音要选用带有舌下腔的方式。

之前，作者指出，汉语音系中某些辅音元音组合在发音姿态上存在着协同发音的冲突，这种限制条件在构拟时也能起到关键作用。而汉语音系中的这个独立上声道阻塞以其独特的语音特征可以帮助排除与其存在协同发音冲突的擦音组，舌尖后擦音[tʂ]组就是其中的典型。所以在采用汉语方音来构拟古音时，对共时音的可选状态，必须审慎考察其限制条件。

另外，如中古音中出现了舌面前擦音 tɕ 组，则三十六字母中的有咝擦音组应该不仅仅只有照组声纽。而且靖康之变后赵宋迁都杭州，如果中古音中存在着舌面前擦音 tɕ 组，则其出现在吴方言的各类音系中应该会提早几百年，有这么长时期的语言接触传播，按照当代语言接触传播的方式，与浙江江西交流一直相对密切的福建地区大部分方音中现在是应该会存在舌面前擦音的，而不是像现在只有少数福建北部西部与浙江江西沟通比较便利的语言点中存在着。另外，承接之前在藏文中存在着藏文字母 ཤ 用来译写梵文中的卷舌擦音 ʂ 的话题，我们发现在敦煌汉藏对音资料中汉语注音字母并没有出现藏文字母 ཤ，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并不存在现代官话方言中常见的舌尖后擦音[ʂ]。

对音标ᠯ和ᠷᠵ的讨论

自从作者发现东南方言中残存的气泡音发声态而破解中古音非莊组二等韵的语音特征后，在阅读历代历史语言文献时，会时刻留意这种特殊发声态在汉语音系中的记录。 因为字母注音的独到之处，我们已经发现了敦煌汉藏对音资料和《蒙古字韵》和八思巴文碑文等文献中都对气泡音发声态元音进行了记录。但是在另外的历史语言文献中，要勘破这种语音记录就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使用反切法记录的文献中。在域外对音资料尤其是梵汉对音资料中，已经有明显的痕迹显示，当时翻译佛经的僧家使用了气泡音发声态的元音来对译梵语中的卷舌音，如黄笑山（2002）认为，之所以中古的二等韵字最常用来译写梵文的卷舌声元音节，其原因是除了二等知庄组声母正好对应于梵文的卷舌声母外，很可能还因为二等韵字的/-r-/介音音色有助于传达梵文的卷舌读音。对于此种梵汉对音的肇因，作者在练习气泡音发声态时有一些初步的认识，这应该是在莊组声纽具有卷舌音音色和上声道阻塞的语音特征之外，气泡音发生态的低元音在发音时口腔需要增加容量，而此调音方式和卷舌音发音时的调音方式有类似之处，后者在发音时，口腔容量也会增加。另外，莊组二等和非莊组二等即气泡音发声态都具有喉塞介音的语音特征。

唐五代吐蕃学者在对汉字注音时，注意到了方音中存在着气泡音发声态，因此对含有气泡音发声态元音的音节中在声母后用添加字母 ꠰ 的方法来进行标示。 而八思巴等吐蕃学者则对《蒙古字韵》音系中留存的气泡音发声态音节采用使用特殊介音ᠯ的注音方法，字母

ᠣ作为喉塞介音应该是特意被创制出来的。应该说，这种注音方式不光是对汉语中古音中二三四等韵介音研究的沿袭，同时也符合喉塞介音这种语音自身的特征，即，二等和三等四等一样在声母和韵母主元音之间存在着一个音段，同时其是能被感知的音位。另外，从藏文和八思巴文都以零形式来表示低元音[a]这一共同注音规则来看，使用特殊介音ᠣ的注音方法来标注气泡音发声态和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使用字母 ᠸ 进行标示低元音的气泡音发声态的方法于功用上是一样的。

我们之前在《中古音二等--一类特殊发声态在汉语方言音系中的留存》一文中，利用国际音标中现存的喉不送气清塞音[ʔ]和嘎裂声变音符 [̰]来标示中古音中的非莊组二等韵，如麻韵目二等古牙小韵中的“嘉家加”等例字的拟音可标示为[kʔḛ], 其中喉不送气清塞音[ʔ]标示的是喉塞介音，嘎裂声变音符 [̰]来表示韵母的主元音[ḛ]为气泡音发声态（因国际音标表中没有单列气泡音发声态的变音符，所以只能借用嘎裂声变音符来替代）；[kʔḛ]这类拟音在共时音中还存在着，如广东龙川客家话中的“假嫁”和海南粤方言儋州话中的“假嫁”。而麻韵目正奢三等小韵中的“遮傽奢諸”等例字可标示为[kiḛ]，具有[iḛ]这样音节的拟音在共时音也存在着，如广东龙川客家话中的“借写夜野斜”等例字。而《蒙古字韵》麻韵部下的同一小韵“家加茄驾痂枷嘉假嫁贾价架假稼”例字来ᠣᠸᠣ表示，相当于把喉塞介音[ʔ]和气泡音发声态变音符 [̰]合二为一了。

对于莊组声纽，吐蕃学者除了使用不同于精组声纽的注音字母之外，部分注音中还使用了字母 ᠸ 作为变音符来对莊组声纽进行额外标注。但是总体来说， 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中多数注音无法区分章组和莊组。而在《蒙古字韵》中，通过不同的注音方式十分严格地区分了颚化舌面前擦音、舌面前擦音、颚化舌叶齿龈擦音、舌叶齿龈擦音。

在辨析假莊组声纽时，通过研究作者才发掘到母语诸暨话中的假莊组声纽中的上声道阻塞已经与声母脱离，可以独立自成音节，即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而通过研究《蒙古字韵》音系中的八思巴注音规则，才认识到此独立的上声道阻塞可以与各类声母组合，这些组合就是早先作者辨识出的非有咝擦音为声母的所谓“颚化声母”音节，而《蒙古字韵》对这些音节进行了详尽的记录，并使用了ᠯᠺᠽ音标对其中的特殊音段进行了高辨识度的注音。而包括作者母语在内的吴方言以及闽南话客家话等等下属语言点中留存的这些上声道阻塞对《蒙古字韵》音系中的独立上声道阻塞应该有继承关系，或与其同出一源。

《蒙古字韵》中的ᠯᠺᠽ设计得比较科学，具有高辨识度，有效地区分了音系中各韵部中存在的为最小对的上声道阻塞音段和普通高元音[i]。正如此前作者指出的，八思巴文中的特殊音段ᠯᠺᠽ，拟合后类似于英语单词 hit 中的[hɪ]，[hɪ]与北部吴方言“一”发音接近，且略具喉塞特征。从各国语言考察看，西班牙语 Jiménez 和俄语 химия 中的第 1 个音节可能更接近于特殊音段ᠯᠺᠽ的拟音[xi]或[xɪ]，其与汉语方言中的独立上声道阻塞的语音更为靠近。

不过，八思巴字没有设计变音符来区分唇化擦音及其基音，唯一的区分方法是通过介音字母ᠯ的等第来实现, 如介音ᠯ的等第为三等，即介音为/i/,则其前置的字冠为舌面前擦音或舌叶齿龈擦音，如介音ᠯ的等第为四等，即介音为/y/，则其前置的字冠为唇化舌面前擦音或唇化舌叶齿龈擦音。对此，后文我们会进一步讨论。

从上述对相关注音字母的语音发声机理上我们可以判定，八思巴字创制者和《蒙古字韵》的整理者对中古音二等有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延续自对切韵等中古音二等语音特征的认

知，而因为彼时具有了语音标示的新手段，在韵图之外可以直观地来体现音值，所以利用音值的相似和语音特点的类同，他们成功地利用某些从藏文字母改变而来的八思巴字母的语音特点，将其改造为特殊用途的音标。

之前我们指出，不管使用何种手段，历时音韵构拟的正确率取决于如何在厘清历史层次的基础上正确选取相应的汉语方言共时音音值来校核汉语历时音系中的音值。这里的关键变量是共时音的可选状态。输入不同的共时音状态，自然会得出不同的构拟结果。 对《蒙古字韵》中介音字母ᠯᠷ的构拟就是比较好的例证，选择不同的共时音状态会造成不同的构拟结果，即使是存在着较为明确音值范围的情况下。所以对于《中原音韵》这样既无音值参考又无韵图指南的音系，音值构拟的可靠性是比较存疑的。

《蒙古字韵》中所有带ᠯᠷᡠ音段和介音ᠪ的小韵和拟音罗列如下：

表 6-1《蒙古字韵》中带ᠯᠷᡠ音段和介音ᠪ的小韵及其拟音

韵部	二等小韵韵母及其拟音		小韵列表
二庚	ᠯᠷᡠᠨ	ʔɹ̩ʔŋ	ᠬᠣᠯᠷᡠᠨ，ᠪᠣᠯᠷᡠᠨ，ᠣᠯᠷᡠᠨ，ᠢᠯᠷᡠᠨ，ᠣᠯᠷᡠᠨ，ᠴᠣᠯᠷᡠᠨ，ᠨᠣᠯᠷᡠᠨ，ᠮᠣᠯᠷᡠᠨ，ᠬᠣᠯᠷᡠᠨ，ᠬᠣᠯᠷᡠᠨ，ᠬᠣᠯᠷᡠᠨ，ᠬᠣᠯᠷᡠᠨ，ᠬᠣᠯᠷᡠᠨ，ᠬᠣᠯᠷᡠᠨ，ᠬᠣᠯᠷᡠᠨ，ᠬᠣᠯᠷᡠᠨ
三陽	ᠯᠨ	ʔɹ̩ʔaŋ	ᠴᠣᠯᠨ，ᠨᠣᠯᠨ，ᠮᠣᠯᠨ，ᠬᠣᠯᠨ
	ᠪᠨ	ʔa̠ŋ	ᠬᠣᠪᠨ，ᠪᠣᠪᠨ，ᠢᠣᠪᠨ，ᠨᠣᠪᠨ
四支	ᠯᠷᡠ	ʔɹ̩ʔ	ᠵᠣᠯᠷᡠ， ᠬᠣᠯᠷᡠ， ᠯᠣᠯᠷᡠ， ᠬᠣᠯᠷᡠ， ᠮᠣᠯᠷᡠ
	ᠯᠷᡠ	ʔɹ̩ʔ	ᠴᠣᠯᠷᡠ， ᠨᠣᠯᠷᡠ， ᠮᠣᠯᠷᡠ， ᠬᠣᠯᠷᡠ
六佳	ᠯᠵᡳ	ʔɹ̩ʔi	ᠪᠣᠯᠷᡠᡷ, ᠣᠯᠷᡠᡷ, ᠣᠯᠷᡠᡷ, ᠢᠯᠷᡠᡷ, ᠴᠣᠯᠷᡠᡷ, ᠨᠣᠯᠷᡠᡷ, ᠮᠣᠯᠷᡠᡷ, ᠬᠣᠯᠷᡠᡷ, ᠬᠣᠯᠷᡠᡷ, ᠬᠣᠯᠷᡠᡷ, ᠵᠣᠯᠷᡠᡷ, ᠵᠣᠯᠷᡠᡷ
	ᠪᡳ	ʔ a̠i	ᠬᠣᠪᡳ, ᠪᠣᠪᡳ, ᠣᠪᡳ, ᠣᠪᡳ
七真	ᠯᠷᡠᡳᠨ	ʔɹ̩ʔn	ᠬᠣᠯᠷᡠᡳᠨ，ᠪᠣᠯᠷᡠᡳᠨ，ᠣᠯᠷᡠᡳᠨ，ᠮᠣᠯᠷᡠᡳᠨ，ᠨᠣᠯᠷᡠᡳᠨ，ᠬᠣᠯᠷᡠᡳᠨ，ᠬᠣᠯᠷᡠᡳᠨ
八寒	ᠪᠠᠨ	ʔ a̠n	ᠬᠣᠪᠠᠨ，ᠪᠣᠪᠠᠨ
九先	ᠪᠠᠨ	ʔ a̠n	ᠬᠣᠪᠠᠨ，ᠪᠣᠪᠠᠨ
十萧	ᠪᠠᠣ	ʔ a̠u	ᠬᠣᠪᠠᠣ，ᠪᠣᠪᠠᠣ，ᠣᠪᠠᠣ，ᠣᠪᠠᠣ
十一尤	ᠯᠷᡠᡳᠣ	ʔɹ̩ʔu	ᠬᠣᠯᠷᡠᡳᠣ，ᠪᠣᠯᠷᡠᡳᠣ，ᠣᠯᠷᡠᡳᠣ，ᠣᠯᠷᡠᡳᠣ，ᠣᠯᠷᡠᡳᠣ，ᠢᠣᠯᠷᡠᡳᠣ，ᠣᠯᠷᡠᡳᠣ，ᠬᠣᠯᠷᡠᡳᠣ，ᠬᠣᠯᠷᡠᡳᠣ，ᠬ

明代官话对《蒙古字韵》语音特征的留存

《西儒耳目资》等耶稣会传教士用罗马字记录的明代汉语语音，一部分研究者把其中的有咝擦音识别为舌尖前擦音[ts]组和舌尖后擦音[tʂ]组，一部分研究将其识别为[ts]组和舌叶齿龈后擦音[tʃ]组。因为中古章组例字在现代官话音系中的发音声母以舌尖后擦音[tʂ]居多，这应该是将《西儒耳目资》中的“ch、’ch、x”识别为舌尖后擦音[tʂ]的主要依据，但是考虑到《西儒耳目资》中的“ch、’ch、x”可以和细音相拼，鉴于舌尖后擦音[tʂ]不能与细音相拼的语音特点，才有一部分研究者将“ch、’ch、x”构拟为舌叶齿龈后擦音[tʃ]组，但是此构拟缺乏共时音数据的支撑。本文发现在《蒙古字韵》中出现了舌面前擦音[tɕ]组，基于《蒙古字韵》音系所处的年代和耶稣会传教士记录明代汉语语音时间相差应该不到 300 年，所以《西儒耳目资》中的“ch、’ch、x”如果被识别为舌尖后擦音[tʂ]组或舌叶齿龈后擦音[tʃ]组，则可以推定到明末时的官话中，原来存在于《蒙古字韵》音系中的舌面前擦音已经消失，但这可能不太符合语音演变的现实。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西儒耳目资》中 ch 父典型例字和《蒙古字韵》中的同一个例字注音的对照，再用浙江南部吴方言方音（语音来自吴语学堂网站）加以比照，其中后两者均已知晓音值大略:

表 7-1

例字	字韵小韵及拟音	西儒耳目资小韵	方音
主	𗼇𗼈𗼋 tɕʷyo	chu	遂昌 tɕʷyɤ 温州 tsɿ
足	𗼇𗼈𗼋 tsʲʷyo	cho	遂昌 tɕiɔ 温州 tɕo
知	𗼇𗼍 tɕi	chi	遂昌 tɕiɪʔ、tsɿ 温州 tsɿ
者	𗼇𗼈 tɕia	che	遂昌 tɕʷye 温州 tsiɛ
察	𗼇 tɕʰa	cha	遂昌 tsʰa 温州 tsʰa
齐	𗼇𗼆 tɕai, 𗼇𗼍 dzi	chai	遂昌 ʑie 温州 zei
朝	𗼇𗼇𗼎 tɕěɪu	chao	遂昌 tɕiɐɯ 温州 dʑiɛ
长	𗼇𗼇 tɕɐŋ	cham	遂昌 də̃, tɕiaŋ 温州 tɕi
栈	𗼇𗼍 dʑan	chan	遂昌 dzaŋ 温州 dza
州	𗼇𗼍𗼎 tɕiu	cheu	遂昌 tɕiɤɯ 温州 tɕɤu
千	𗼇𗼈𗼍 tsʲʰian	chien	遂昌 tɕʰiẽ 温州 tɕʰiɪ
戰	𗼇𗼈𗼍 tɕian	chen	遂昌 tɕiẽ温州 tɕi
偵	𗼇𗼍𗼇 tɕʰiŋ， 𗼇𗼈𗼍𗼇 tɕʔɿʔŋ	chem	遂昌 tɕiɪŋ 温州 tseŋ
真	𗼇𗼍𗼍 tɕin	chin	遂昌 tɕiɪŋ 温州 tsaŋ
征	𗼇𗼍𗼇 tɕiŋ	chim	遂昌 tɕiɪŋ 温州 tseŋ
中	𗼇𗼋𗼇 tɕoŋ	chum	遂昌 təŋ tɕiɔŋ 温州 tɕɔŋ
追	𗼇𗼋𗼆 tɕuě	chui	遂昌 tɕʷy 温州 tsɿ
床	𗼇𗼈𗼇 dʑʲʔaŋ	choam	遂昌 ʑiɔŋ 温州 yɔ
諄	𗼇𗼈𗼋𗼍 tɕion	chun	温州 tɕoŋ
拙	𗼇𗼇 tɕʷyuœ ʔ	chue	温州 tɕʷy
椿	𗼇𗼈𗼋𗼍 tɕion	chuan	遂昌 tɕʰiɪŋ 温州 tɕʰoŋ

转	[illegible] tɕʷyuœn	chuen	遂昌 tiuə,tɕʷyə̃, 温州 tɕʷy
初	[illegible] tɕʷʰo	‘chu	遂昌 tɕʷʰu 温州

注：因上表主要目的是为了考察声母变化情况，故上表中的韵母部分在《西儒耳目资》中的韵母声调未加以标出，另外，《蒙古字韵》韵母构拟时使用了字母 ě，此时标示的是《西儒耳目资》中额母 e 的舒声韵发音。构拟音是以参考为主，另文将深入剖析。另外，遂昌的“知齐朝千战侦长真征”女声发音声母实际应该是舌叶齿龈擦音[tsʲ]组。

从表 7-1 中可以观察到，这组例字在普通话中的声母皆为舌尖后塞擦音，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在《蒙古字韵》中这批例字的声母大部分为舌面前塞擦音，而对于《西儒耳目资》中的 ch 注音，如果将其构拟为舌尖后塞擦音 tʂ，虽然与普通话中的例字保持一致了，但是会存在在细音前出现 tʂ 的情况，这会在声母韵母的发音姿态上存在着协同发音的冲突。另外，此构拟与吴方言遂昌话发音的声母不一致，与温州话的差别也颇大。现在我们调整《西儒耳目资》ch 注音的构拟为舌面塞擦音 tɕ，虽然与普通话不符，但是却和《蒙古字韵》保持了一致，除了少数例字，其也和遂昌话和温州话中的声母保持了一致，这些例外的例字声母为舌尖前擦音，恰恰和在大多数北部吴方言中这批例字的声母皆为舌尖前擦音（个别例字如“千”除外）的情况保持了一致。按照官话接触传播的规律，说明遂昌话和温州话中的声母为舌面前擦音的例字其语音相对存古。不过，另一方面，表 7-1 中这批例字的韵母与普通话中的韵母高度接近，也是颇有存疑。

我们再来看几份耶稣会教士留下的明代汉语注音材料：

表 7-2 耶稣会《葡汉辞典》汉语注音与《蒙古字韵》注音对照（葡文注音摘自韩晓燕（2023））

原文词条	汉字注音	蒙古字韵小韵及拟音	方音
叔父 sciu fu	叔 sciu	叔 [illegible] ɕʷyoʔ	遂昌 ɕiuʔ温州 ɕɤu
甚么人 scin mo gin	甚 scin	甚[illegible] ʑim	遂昌 ʑiɪŋ 温州 zaŋ
湿 scie	湿 scie	湿[illegible] ɕě 入声次	遂昌 ɕiɪʔ温州 sai
行索的 schin sci o ti	索 scio	索[illegible]ɕaiʔ	遂昌 sɔʔ温州 so
上弦 scia' schie'	上 scia'	上[illegible] ʑaŋ	遂昌 ʑiaŋ dʑiaŋ 温州 ji
水 scioj	水 scioj	水[illegible] ɕuě	遂昌 ɕyʔ温州 sɿ
誓盟 sci min	誓 sci	誓 [illegible] ʑi	遂昌 ʑie zɿ 温州 zei
神仙 scin sie'	神 scin	神 [illegible] dʑin	遂昌 ʑiɪŋ 温州 zaŋ
善 scien	善 scien	善[illegible] ʑěɪn	遂昌 ʑyə̃温州 ji
十字 scie zi	十 scie	十 [illegible] ʑě 入声次	遂昌 ʑyeʔ温州 zai
烧香 sciau schia'	烧 sciau	烧 [illegible] ɕěɪu	遂昌 ɕiɐɯ 温州 ɕiɛ

时辰钟 sci scin ciu'	时 sci	时 ᡤᡳᠸᡳ ʑi	遂昌 ʑiu zɿ 温州 zɿ
	辰 scin	辰ᡤᡳᠸᡳᠸᡳᠨ ʑin	遂昌 ʑiŋ 温州 zaŋ
以下多音字			
姓	sin/scin	ᡴᡳᠸᡳᠨᡳᠨ sʲiŋ	遂昌 ɕiŋ 温州 seŋ
试	sci/si	ᡤᡳᠸᡳ ɕi	遂昌 ɕiu sɿ 温州 sɿ

注：《蒙古字韵》韵母构拟时使用了字母 ě，如无额外说明，此时标示的是《西儒耳目资》中额母 e 的舒声韵发音。另外，遂昌的“上甚湿誓神烧姓辰” 女声发音声母实际应该是舌叶齿龈擦音[tsʲ]组。

表 7-3 法文版基歇尔《中国图说》汉法词典中的法语注音与《蒙古字韵》注音对照（汉法注音摘自姚小平（2015））

《汉法词典》汉法注音	蒙古字韵小韵和拟音	方音
chě（蔗）	ᡨᡳᡳᡳ

xen 善	[illegible] ɕěn	遂昌 ʑyə̃温州 ji
xeu 首	[illegible] ɕiu	遂昌 ɕiɤɯ 温州 ɕɤu
xi 寺	[illegible] zʲʔi	遂昌 ziɤ 温州 zɿ
xim 身	[illegible] ɕin	遂昌 ɕiɪŋ ɕyɪŋ 温州 saŋ
xu 书	[illegible] ɕʷyo	遂昌 ɕyɤ 温州 sɿ
xo 述	[illegible] dʑʷyo	遂昌 ʑyɪʔ温州 jy
xui 水	[illegible] ɕuě	遂昌 ɕyʔ温州 sɿ
xum 纯	[illegible] ʑion	遂昌 ʑyɪŋ 温州 zoŋ joŋ

注：《蒙古字韵》韵母构拟时使用了字母 ě，此时标示的是《西儒耳目资》中额母 e 的舒声韵发音。另外，遂昌的“烧上首身” 女声发音声母实际应该是舌叶齿龈擦音[tsʲ]组，遂昌的“述纯”女声发音声母可能是唇化舌叶齿龈擦音[tsʲʷ]组。

另注：表 7-2、7-3 和表 7-4 中方音中声母为舌面前擦音组中的注音，如介音为/y/，则声母实为 tɕʷ 组（部分则可能为唇化舌叶齿龈擦音组，即中古精组声纽），如带有喉塞尾，则声母实为 tɕʲ 组；

法文版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汉法词典》以及卜弥格对景教大秦碑汉字的拉丁注音和《西儒耳目资》在对这一组有咝擦音使用的注音字母完全一样，清擦音使用字母 x,塞擦音使用字母 ch, 而具有开创身份的《葡汉辞典》对清擦音使用的注音字母是 sc,而且 sc 后面都带有字母 i。注音字母 sc 对应的就是《西儒耳目资》中的清擦音 x，应无疑问。

从上述几份汉字注音材料可以观察到，耶稣会记录的明代官话注音对这一组有咝擦音与《蒙古字韵》音系中同一个例字的声母对应关系颇为一致，主要不同的是《蒙古字韵》音系还保留着浊擦音或浊塞擦音。而《蒙古字韵》音系中这些例字大部分为舌面前擦音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各类耶稣会记录的明代官话注音使用字母 x、ch 来描述的这组有咝擦音应该是舌面前擦音组。

用字母 x、ch 来描述汉语官话中的一组有咝擦音从耶稣会传教士延续到了清代周期的欧美新教传教士。其中早期的代表有马礼逊和卫三畏。下面我们来考察马礼逊留下的注音材料和《西儒耳目资》音节对比。

从马礼逊词典和《西儒耳目资》音节对比中发现的明代官话留存的中古音二等特征

表 8-1 马礼逊对官话的注音和《西儒耳目资》、《蒙古字韵》的对照

马礼逊注音及例字	《西儒耳目资》注音	蒙古字韵小韵和拟音
Cha 渣楂茶叉搽 诈诧	楂茶‘châ, 楂 chā， 诧 chá	叉诧[illegible] tɕʰa
Chă 扎闸插察	扎 chă 入声，察‘chă 入声	察[illegible] tɕʰaʔ
Chae 斋猜差柴	斋 chāi，差叉‘chāi， 柴‘chãi	斋[illegible] tɕai 猜[illegible]tsʲʰai 柴[illegible] dʑai

Chan 谗栈斩产站	谗‘chán，斩栈 chàn， 产‘chàn	谗ꡊꡍdʑam
Chang 章樟障长帐张涨胀昌倡唱常掌场肠丈	章樟张涨 chām，昌倡长‘chām，常场肠‘châm	章樟张涨ꡊꡊ tɕaŋ 昌倡ꡊꡊ tɕʰaŋ 长场肠ꡊꡊdʑaŋ 常ꡊꡊʑaŋ
Chaou 召招照抄炒爪抓朝嘲潮巢找	招朝嘲巢 chāo， 抄‘chāo，潮朝巢‘châo	招朝ꡊꡊꡊ tɕeu 抄ꡊꡊꡊ tɕʰau 潮朝ꡊꡊꡊ dʑeu 巢ꡊꡊꡊdʑau
Chay 者车遮	者 chè，遮 chē，车‘chē	者遮ꡊꡊtɕia，车ꡊꡊtɕʰia
Che 知智致止纸支之迟池	知智致止纸支之 chi， 迟池‘chi	知智致止纸支之ꡊꡍ tɕi， 迟池ꡊꡍ dʑi
Chě 折哲浙徹撤	折哲浙 chě 入声甚， 徹撤‘chě 入声甚	折哲浙徹撤ꡊꡊ入声 tɕiaʔ
Chen 占沾瞻展战	占沾瞻 chēn 展战 chén	占沾瞻ꡊꡊꡍ tɕem， 展战ꡊꡊꡍ tɕian
Ch’en 蟾禅缠谄	蟾禅缠 ‘chên 谄 ‘chén	蟾ꡊꡊꡍʑem，ꡊꡊꡍ ʑen 缠ꡊꡊꡍ dʑen 谄ꡊꡊꡍ tɕʰem
Chǐh 只汁侄直值执职质	质执直只汁职 chě 入声次	质执只汁职ꡊꡍ tɕiʔ 直ꡊꡍdʑiʔ
Ch’ǐh 尺赤	尺赤 ‘chě 入声次	尺赤 ꡊꡍ tɕʰiʔ
Chow 宙州周	宙 cheú，周州 cheū，	ꡊꡍꡊ tɕeu
Ch’ow 筹售雠臭	筹售雠 ‘cheû 臭‘cheú	筹ꡊꡍꡊ dʑiu 臭ꡊꡍꡊ tɕʰiu 雠ꡊꡍꡊ ʑiu
Chuě 缀茁	缀茁 chuě	缀ꡊꡊꡊ tɕueʔ 茁ꡊꡊ tɕuaʔ
Chuen 专砖转	专砖 chuēn 转 chuèn	专砖转ꡊꡊꡍ tɕyuœn
Ch’uen 川喘穿	川穿 ‘chuēn 喘‘chuèn 穿‘chuén	川喘穿ꡊꡊꡍ tɕʰyuœn
分　隔		
Sha 沙纱	沙纱 xā	沙ꡊ ɕa
Shǎ 杀煞歃	杀煞歃 xǎ	杀歃ꡊ ɕaʔ
Shae 杀筛晒	晒 xài，杀洒 xái，筛 xāi	杀晒ꡊꡊ ɕaiʔ
Shan 山衫删	山衫删 xān	山删ꡊꡍ ɕan
Shang 上尚赏商伤	商伤 xām，尚赏 xâm， 上伤 ám	商赏伤ꡊꡊɕaŋ 上尚ꡊꡊ ʑaŋ
Shaou 烧少哨梢稍	烧捎梢 xāo，少稍 xào	烧少ꡊꡊꡊ ɕěu 梢稍ꡊꡊ ɕau 哨少ꡊꡊꡊ sʲeau
Shay 舍社射蛇	舍社 xè，舍射 xé，	舍ꡊꡊ ɕia 社ꡊꡊ ʑě 射蛇ꡊꡊdʑě
She 施尸时史士市寺	施尸时史士市寺 xi	施尸ꡊꡍ ɕi 时市ꡊꡍ ʑi 史ꡊꡊꡍ ɕʲʔɲˀ士ꡊꡊꡍ ʑʲʔɲˀ 寺ꡊꡊꡍ ʑʲʔɲˀ
Shě 舌设摄	舌设摄 xě 入声甚	设摄ꡊꡊ ɕiaʔ舌ꡊꡊ dʑěʔ
Shen 善扇闪陕	扇 xēn 闪陕 xèn 善 xén	善ꡊꡊꡍ ʑěn 扇ꡊꡊꡍ ʑian

		闪陕 [illegible] ɕem
Shǐh 拾十失石室食释识实湿	拾十失石室食释识实湿 xě 入声次	拾十石室[illegible] ʑěʔ 失室识释湿[illegible] ɕěʔ 食实[illegible] dʑěʔ
Show 手守受收首寿	收 xeū，手守受首寿 xeù	手守受收首[illegible] ɕiu 受寿[illegible] ʑiu

注：《蒙古字韵》韵母构拟时使用了字母 ě，此时标示的是《西儒耳目资》中额母 e 的舒声韵发音。

分析上述对比，《西儒耳目资》的一部分小韵中同一个元母存在着 2 种入声，入声甚和入声次，而对于这些同一个元母的不同入声的例字，马礼逊也进行了区分，并使用了不同的注音。列举如下：

表 8-2 《西儒耳目资》中元母入声甚和入声次音节与马礼逊注音的对照

马礼逊注音及例字	《西儒耳目资》注音	蒙古字韵小韵和拟音
Chě 折哲浙徹撤	折哲浙 chě 入声甚， 徹撤‘chě 入声甚	折哲浙徹撤[illegible]入声 tɕiaʔ
Chǐh 只汁侄直值执职质	质执直只汁职 chě 入声次	质执只汁职[illegible] tɕiʔ 直[illegible]dʑiʔ
Ch’ǐh 尺赤	尺赤 ‘chě 入声次	尺赤 [illegible] tɕʰiʔ
Shě 舌设摄	舌设摄 xě 入声甚	设摄[illegible] ɕeaʔ 舌[illegible] dʑeʔ
Shǐh 拾十失石室食释识实湿	拾十失石室食释识实湿 xě 入声次	拾十石室[illegible] ʑeʔ 失室识释湿[illegible] ɕeʔ 食实[illegible] dʑeʔ

注：《蒙古字韵》韵母拟音中的字母 e 代表的是《西儒耳目资》中额母 e。

而查询这些入声甚例字和入声次例字，它们在《蒙古字韵》中的注音层次分明，前者主要来自麻韵部，而后者全部来自支韵部。

对于《西儒耳目资》同一个元母存在入声甚和入声次 2 种入声，金尼阁对“入声甚”和“入声次”的描述为：

“(甚次)中华具其理，未具其名。甚者，自鸣之字之完声也。次者，自鸣之字之半声也。减甚之完，则成次之半。如药甚欲次，同本一音，而有甚次之殊；又如葉甚一次，同本一音，而亦有甚次之殊。...元母之二额 e 则有之，如折质，如热日之类是，...”

之前学术界的研究，如尹瑀（2023）把第二母的“e 甚”构拟为 ɛ，把“e 次”构拟为 ɿ。而我们已经初步推测，《西儒耳目资》中这一组有咝擦音可能是舌面前擦音，如果是这样，音系中存在舌尖元音 ɿ 的可能性颇低。

检查 e 甚例字“折哲浙徹撤”和 e 次例字“质执直只汁职”在共时音中的发音，在台湾腔闽南话中发现，“折”字在台湾腔闽南话有 2 个入声韵 tsih 和 tsik，这两个入声的发音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不是因为韵尾，而是语音 tsik 存在着上声道阻塞，而语音 tsih 为普通的喉塞尾入声。就是凭着能够辨别母语诸暨话中的这种一模一样的入声方式，作者此前发现了吴方言中的一种特殊语音—上声道阻塞，因为这种阻塞的存在，使得处于其前的有咝擦音语音性质发生了改变，成为了颚化音。现在在台湾腔闽南话

中“折”字有 2 个入声 tsih 和 tsik，作者猜测，其中语音中含有上声道阻塞的 tsik 音节中韵母 ik 应该就是《西儒耳目资》中的“ĕ 入声甚”，其声母为照组二等，整个音节可以被标示为 $ts^{j}ʔ\ ɿ^{sjj}k$。而音节 tsih 中声母为照组三等，其音节可被标示为 $ts^{j}\ ɿ^{sj}ʔ$, 其韵母接近《西儒耳目资》中的“ĕ 入声次”。因台湾腔闽南话存在母语迁移，所以声母中不存在舌面前塞擦音。而在吴方言中，被金尼阁标注为含有 ĕ 入声甚韵母的“折哲浙徹撤”等例字在吴方言三门话天台话以及兰溪游埠答话和遂昌话中的韵母均为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因此可以推测，ĕ 入声甚的音值就是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西儒耳目资》ĕ 入声甚下的例字其拟音即为小韵声母和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的合读。

如果 ĕ 入声甚的音值就是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ĕ”在《西儒耳目资》的“ĕ 入声甚”小韵中有 pĕ, 其下例字有“白百北”，则其发音应该和诸暨话中的“笔碧”一样，经检查相关语音库，“百白”在台湾腔闽南话中的发音与诸暨话中的“笔碧”发音基本一样，在 VoiceDic 网站上被标注为[pik]。

我们再把搜寻范围扩大到其他方言中，发现这样的发音在晋方言很多语言点中也有留存，如“白”字的发音，和《西儒耳目资》小韵 pĕ 的拟音完全一样，被记音为 /piəʔ/，该音节的语音和诸暨话中的“笔碧”发音也完全一样，这种特殊语音在晋方言中的分布情况举例如下（语音来源于国家语保工程采录展示平台）：

太原小店区（山西方言，逐渐向普通话靠拢） 白 /piəʔ^{54}/， 百 /piəʔ˨，北/piəʔ^{54}/ 墨 /miəʔ˨, 得/tiəʔ˨, 塞/ɕiəʔ˨, 拍/p^{h}iəʔ˨, 麦/miəʔ˨。 以上例字的发音均和由声母 p、t、p^{h}、ɕ 及 m 与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合读而成的语音一样。

沁源（晋方言上党片长治小片）：北/piəʔ^{3}˨，墨/miəʔ^{3}˨, 百/piəʔ^{3}˨,白/piəʔ^{3}˨，拍/p^{h}iəʔ^{3}˨，麦/miəʔ^{3}˨，以上例字的发音均和由声母 p、p^{h}及 m 与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合读而成的语音一样。

忻州保德（晋方言五台片），墨/miəʔ^{4}/ 北/piəʔ^{4}/ ,得/tiəʔ^{4}/,拍/p^{h}iəʔ^{4}/，白/piəʔ^{4}/，以上例字的发音均和由声母 m、p、t 及 p^{h} 与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合读而成的语音一样。

其他还有：晋方言山西長治長子话中，“麦、白、白、拍”等例字的韵母均为/iəʔ/, 其发音和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相同。

阳曲话（晋方言）：韵母均为/iɛʔ/，例字有“北墨得白拍白麦”，其韵母发音均和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相同。

跟阳曲话情况一样的还有：寿阳话，河曲话以及偏关话，例字集中在“白百拍麦”等，韵母均被识别为/iɛʔ/，其发音均和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相同。

而以上调查发现的晋方言中含有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的音节例字“白、 百 、北、墨、得、塞、拍、麦”等在《西儒耳目资》中均为 ĕ 入声甚小韵,例字在这些小韵中的分布可参见表 8-3。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认，《西儒耳目资》中的“ĕ 入声甚”

字母音值应为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

基于此发现，我们对这些例字在东南方言中可能存在的这类特殊发音进行了普查。本处调查语音来源于 VoiceDic 和吴语学堂网站，VoiceDic 中的语音包括采集自香港的惠阳音客家话以及采集自台湾的台湾腔闽南话、泉州音闽南话、台湾潮州话和台湾的客家话包括四县腔、海陆腔、饶平腔、大埔腔和诏安腔，还包括吴方言苏州话无锡话。此外，三门话天台话遂昌话语音来源于吴语学堂，都为吴方言。北部吴方言的例字发音来自萧山诸暨富阳等地的吴方言。

表 8-3《西儒耳目资》ě 入声甚小韵例字韵母与北部吴方言“一”的发音相同的方音和相关例字

《西儒耳目资》小 韵	拟 音 (采用 ě 作为音标)	《西儒耳目资》中的现代常见例字	ě 入声甚例字韵母发音为北部吴方言“一”的发音的例字	北部吴方言中留存的明代官话发音举例
ɕě	ts^{j}ě	宅泽择摘责债贼	(责)台湾腔闽南话、四县腔&诏安腔客家话	/
‘ɕě	ts^{jh}ě	策册测	（策测）台湾腔闽南话&泉州音闽南话	/
chě	tɕě	折哲浙	(折哲浙)三门话天台话遂昌话为 ɕě 的入声甚	结接
‘chě	$tɕ^{h}$ě	徹撤辙	(徹撤辙)天台话，(徹撤辙)三门话遂昌话中为‘ɕě 的入声甚。	切七
kě	kě	格骼隔	(格骼隔)泉州音，(格隔)台湾腔为 kiě 的入声甚，（格）四县腔海陆腔饶平腔	革
‘kě	k^{h}ě	客刻克	（客刻克）台湾腔&泉州音 ，（客刻克）四县腔海陆腔饶平腔大埔腔， （克）诏安腔客家话	刻克
pě	pě	白百北伯柏迫	（白百伯柏迫）台湾腔闽南话&泉州音闽南话	逼笔
‘pě	p^{h}ě	拍魄珀	（拍魄）台湾腔闽南话&泉州音闽南话	劈匹
tě	tě	德得特	（德得特）台湾腔,(特)泉州音，(德得)泉州音为 tiě 的入声甚，（得）潮州话	滴跌
‘tě	t^{h}ě	忒	泉州音	踢贴
jě	jě	热	潮州话	/
gě	ŋě	厄哑	/	/
lě	lě	勒肋	(勒肋)泉州音闽南话	立力
mě	mě	陌麦默墨	(陌默墨) 泉州音	灭篾
ně	ně	搦	苏州话	热
sě	s^{j}ě	塞瑟色啬穑	(瑟色啬穑)台湾腔&泉州音，(瑟穑) 四县腔客家话	/
xě	ɕě	舌折设拾摄	(摄设) 三门话天台话，(摄)遂	锡吸

			昌话为 sě 的入声甚，(拾)台湾腔闽南话为 sě 的入声甚。	
hě	xě	赫核黑劾	/	/

注：东南方言中入声韵留存-p、-t、-k 韵尾的语音在语图上的特征与吴方言中的入声基本没有区别，因此分析时忽略此干扰因素。

总结，以上在共时音中的发音其例字在《西儒耳目资》中韵母皆为入声甚 ě，至此，我们可以确定，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就是《西儒耳目资》中的第二母额母的入声甚 ě 的拟音。至此，我们也可以明了，此前作者在母语诸暨话中发现的假莊组中的上声道阻塞就是明代官话中的入声甚 ě 拟音的遗存，当然此遗存也在其他吴方言中得到了留存。而这一独立的上声道阻塞在《蒙古字韵》音系已经存在，被标示为字母组合ᠯᠷᠵ。

诸暨话中与《西儒耳目资》中 ě 入声甚元母有着同样韵母的一组例字此前被作者用 IPA 标示为：

pʔ˥ˀ (笔)、pʰʔ˥ˀ (劈)、tʔ˥ˀ (跌)、tʰʔ˥ˀ (踢)、nʔ˥ˀ (热)、kʔ˥ˀ (革)、kʰʔ˥ˀ (刻)、mʔ˥ˀ (篾)、lʔ˥ˀ (力)。有咝擦音下的音节则有：ɕʔ˥ˀ(吸)、 tɕʔ˥ˀ(接)、 tɕʰʔ˥ˀ(七)、 ʑʔ˥ˀ(席)、 dʑʔ˥ˀ(截)。

而诸暨话中的这组例字用八思巴字可转写为：

ᠬᠯᠷᠵ(笔)、ᠬᠯᠷᠵ(劈)、ᠯᠯᠷᠵ(跌)、ᠲᠯᠷᠵ(踢)、ᠨᠯᠷᠵ(热)、ᠬᠯᠷᠵ(革)、ᠺᠯᠷᠵ(刻)、ᠮᠯᠷᠵ(篾)、ᠯᠯᠷᠵ(力)，以及ᠬᠯᠷᠵ(吸)、ᠴᠯᠷᠵ(接)、ᠴᠯᠷᠵ(七)、ᠬᠯᠷᠵ(席)、ᠳᠯᠷᠵ(截)。

现在使用金尼阁的音标则可将这组例字转写为（ě 代表《西儒耳目资》的 ě 入声甚）：

pě (笔)、‘pě (劈)、tě (跌)、‘tě (踢)、ně (热)、kě (革)、‘kě (刻)、mě (篾)、lě (力)。有咝擦音下的音节则有：xě(吸)、 chě(接)、‘chě(七)。 诸暨话中的 ʑʔ˥ˀ(席)和 dʑʔ˥ˀ(截)为浊声母音节，在《西儒耳目资》中没有对应的音标。

注：因为《西儒耳目资》中的入声甚元母 ě 辨识度高，而且语音已被确定，本文自此开始采用音标 ě 来标示汉语方言中的独立上声道阻塞，即北部吴方言中“一”字的发音。对此唯一会混淆的地方是《西儒耳目资》中的 ě 入声次元母也使用 ě 来标示，这种情况下本文会进行说明。

晋方言中规模地留存了明代官话中入声甚 ě 这一相当特殊的语音，说明明代官话在山西一带的影响也曾经广为普及。此前我们已经发现晋方言的一些语言点中还留存了第二类的颚化舌叶齿龈擦音，如晋方言襄垣话和交口话中的“吸”字的发音和入声甚 ě 为韵母的 sě 音节的拟音相同（摘自《切韵齿音拟音》一文）。而东南方言中的闽南话和客家话在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分支中也留存了大量来自明代官话中的入声甚 ě 语音，说明在东南方言在历史时期上受明代官话的影响也很普遍。由于地理或人口迁移等不同于吴方言地区和晋方言地区等因素，除个例外，舌面前擦音未能整体进入到东南方言的闽方言、客家话和粤方言中，尤其是在福建台湾广东和海南等省份中。于是，在这些省份中的非吴方言赣方言的东南方言中音节 chě ‘chě xě 等未能出现，而在吴

方言和晋方言等方言中 çě sě ‘çě 等音节得到了留存，部分可以说明 chě ‘chě xě 在汉语历史通语中是中途出现的，传播到非官话区存在着时延并有母语迁移等因素的阻碍。《蒙古字韵》中部分例字的注音含有《西儒耳目资》中的 chě ‘chě xě 音段或声母为 ch ‘ch x(部分声母或为浊音)，但是在《西儒耳目资》中其注音为 çě sě ‘çě，则反映了元明之际的通语演变情况。对此，我们可以描述一下，此前，舌面前擦音已经在元大都的汉语音系中扎根，作为通语传播到全国时，包括南京在内的长江以南区域的音系中有咝擦音仍然是中古汉语时期的状况，在次区域中音系中则存在着或为照组或为莊组章组的不同分布。chě ‘chě xě（或其前身）等音节传播到这些区域时，受到被传播区域内的已有的 çě sě ‘çě 的阻击，或通过母语迁移的方式将 chě ‘chě xě 转变为 çě sě ‘çě。如表 8-3 中的小韵 çě ‘çě sě 下的例字，除了“塞”字之外，其余例字在《蒙古字韵》中小韵声母皆为舌面擦音 [tɕ]组。

鉴于北部吴方言中“一”字发音这个独立上声道阻塞的语音特征，与之能协同发音的有咝擦音组是有限定的，即，ě 入声甚不能和舌尖后擦音相拼，和舌尖前擦音、英语中的舌叶齿龈后擦音相拼不自然，因此和《蒙古字韵》一样，我们可以确定，入声甚小韵 çě ‘çě sě 中的声母基音为 $tsʲ$、 $tsʲʰ$ 、$sʲ$，入声甚小韵 chě ‘chě xě 中的声母基音为 tɕ、 $tɕʰ$ 、ɕ。

经过上述对 ě 入声甚的语音的确认和与其能协同发音的声母种类的鉴别，《西儒耳目资》等耶稣会传教士用罗马字记录的明代汉语音系中存在的有咝擦音不会包括舌尖后擦音[tʂ]组和舌叶齿龈后擦音[tʃ]组等，他们应当为以舌叶齿龈擦音[$tsʲ$]组和舌面前擦音[tɕ]组为基音的有咝擦音组。因为耶稣会传教士的注音手段限制，只能用罗马字归为两类来识别，比如《西儒耳目资》中的“ch、‘ch、x”和“ç、‘ç、s”，但是每一组擦音实际上是由 3 组有咝擦音组成的，即一组以舌面前擦音为基音的颚化舌面擦音和唇化舌面擦音，另一组以舌叶齿龈擦音为基音的颚化舌叶齿龈擦音和唇话舌叶齿龈擦音。对应关系如下：

ch	=	tɕ、$tɕʲ$ 、$tɕʷ$	ç	=	$tsʲ$、$tsʲʲ$ 、$tsʲʷ$
‘ch	=	$tɕʰ$、$tɕʲʰ$、$tɕʷʰ$	‘ç	=	$tsʲʰ$、$tsʲʲʰ$、$tsʲʷʰ$
x	=	ɕ、 $ɕʲ$ 、 $ɕʷ$	s	=	$sʲ$ 、$sʲʲ$ 、$sʲʷ$

至于“ch、‘ch、x”和“ç、‘ç、s”具体为 3 个之中的哪一个音位，要依据音节中的韵母来判定，我们将依据对共时音的语音特征分析并结合文献注音资料来加以说明。其中颚化舌叶齿龈擦音为第 2 类，是舌叶齿龈擦音和独立上声道阻塞的结合，也就是三十六字母中的照组二等，颚化舌面前擦音也为第 2 类，是舌面前擦音和独立上声道阻塞的结合。

ě 入声甚小韵 sě、çě、‘çě 与《蒙古字韵》小韵ᡴᡳᡵᡳᡴᡳ、ᡴᡳᡵᡳᡴᡳ、ᡴᡳᡵᡳᡴᡳ 的拟音完全相同 ，留存着这些语音的例字在东南方言以及晋方言等其他方言中广泛地存在着，其中尤以台湾腔闽南话为代表。而在《切韵齿音拟音》一文中，我们已经定义了小韵 sě 拟音的声母语音特征和列举了留存此语音的例字，这些例字发音的声母即为三十六字母中的审母二等，拟音为第 2 类的腭化舌叶齿龈擦音。

明代官话中的精组声纽

VoiceDic 上南京话中“恤戌壻絮諝胥须需鬚徐序叙绪婿絮”等例字的发音 ，胥记音为[sü1]， “恤戌” 为[sü5]。这一组例字在《切韵齿音拟音》一文中已经被确认其声母均为唇化舌叶齿龈擦音，IPA 为[s^{jw}]。而这些例字在《西儒耳目资》的注音均为 siu。有关情况列表如下：

表 8-4 《西儒耳目资》小韵例字及其在南京话中的发音

《西儒耳目资》小韵	《西儒》小韵例字	例字南京话发音注音
清平中 siū	諝胥须需鬚徐序叙绪絮	sü1
浊平中 siû	徐	cü2
上声中 siù	諝胥徐序叙绪婿	sü2 sü4
去声中 siú	絮	sü4
入声中 siǔ	恤戌	sü5

南京话中[sü] 声母为唇化舌叶齿龈擦音，对此我们在《切韵齿音拟音》一文中已经剖析，而其韵母为/y/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经表 8-4 中对照，我们可断定《西儒耳目资》中自鸣字母 iu 拟音为[y]，共生字子中 iu 的拟音或为[y]或为唇化舌叶齿龈擦音 s^{jw} 的舌尖元音[ɥ]。

南京话中“恤戌壻絮諝胥须需鬚徐序叙绪婿絮”这组例字在《蒙古小韵》中为ᡴᡳᡵᡳᡴᡳ小韵。此前我们已经知道，字母ᡴ为舌叶齿龈擦音类，推测字母ᡵ标示的是三等介音/i/或四等介音/y/，基于南京话中着同一组例字的发音为[s^{jw} y]，又根据例字“恤戌壻絮諝胥须需鬚徐序叙绪婿絮”在中古为心母四等鱼韵或四等虞韵，我们可以推知ᡴᡳᡵᡳᡴᡳ标示的是[s^{jw}yo]。在南京话中，ᡴᡳᡵᡳᡴᡳ小韵例字发音演化为了[s^{jw}y]，这是因为韵腹[o]脱落而造成的。而在《蒙古字韵》中的小韵ᡴᡳᡴᡳ可能也是从ᡴᡳᡵᡳᡴᡳ或从中古心母虞韵四等或心母鱼韵四等演变而来的，是因为介音/y/脱落造成的。ᡴᡳᡴᡳ再演变为[s^{jw}u]，最终演变为[su]。两种演变路径为：

[s^{jw}yɔ]→[s^{jw}yo] →[s^{jw}y]，[s^{jw}y]在部分粤方言如广州话中演变为[sy]。

[s^{jw}yo]→[s^{jw}o] →[s^{jw}u] →[su]

这样我们对同一组例字“恤戌壻絮諝胥须需鬚徐序叙绪婿絮”在《蒙古字韵》中的ᡴᡳᡵᡳᡴᡳ小韵和《西儒耳目资》中的 siu 小韵以及南京话方言中的发音经过分析和比较，例证了中古心母鱼韵虞韵的拟音和演化过程,从而可以得知，《蒙古字韵》音系沿袭了中古音的精组声纽，其在ᡴᡳᡵᡳᡴᡳ、ᡴᡳᡵᡳᡴᡳ、ᡴᡳᡵᡳᡴᡳ、ᡴᡳᡵᡳᡴᡳ和ᡴᡳᡵᡳᡴᡳ等小韵中得到了留存。这 5 个小韵中的声母拟音分别为[ts^{jw}] [ts^{jwh}] [dz^{jw}] [s^{jw}] [z^{jw}]，即精组的精母、清母、

從母、心母和邪母。

同时我们可以推知中古鱼韵三等和虞韵三等拟音应该为 iɔ 和 io。需要指出的是，例字“恤戌”的演变应该不属于此列。但是中古三等鱼韵或三等虞韵怎么演化出韵母为/y/的情形尚不清晰。但是在普通话中， 中古为章组三等鱼韵和章组三等虞韵的例字在《蒙古字韵》中属于ᠷᡡᠷᡳᡠ、 ᠬᡡᠷᡳᡠ、ᠵᡡᠷᡳᡠ和 ᠴᡡᠷᡳᡠ等小韵，最后在普通话中演化为[tʂu] [tʂʰu] [ʂu]。

《蒙古字韵》鱼韵部中更多的ᠷᡳᡠ小韵例字与《西儒耳目字》中的 iu 小韵例字存在着对应关系，由于篇幅问题和为了不偏离主题，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将在另文中予以讨论。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基本确定，八思巴字母ᠷ在《蒙古字韵》中可用于标示介音/y/。

《西儒耳目资》si 小韵例字“洗细栖” 在南京话中发音为[si]，语音中的声母 s 仍然保留着舌叶齿龈擦音的频谱曲线特性，但是声母片段中已经没有/si/的音色。说明其已经从舌叶齿龈擦音演变为舌尖前擦音[s]。

表 8-5 明代官话有咝擦音列举

	清擦音	清塞擦音，不吐气	清塞擦音，吐气	备 注
舌叶齿龈擦音	s^{j}	ts^{j}	ts^{jh}	
注音	s	ç	‘ç	
舌面前擦音	ɕ	tɕ	$tɕ^{h}$	
注音	x	ch	‘ch	
腭化舌叶齿龈擦音	s^{jj}	ts^{jj}	ts^{jjh}	实际为 s^{j} ts^{j} ts^{jh}
注音	sě	çě	‘çě	
唇化舌叶齿龈擦音	s^{jw}	ts^{jw}	ts^{jwh}	
注音	s	ç	‘ç	
腭化舌面前擦音	$ɕ^{j}$	$tɕ^{j}$	$tɕ^{jh}$	实际为 ɕ tɕ $tɕ^{h}$
注音	xě	chě	‘chě	
唇化舌面前擦音	$ɕ^{w}$	$tɕ^{w}$	$tɕ^{wh}$	
注音	x	ch	‘ch	

表 8-6 《蒙古字韵》有咝擦音列举

	清擦音	清塞擦音，不吐气	清塞擦音，吐气	浊擦音	浊塞擦音	备 注
舌叶齿龈擦音	s^{j}	ts^{j}	ts^{jh}	z^{j}	dz^{j}	
注音	ᠰᡳᡠ	ᠴᡳᡠ	ᠴᡳᡠ	ᠵᡳᡠ	ᠵᡳᡠ	
舌面前擦	ɕ	tɕ	$tɕ^{h}$		dʑ	

音						
注音	ㄎ	ㄒ	ㄑ		ㄓ	
腭化舌叶齿龈擦音	s^{jj}	ts^{jj}	ts^{jjh}	z^{jj}	dz^{jj}	实际为 s^{j} ts^{j} ts^{jh}
注音	ㄝㄨ	ㄏㄨㄨ	ㄑㄨㄨ	ㄓㄨㄨ	ㄔㄨㄨ	实际为ㄨㄗ
唇化舌叶齿龈擦音	s^{jw}	ts^{jw}	ts^{jwh}	z^{jw}	dz^{jw}	
注音	ㄝ	ㄏ	ㄑ	ㄓ	ㄔ	
腭化舌面前擦音	$ɕ^{j}$	$tɕ^{j}$	$tɕ^{jh}$		$dʑ^{j}$	实际为 ɕ tɕ $tɕ^{h}$ 等
注音	ㄎㄨㄨ	ㄒㄨㄨ	ㄑㄨㄨ		ㄓㄨㄨ	实际为ㄨㄗ
唇化舌面前擦音	$ɕ^{w}$	$tɕ^{w}$	$tɕ^{wh}$		$dʑ^{w}$	
注音	ㄎ	ㄒ	ㄑ		ㄓ	

小 结

由于明代官话中的相关语音特征（如，颚化舌叶齿龈擦音、颚化舌面前擦音以及独立的上声道阻塞）在不同的方音中得到了延续。正是这种延续，给了我们发现和认识在大部分官话音系中已经消失的那些古音的机会，并使其重见天日。作者的母语诸暨话，当初应该深受明代官话影响，而在随后的北京官话影响力扩大过程中避免了受其接触传播的一些影响，因此得以保留明代官话音系的某些语音特征。而作者在学习普通话，并和来自全国不同方言音系的人员接触过程中，也初步接触了其他音系语音，继之于学习多门外语过程中，了解了一些记录语音的规则（即学习音标来注音）；并在对比他人用国际音标描述吴方言和吴方言诸暨话等音系的语音资料的过程中了解到了诸暨话中尚未被正确识别的一些语音。而在对这些语音的特征加以重新描述的过程中，诸暨话音系中的颚化舌面前擦音、唇化舌面前擦音以及独立的上声道阻塞得以发掘出来。因为这些语音是中古汉语后期向近古汉语过渡过程中的重要媒介，所以其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才使得作者有机会来一窥并揭示汉语历史音韵的秘密，而同时作者的系列历史音韵的研究也至此得以形成初步的闭环。借此机会，让我们重温一下在《一组被遗忘的中古音声纽》一文是如何揭示诸暨话中的特殊语音的：

如果将此组语音识别为舌面擦音[tɕ]组辅音，会碰到语音标示上的问题。例如，目前北部吴方言中多把“雪吸息锡歇”等例字的发音识别为[ɕiɪʔ] 或 [ɕieʔ]， 把“吃七切”等字识别为[tɕʰiɪʔ] 或 [tɕʰieʔ]。而无喉塞尾的[ɕiɪ]音又被用来标示“蚬鲜先”等字，用无喉塞尾的[tɕʰiɪ]音来标示“牵千签”等字。这样在诸暨话中便有：

落 雪 [lʊʔ^{5}ɕiɪʔ^{5}]

落 蚬 [lʊʔ^{5}ɕiɪ^{54}]

考虑到吴方言是可变调语言，可以将“蚬”字作入声发音，即蚬=[ɕiɪʔ^{5}]，但是，落蚬(入声)≠落雪。

又例如在诸暨话中：

[fiɔ^{553}]麽　[tɕ^{h}iɪʔ^{5}]吃.，

[fiɔ^{553}]麽　[tɕ^{h}iɪ^{54}]牵。　（牵=牵牵扯扯）

同样，可以将“牵”字作入声发音，即牵=[tɕ^{h}iɪʔ^{5}]，但是：麽吃≠麽牵(入声)。

现在通过对《西儒耳目资》的研究，我们知晓了，当初作者将“蚬”字和“牵”字拟做入声发音，其中的韵母，正是金尼阁记录的ĕ入声次元母，而诸暨话中“吃”和“雪”的韵母就是金尼阁记录的ĕ入声甚元母。ĕ入声甚元母中的独特的上声道阻塞，和ĕ入声次元母差异明显，所以在明代官话中形成了最小对，同时在诸暨话中也可拟为最小对。

对《蒙古字韵》和《西儒耳目资》中有咝擦音、介音及基本元音对应和演化关系的讨论

独立上声道阻塞，即音值为北部吴方言中“一”字的发音，在《蒙古字韵》音系和《西儒耳目资》记录的明代官话中都有大量留存，前者中被记录为字母ᠰᠵᠷ组合，后者中被记录为“ĕ入声甚”。而同时我们也发现两者的语音在在共时音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留存，而《西儒耳目资》音系对于《蒙古字韵》音系中ᠰᠵᠷ音段的留存程度如何，我们进行了共享例字的对比，完整对比结果参见附录2《含有ᠰᠵᠷ音段的<蒙古字韵>例字在<西儒耳目资>中的注音》。分析附录2的对比结果后发现，《西儒耳目资》留存独立上声道阻塞的韵部中最好的是佳韵部中的ᠰᠵᠷᠬᠠ各小韵，其韵母在《西儒耳目资》留存了独立上声道阻塞，唯一的变化是韵尾ᠬᠠ在后者中脱落了，而在声母上后者基本承袭了前者，例外是在《蒙古字韵》中的舌面前擦音组在《西儒耳目资》中变成了舌叶齿龈擦音组，另外是前者中的浊声母在后者中变成了对应的清声母。

近代官话中的舌叶齿龈擦音和舌面前擦音演化情形分析

对于《蒙古字韵》中的浊声母在《西儒耳目资》中变成了对应的清声母，是近代汉语官话的演变特点，对此学术界已有充分研究，此处不再赘述。而对于同一组例字其声母的舌叶齿龈擦音组被舌面前擦音组所取代，经过我们之前的揭示，是有清楚的脉络可寻的，在此我们不妨再展开论述一下。作者的研究发现，中古汉语中并不存在舌面前擦音，中古汉语中的有咝擦音是舌叶齿龈擦音（章组）和以其为基音的腭化舌叶齿龈擦音（莊组）和唇化舌叶齿龈擦音（精组）。而我们判断在《蒙古字韵》音系中出现的舌面前擦音是因为在燕云十六州或辽河流域的汉语民系在辽金统治华北平原时期将其音系中演化出来的舌面前擦音组带入了强势汉语通语中，特征是舌面前擦音组部分取代了中古音中的舌叶齿龈擦音组，即中古音中的部分章组例字声母变成了舌面前擦音组，部分莊组例字声母变成了腭化舌面前擦音组，部分精组例字声母变成了唇化舌面前擦音组。而后当南北再次纳入统一版图后，这种音系中存在着2大类有咝擦音的强势通语获取了汉语官话的地位，并通过文化和教育政治等途径将语音特征传播到全国各地。但是因为时延和地理、人口等因素的影响，越到南方，越能通过母语迁移的方式将这种接触传播的影响加以隔离，这种隔离主要体现在声母上，而在韵母上此类接触传播较为成功。这也是至今虽然东南方言中的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话等下属

的绝大多数语言点中不存在舌面前擦音，但是其韵母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历代官话的语音特征。这种语音演变或传播的模式在闽南话的一些分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历史时期中，这种传播开始一段时间后，明朝取代了元朝，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等发生了变化，南京取代北京成为了新的首都。南京等地的方言成为了强势通语，推测此前的语言接触传播在南京尚未完成，因此南京话中的舌叶齿龈擦音组进入了官话而部分重新取代了之前进入强势通语的舌面前擦音组。在附录 2 中，这种情况不光发生在佳韵部的小韵中，而且也出现在真韵部和侵韵部中的小韵中，摘录如下：

表 9-1

蒙古字韵小韵和拟音	共享例字	《西儒耳目资》注音
佳韵部		
ᠴᠡᠶᡳ tɕěi	仄側昃	çě 入声甚
ᠴᡥᡳᠶᡳ tɕʰěi	测恻畟	‘çě 入声甚
ᠵᡳᠶᡳ dʑěi	崱	çě 入声甚
ᠰᡳᠶᡳ ɕěi	色嗇穡	sě 入声甚
真韵部		
ᠴᡳᠨ tɕěn	臻蓁溱榛	çēn
ᠴᡥᡳᠨ tɕʰěn	櫬襯儭齔䙝	‘çén
ᠰᡳᠨ ɕěn	莘嫛駣籸甡兟詵侁鮮	莘嫛駣籸甡詵侁 sin 詵鮮 sién
侵韵部		
ᠴᡳᠮ tɕěm	簪簪譖譖	簪簪 çên譖çén
ᠴᡥᡳᠮ tɕʰěm	嵾揖讖	讖 ‘çén
ᠵᡳᠮ dʑěm	岑涔	岑涔‘çên
ᠰᡳᠮ ɕěm	森參蔘滲慘	森參蔘滲 sēn

注：《西儒耳目资》中声母 ç ‘ç s 拟音为[tsʲ]组擦音，即舌叶齿龈擦音。

但是对于某些语音，新旧官话可能会势均力敌，这种情况下，一些例字会出现舌面前擦音组和舌叶齿龈擦音组的异读。这种异读的情况我们可以在附录 2 的尤韵部和庚韵部中可以观察到，摘录如下：

表 9-2

蒙古字韵小韵和拟音	共享例字	《西儒耳目资》注音
庚韵部		
ᠴᡳᠩ tɕěŋ	丁爭争箏筝朾偵諍幀	丁朾爭筝諍 çēm 諍偵 çém 丁爭箏朾諍 chēm
ᠴᡥᡳᠩ tɕʰěŋ	瞠鎗鏜槍琤錚鐺橕撐	瞠鎗槍琤錚鐺橕撐‘çém 瞠鎗鏜槍琤錚鐺‘chēm
ᠵᡳᠩ dʑěŋ	棖橙鋥瞠	棖橙‘çêm瞠 ‘çém 棖橙‘chêm 瞠 ‘chém
尤韵部		
ᠴᡳᡠ	鄒鄹騶皺掫甃縐	鄒鄹騶掫 çēu

tɕĕu		皺甃繆 çéu 鄒騶 chēu

注：《西儒耳目资》中声母 ç ‘ç s 拟音为[tsʲ]组擦音，即舌叶齿龈擦音；声母 ch ‘ch x 拟音为[tɕ]组擦音，即舌面前擦音。

而在附录 2 的阳韵部小韵中，我们则观察到，《西儒耳目资》中对应的声母已经是舌面前擦音组，和《蒙古字韵》的小韵声母一致，可以推测当时南京话中阳韵部的舌面前擦音组替换舌叶齿龈擦音的接触传播已经完成。

近代官话中的额母 e 演化情形分析

附录 2 中的共享例字，在《蒙古字韵》的尤韵部、庚韵部、侵韵部和真韵部的独立上声道阻塞，即ᠯᡆᡂ音段在《西儒耳目资》中都变成了元母 e。金尼阁将“ĕ 入声甚”、“ĕ 入声次”和元母 e 归并在同一个元母“额”中。复合元音 ie、ue 和 oe 都存在着入声甚，入声甚的复合元音 ie、ue 和 oe 因此被标示为 ié、ué 和 oé，而且入声甚的反切下字金尼阁都使用了代表 ĕ 入声甚的“黑”字，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附录 2 中的复合元音 em en eu 中是不存在“ĕ 入声甚”音段的，否则金尼阁会将其中的元母标示为“ĕ”。据此，我们认定，含有ᠯᡆᡂ音段的尤韵部、庚韵部、侵韵部和真韵部例字在明代官话中失去了上声道阻塞特征。但是《蒙古字韵》中尤韵部、庚韵部、侵韵部和真韵部例字含有ᠯᡆᡂ音段的这种特殊语音仍然留存在包括东南方言在内的汉语方言中。

《西儒耳目资》ué 入声次和 ué 入声甚小韵的例字中古为真韵浸韵三等合口的入声韵。从中受到启发，查核后发现，“ĕ 入声甚” 和“ĕ 入声次”两者之间“微妙”的语音区别，可以投射到中古音中的质韵目、缉韵目上，“ĕ 入声甚”语音性质对应于这 2 个韵目中的莊组小韵韵母，“ĕ 入声次”的语音性质则对应这 2 个韵目中的章组小韵韵母。而《西儒耳目资》中小韵为 ĕ 入声次的那些例字大部分来自中古章组的入声调例字，说明这些例字呈现这样的分布不是偶然，可能是《西儒耳目资》中的额母入声韵例字部分留存了中古音中的音韵特点。基于论文篇幅，此议题后续还需深入研究，将在另文中予以探讨。

在《蒙古字韵》中似乎没有直接对应于 ié 入声甚的字母组合，以下为《西儒耳目资》小韵 ié 入声甚例字在《蒙古字韵》中的对应小韵及其拟音：

表 9-3《西儒耳目资》小韵 ié 入声甚例字在《蒙古字韵》中的对应小韵及其拟音

《西儒耳目资》含有 ié 入声甚的小韵	例 字	同批例字在《蒙古字韵》小韵及可能拟音	备注
sié	薛屑泄紲媟燮	ᡶᡆᡂ sʲeaʔ	
hié	協纈擷勰俠挾綊叶	ᠯᡆᡂ ɦeaʔ	
ié	厭噎咽	ᡷᡆᡂ eaʔ	
	謁暍腌浥	ᡳᡆᡂ ʔeaʔ	
	曳	ᡷᡆᡂ ʝeaʔ	
kié	訐劫揭孑	ᡲᡆᡂ kĕʔ入声次	
‘kié	挈契愜箧	ᡳᡆᡂ kʰeaʔ	
lié	列例烈洌冽裂茢颲栵獵鬣躐	ᡳᡆᡂ leaʔ	

	劣鋝埒	卍ᠯᡳᡠ lyuœʔ	
piě	閉鼈鱉别	卐ᡳᡠ peaʔ	
	蹩	卍ᡴᡳᡠběʔ入声次	
‘piě	瞥擎撇	卐ᡳᡠ pʰeaʔ	
tiě	(外門内至)喋跕	ᡶᡳᡠ teaʔ	
	姪牒	ᡴᡳᡠ děʔ入声次	
‘tiě	鐵餮驖怗帖貼	ᡨᡳᡠ tʰeaʔ	
miě	蔑蠛篾滅搣	ᡮᡳᡠ meaʔ	

注：拟音中的字母 e 代表的是《西儒耳目资》中的额母 e。

从表 9-3 中的《西儒耳目资》中含 iě 入声甚的小韵例字及其在《蒙古小韵》的小韵对比可以推断，明代官话中的部分 iě 入声甚小韵例字应是由《蒙古小韵》中的麻韵部介音为ᡳᡠ的小韵演变而来，很有可能是这些麻韵部小韵中的韵腹[a]弱化后造成的。鉴于《西儒耳目资》中还存在着介音为额母 e 的小韵 leam 和 leao，我们可以推定，表 9-3 中《蒙古字韵》小韵中的介音ᡳᡠ极有可能为额母 e。这些麻韵部小韵中的韵腹[a]弱化并脱落后，音值为额母 e 的介音ᡳᡠ就转变为了 ě 入声甚,在此基础上再演变为 iě 入声甚。

可作为介音使用的额母 e 及其可能的演化途径

作者作出上述判断，证据为北部吴方言中“猎”字发音为[lěɐʔ]，存在于桐乡嘉善诸暨萧山富阳等方言中。根据吴语学堂中这些方言的“猎”字发音，其介音音值介于《西儒耳目资》的额母 e 舒声韵和 ě 入声甚之间，但可以肯定的是，诸暨话中的“猎”字发音的介音为 ě 入声甚，因为诸暨话中“猎”字发音可由“力”和“鸭”字拼发而成。“猎”字在《西儒耳目资》中的注音为 lié 入声甚，其在《蒙古字韵》中则为小韵卍ᡳᡠ。

基于以上发现，我们可以判定，宋洪民（2023）在多处八思巴碑文中发现的存在ᡳ、ᡳᡠ异文的情况应该是相关音节中的元音气泡音发声态转变为了常态发声态，因为这是由中古音非莊组二等韵演变而来的，所以出现了独立的上声道阻塞来替代原来的喉塞介音。但是之所以采用了字母ᡳᡠ而不是字母组合ᡴᡳᡠ来标示，很可能是因为这些独立的上声道阻塞在进一步的演化过程中失去了阻塞的语音特征而成为了《西儒耳目资》中的额母舒声韵 e。因此，在这些碑文的相关八思巴文中，字母ᡳᡠ的音值和《西儒耳目资》中小韵 leam 、leao 中的介音额母 e 的音值是应该相同的。

这里需要指出，金尼阁记录的阿母 o 存在着 ŏ 入声甚-恶，这个语音在吴方言音系中有着较为普遍的存在。在吴方言中，还存在着可假设为丫母 a 的入声甚的对应语音。吴方言中“鸭”字的发音，按照金尼阁的定义，应该为丫母 a 入声甚，其在一些吴方言中的发音为[ʔɐʔ]。《蒙古字韵》和《西儒耳目资》不分辨前低元音 a 和央近低元音 ɐ,但是在一些汉语方言中前低元音 a 和央近低元音 ɐ 为最小对,尤以广州话为最。丫母 a 入声甚在《西儒耳目资》并没有出现，很可能是明代官话失去了这个语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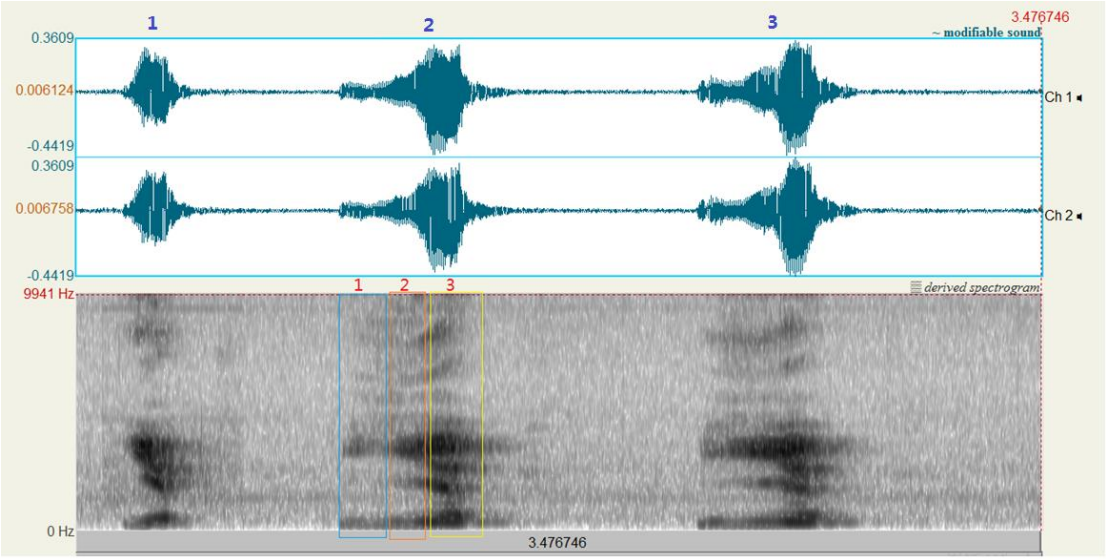
我们认为吴方言音系中还存在着《西儒耳目资》丫母 a 的入声甚，其实将其与 ě 入声甚和 ŏ 入声甚归纳对比后的发现，入声甚的定义就是是元母同时存在着前喉塞和喉塞尾，吴方言中的 “恶”和“鸭”的发音都是这样， “恶”发音为[ʔoʔ]，“鸭”发音为[ʔɐʔ]或[ʔaʔ], 在北部吴方言中比较普遍，音节同时具备前喉塞和喉塞尾。而入声次就是音节中无前喉塞，只有喉塞尾。清楚了入声甚[ʔɐʔ] [ʔoʔ]等的结构后，便能明白 ě 入声甚的音值为什么是吴方言“一”字的发音了，因为在表层形式上它同时存在

着前喉塞和喉塞尾。在这个基础上同时也可以搞清楚吴方言中的这个由腭化舌叶齿龈擦音中的上声道阻塞演变出来的语音性质了，它不是元音而是近音[j]的舌尖元音。因为在 IPA 元音舌位图上比较接近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是前近高不圆唇元音[ɪ]了，但是在东南方言中，[ɪ]以既具备前喉塞和又具备喉塞尾等语音特征的面目出现，在各类语言点中是不常见的，更不用说其有能力作为上声道阻塞来和有咝擦音进行协同发音了。

独立上声道阻塞的语音性质分析

下面我们从语图上来分析北部吴方言 “一”发音的语音性质，发音由作者本人提供。发音 1 为正常情况下北部吴方言 “一”字的发音，发音 2 和发音 3 为同样的发音，但是在发“一”字音时在起始部分稍稍拖延了一下，相当于把发音细节放大了。语图如下：

图 9-1 北部吴方言 “一”发音的语图分析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独立的上声道阻塞是性质为近音[j]的舌尖元音呢？ 因为北部吴方言“一”字发音时除了舌身向上迎向上颚去阻塞一下，不存在任何调音部位的改变，因此这不是复合元音。通过对图 9-1 中的观察，在发音 2 中，我们可以看到发音过程可以分为 3 部分，第 1 部分是典型的近音语图特征，加上听辩语音后可以证明其为近音[j]，第 2 部分是过渡部分，是在近音成分中逐渐增加了元音的成分，所以出现了共振峰 F2 的密纹，第 3 部分是过渡成了元音，因此共振峰 F1、F2、F3 和 F4 的密纹都齐全了。在正常发音时，第 1 部分和第 2 部分的发音比正常的近音[j]要稍微粗糙一些（可参考对比 IPA 辅音表中的近音[j]的示范音），这是因为基于要形成阻塞的需求而造成的。而在舌尖元音的部分，因为是近音的舌尖元音，因此摩擦的成分基本没有，这和北部吴方言中舌面前擦音[ɕ]的舌尖元音对比时，可观察到两者的摩擦成分差别十分明显。另外，要分析出北部吴方言“一”字发音具有近音[j]的舌尖元音的语音性质也可参考 VoiceDic 网站上苏州话和上海话“一乙”等字男声发音的语图，两者的语音起始部分也具有比较确凿的近音[j]的语图特征。

另外，从对图 9-1 中的发音 2 和发音 3 的语图分析后可以推知，金尼阁定义的 iĕ 入声甚应该就是发音 3 和发音 3 的情形，即，北部吴方言“一”发音时起始部分进行拖延一下，这样就相当于在 ĕ 入声甚前增加了一个介音/i/。

除了吴方言尤其是北部吴方言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其它方言中找到存在着北部吴方言“一”发音一样或接近的例子，列举如下（各例均忽略东南方言中-p –t –k 韵尾的干扰因素）：

VoiceDic 网站上的“溢亿忆益臆”等例字的台湾腔闽南话发音与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相同，其他方言中的同种语音有：台湾潮州话“乙噎咽”的发音，惠阳音客家话的“一忆”发音， 四县腔客家话中的“乙”发音，以上语音均来自 VoiceDic 网站。
VoiceDic 上南京话“咽噎叶”发音应为《西儒耳目资》中的 iĕ 入声甚的拟音，语图上可见[j]的近音清晰特征，VoiceDic 上广州话女声发音的“亿忆”也为 iĕ 入声甚的拟音。
VoiceDic 上台湾腔闽南话发音的“忆”和“一乙”对比明显，前者为 ĕ 入声甚（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的拟音，后者发音接近为[ʔɪt]。

由于在北部吴方言中/i/介音已经脱落，所以明代官话中发音为 iĕ 入声甚的“一”字，在部分北部吴方言中发音变为 ĕ 入声甚，本来发音为 iĕ 入声甚的“葉”，发音变成了 ĕ 入声甚的气嗓音。因为吴方言中存在所谓的浊声母，对于吴方言中浊声母 b、d、g、dʑ、ʑ 和 ĕ 入声甚相拼的音节，其实是清声母 p、t、k、tɕ、ɕ 和北部吴方言的“葉”发音这个气嗓音相拼而成的；在一些语言点中，因为介音/i/ 脱落，入声甚的 liĕ、tiĕ 、tʰiĕ 等音节在音系中均不复存在，而是变为了入声甚的 lĕ 、tĕ、 tʰĕ 等音节。

ĕ 入声甚和 ĕ 入声次以及额母 e 尽管可以形成最小对，但是金尼阁仍然将其归为同一种韵，说明 3 个语音的语音特征很可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作者初步的研究发现，吴方言中对应于明代官话中 en 和 ien 小韵的例字在田野调查中其韵母多被记录为[iɪ]或[ie]，在一些语言点中是否确为标示之音，是值得商榷的。金尼阁记录的明代官话 5 个基本元音为“a e i o u”,外加[y](金尼阁记录为复合元音 iu)，判断其承袭或演化自早期的音系如《蒙古字韵》音系，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并或可追溯到中古音。 所以搞清楚额母 e 的语音性质，对揭示中古音的声韵真相及其演化过程至为重要。此议题将在另文中予以深入探讨。

《西儒耳目资》ĕ 和 iĕ 入声甚、入声次例字分布在《洪武正韵》的二质、七陌、八缉 和十葉等小韵中，这些小韵还包括了《西儒耳目资》中的 oĕ 和 uĕ 小韵(均为入声甚)例字。从例字分布可以推知，从《洪武正韵》到《西儒耳目资》，ĕ 的入声甚、次分布有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iĕ 入声甚例字在《西儒耳目资》中的一些小韵中数量要多于对应的《蒙古字韵》相应韵部中的小韵中的数量，多数情况下，其来源不仅仅是《蒙古字韵》中这些相应韵部中的小韵。

马礼逊词典对含有 ĕ 入声甚韵母的例字也采用了字母 ĕ 来标注其韵母，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其在对当时的官话进行审音注音时参考了《西儒耳目资》这本古籍。

非莊组二等韵在明代官话中的消失

《蒙古字韵》中的非莊组二等韵在《西儒耳目资》中已找不到留存的迹象，《西儒耳目资》中以元母 a 以及字母 ai ao an am 等为韵母的小韵中不存在喉塞介音或入声甚的迹象，或存在同韵的同一声母下的最小对。元音 a 的入声注音为 ă，但是没有区分入声甚和入声次。我们可以判定，在《蒙古字韵》佳韵部寒韵部萧韵部覃韵部麻韵部中尚存的气泡音发声态在明代官话中已经不复存在。

八思巴注音字母的拟音讨论

借助于《西儒耳目资》的拟音以及依据其对《蒙古字韵》音系的一些语音特征的留存，《蒙古字韵》的八思巴注音音值可以大概框定，因为明代官话的基本元音可框定为 a、额母 e 、i、 u 以及 o 等 5 大类，所以可以推导出，字母 代表额母 e 或 i 等 2 类元音，其在入声中标示的则是 ě 入声次， 代表 o， 代表 ě 入声次或额母舒声 e， 代表介音 w， 除了标示三等介音/i/和四等介音/y/之外，还标示用作介音的额母 e， 音节等同于《西儒耳目资》中的 ie 音节， 的音值和中古音四等合口韵中的介音音值相同。而此前我们已经详细论证了， 用于标示喉塞介音， 为独立的上声道阻塞，以及初步推导出影母字冠 标示的是前喉塞，另一个影母字冠 标示的是零声母。对于推导过程，我们个别举例如下：

《蒙古字韵》中存在着 3 个最小对 (kiŋ)、 (kěŋ)和 (？), 而相对应的在《西儒耳目资》中只剩下了 kim 和 kem 等 2 个小韵。可以推知，在 小韵中的字母 只能是用作标示《西儒耳目资》中的元母额 e。这样 小韵对应于《西儒耳目资》的注音便为 kiem，介音/i/脱落后成为 kem。而之前我们已经知道 在《西儒耳目资》中也变成了 kem。这个推定还建立在 小韵的拟音不可能为 [kiiŋ] 这样的结构。

限于论文篇幅，对于八思巴字母的注音功能的详细讨论和论证将在另文中展开。

对精组莊组异读较多以及二等舒声韵等特殊现象的讨论

精组莊组异读

表 4-6《蒙古字韵》中支韵部中含 独立上声道阻塞音段的例字，按常理推测，因为它们与有咝擦音结合，形成的是莊组声纽或假莊组声纽，其例字应该是来源于中古莊组，这在小韵 、 、 和 中确实是实情，如下所示：

表 10-1

《蒙古字韵》小韵	小韵例字	小韵拟音	采用《西儒耳目字》ě 入声甚的注音	例字中古来源
	菑甾淄輜錙滓胔胾，櫛穛戢濈	tɕʲʔ ɿʔ	tɕě	莊组例字
	差嵯廁厠	tɕʰʔ ɿʔ	tɕʰě	莊组例字
	鬃士仕柿咫俟竢涘事，0	dʑʲʔ ɿʔ	dʑě	莊组例字

[illegible]	師釃篋史使駛屣使，瑟颸蝨璱澀澁	[illegible]	[illegible]	莊组例字

但是我们却观察到：[illegible]小韵下大量例字为中古心母生母异读字，[illegible]小韵下大量例字为中古精母莊母异读字，[illegible]小韵下大量例字为中古清母初母异读字，[illegible]小韵下大量例字为中古從母崇母大量异读字。列举如下：

表 10-2

《蒙古字韵》小韵	小韵例字	小韵拟音	采用《西儒耳目字》ě 入声甚的注音	例字中古来源
[illegible]	覗偲思褫鵬霹澌虒廝厮斯私私緦絲罳司葸枲死璽徙伺笥駟泗肆四賜，0	$s^{j}ʔ\ ɿ^{ʔ}$	s^{j}ě	例字为中古心母生母异读
[illegible]	齋仔鼒貲滋孜孳茲齹姿諮齎粢資咨觜鄑訾頭杍梓耔子秭姊娕呰訾訿紫恣積，0	$ts^{j}ʔ\ ɿ^{ʔ}$	ts^{j}ě	例字为中古精母莊母异读
[illegible]	雌此佌玼泚刺刺次佽，0	$ts^{jh}ʔ\ ɿ^{ʔ}$	ts^{jh}ě	例字为中古清母初母异读
[illegible]	疵茈毗慈瓷餈茨茲兹鷲磁磁骴漬自孳牸字，0	$dz^{jj}ʔ\ ɿ^{ʔ}$	dz^{j}ě	例字为中古從母崇母异读

麦耘（2025）研究过《切韵》中的精莊类隔切，发现《王三》精组上字切二等韵下字 3 例，莊组上字切精组声母 1 例。这种情况和《蒙古字韵》中的含[illegible]小韵例字存在精组莊组异读的情况肇因一致。

经过此前揭示，我们知道中古莊组是舌叶齿龈擦音的腭化音，而中古精组是舌叶齿龈擦音的唇化音，而两者的基音皆为中古章组的舌叶齿龈擦音。因为独立上声道阻塞的出现，使得中古莊组在宋代通语中消失，从而使得中古莊组和章组合并为照组二等和三等。而因为莊组和精组共享了基音，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转换关系，一般情况下，为单向转变，即从精组声纽转变为莊组声纽，也就是说唇化舌叶齿龈擦音可以转变为腭化舌叶齿龈擦音。这个语音现象是作者在闽南话等东南方言中调查和溯源中古齿音时发现的。

在研究福建诏安闽南话中的一组例字“惜/sioʔ32/、石/tsioʔ13/、缩/siok32/、种/tsioŋ22、属/siok13/、烛/tsiok32/”时，我们发现，例字“熟/siok13/”的声纽不含任何/y/嘘声，与“缩/siok32/”的声纽含有的/y/嘘声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因为熟/siok13/的声纽不含任何/y/嘘声，其频谱曲线为 3192hz 的单高峰，声纽音色也和莊组声纽特征咝声接近，因此识别为莊组声纽毫无问题。 此前我们已经归纳出，在较多的闽南话分支中在/sio/ 音节中留存了中古心母，即音节中的声母为唇化舌叶齿龈擦音。从发音机理上可解析为，唇话舌叶齿龈擦音发音时存在着撮口，如果撮口消失，其它调音方式保持不变，即仍然以舌叶齿龈擦音为基音，继续发音时附加发音特征变成了舌面向上颚靠拢，从而因出现颚化特征而产生了上声道阻塞，这样语音就转变为了腭化舌叶齿龈擦音，即莊组生母。

精组声纽，即唇话舌叶齿龈擦音，IPA 在其手册里是这么描述其具有“撮口”的嘴部发音特征以及相关的软腭处收紧动作的：

Labialization strictly means reduction of the opening of the lips. However it has tended to be used for the commonly found combination of rounding (protrusion) of the lips accompanied by velar constriction. It is for such labially rounded velarization that the superscript [ʷ] is most appropriate.

唇化音严格意义上是指发音时嘴开口程度的减小，但是现在主要指发音时圆唇化（或嘴部突出）并伴随着软腭处收紧。

作者也是在看到 IPA 这一段描述后，才意识到母语吴方言中的唇化舌面前擦音也是可以因“撮口”的附加发音特征消失而转化为腭化舌面前擦音的。典型的例字就是“雪”字的发音，在北部吴方言中，大多数语言点“雪”的发音为[ɕʲʔɳ˞ʔ]，声母为腭化舌面前擦音，而在南部吴方言如天台话中，“雪”的发音为[ɕʷɥʔ]，声母为唇化舌面前擦音。我们可以判定，前者是从后者的“撮口”附加发音特征消失后转化而来的。这里面的关键就是唇化舌面前擦音存在着撮口的附加语音特征同时还存在着软腭处的收紧,前者消失而后者仍然保留，因此就形成了上声道阻塞。

二等舒声韵

表 4-6《蒙古字韵》中支韵部中含ᠯᡆᡇ独立上声道阻塞音段的例字在《蒙古字韵》音系中多数为舒声韵，这与金尼阁定义的 ě 入声甚例字存在着出入，含有 ě 入声甚的小韵在《西儒耳目资》中全部为入声。对此，作者仔细研究过母语诸暨话中的 ě 入声甚发音的音节，综合后认为，ᠯᡆᡇ 音段处于音节末时音节不一定为入声，则 ě 入声甚处于音节末时也不一定为入声，例证就是语保采录展示平台记录的田野调查中各地把独立上声道阻塞分别识别为 iɪʔ ieʔ iɛʔ iæʔ iəʔ 等各种注音，而这种情况往往是拖长音造成的，在发单字音才会出现，这说明韵尾未必存在着喉塞尾。同时，可对比的就是中古音中的支韵、脂韵和之韵的莊组小韵都只有舒声而没有入声，这种中古音的语音结构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蒙古字韵》中支韵部含ᠯᡆᡇ音段的小韵是可以存在着舒声调的。不过，对于含有方言中留存的含有独立上声道阻塞作为韵母的音节应该如何标注，从语音学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期待有关研究方可以采取更多的实验手段或挖掘到更多的语音资源以开展相关的研究。

ě 入声甚即北部吴方言中“一”的发音在诸暨话中可以作为三等介音，如“猎”字发音为[lěɐ]，“削”字发音为[ɕěɐʔ]，也可以和《蒙古字韵》中庚韵部中的ᠯᡆᡇ音段一样做为韵腹，如“生”“笋”“腥”发音可为[ɕěŋ]。吴语学堂萧山话“信新笋”的发音在语图上截取声母和韵腹单独播放时，语音和其“雪”的发音比较接近，因此语音也可为[ɕěŋ]。诸暨话“生笋腥”和萧山话“信新笋”的发音各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声调，此或可例证《蒙古字韵》支韵部中含ᠯᡆᡇ音段的小韵存在着平上去等声调的合理性。在此需要指出，吴方言中作为韵腹的 ě 入声甚其语音在部分音节中可能失去了阻塞，跟北部吴方言中“一”字的发音存在着差距。

在此需要特意指出，“生”字及其发音在诸暨话中为[ɕěŋ^{33}]是作者从《蒙古字韵》小韵ᠬᠯᡆᡇᠬᡅ的拟音中找到的古音并同时破译的方言字。在诸暨话中，“生”发音为[ɕěŋ^{33}]时的释义为(野草等)旺盛生长后茂密而高，一般一个夏季过后，野草疯狂生长，以至于山间小路都被野草淹没了，这时候诸暨话的表述为“草介这么生

[ɕěŋ^{33}]”（草长得这么茂密和高）。“生”的“(野草等)旺盛生长后茂密而高”此释义现在在包括《康熙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在内的各类词典中已经失落了，以至于李白等人的相关诗句都解释不通了。此种情况出现在唐李白的“扫地物莽然，秋来百草生”、唐于鹄的“床下石苔满，屋头秋草生”和“草生垂井口，花发拥篱根”、以及唐窦庠的“近来胡骑休南牧，羊马城边春草生”等等诗句中。现在借着“生”字在诸暨话中留存的“(野草等)旺盛生长后茂密而高”的释义，上述唐诗中的意境终于可以破解了。

舌尖后擦音进入汉语强势方言和通语

从耶稣教会教士著写的几份汉字注音材料可以观察到，明代官话中的有咝擦音组音节与《蒙古字韵》音系中同一个例字的音节在声母上保持着比较一致的对应关系，主要不同的是《蒙古字韵》音系中还保留着浊擦音或浊塞擦音，由此可见明代官话中的有咝擦音种类相对于元代音系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到了清代中后期英国学者马礼逊的官话注音也与《西儒耳目资》中的有咝擦音音节保持着高度的对应关系，足可以说明马礼逊记录的官话音系仍旧较完整地保留着明代官话音系的语音特征。但是到了卫三畏的《汉英韵府》中，终于发现了汉语官话关键演变的端倪。以下为卫三畏《汉英韵府》圣谕广训片段官话朗读与北京话朗读注音的对比:

表 11-1 卫三畏《汉英韵府》圣谕广训片段官话朗读与北京话朗读语音对比

汉字	官话发音	官话拟音	北京话发音	北京话拟音
者	ché	tɕě	chö	tʂɤ
之	chi	tɕi	ch’	tʂʅ
经	king	kiŋ	ching	tɕiŋ
知	chi	tɕi	ch’	tʂʅ
思	sz’	sɿ	sz’	sɿ
子	tsz’	tsɿ	tsz’	tsɿ
饥	ki	ki	chi	tɕi
自	tsz’	tsɿ	tsz’	tsɿ
审	shǎn	ɕən	shǎn	ʂən
声	shing	ɕiŋ	shǎng	ʂəŋ
察	ch‘ah	tɕ^{h}aʔ	ch‘ah	tʂ^{h}aʔ
色	seh	s^{j}ěʔ入声甚	seh	s^{j}ěʔ入声甚
则	tseh	ts^{j}ěʔ入声甚	tsö	tsɤ
疾	tsih	tsěʔ入声次	tsi	tsi
食	shih	ɕěʔ入声次	shih	ɕěʔ入声次
俱	kü	ky	chü	tɕ^{w}y
教	kiao	kiau	chiao	tɕiau
至	chi	tɕi	ch’	tʂʅ
成	ch‘ing	tɕ^{h}iŋ	ch‘ǎng	tʂ^{h}əŋ
授	sheu	ɕěu	sheu	ɕěu
室	shih	ɕěʔ入声次	shih	ɕěʔ入声次

生	shǎng	ɕəŋ	shǎng	ʂəŋ
计	ki	ki	chi	tɕi
瘁	tsʿui	tsʰui	tsʿui	tsʰui
极	kih	kěʔ入声次	chih	tɕěʔ入声次
其	kʿi	kʰi	chʿi	tɕʰi
身	shǎn	ɕən	shǎn	ʂən
酒	tsiu	tsiu	tsiu	tsiu
私	sz	sɿ	sz’	sɿ
使	shi	ɕi	sh’	ʂʅ
诚	chʿing	tɕʰiŋ	chʿǎng	tʂʰəŋ
处	chʿü	tɕʷʰy	chʿü	tɕʷʰy
莊	chwang	tɕuaŋ	chwang	tʂuaŋ
事	shi	ɕi	sh’	ʂʅ
忠	chung	tɕuŋ	chung	tʂuŋ
战	chen	tɕěn	chan	tʂan
阵	chʿǎn	tɕʰən	chʿǎn	tʂʰən

注：拟音中的字母 ě 标示的为《西儒耳目资》中的额母 e 舒声韵。《汉英韵府》中的 eh 为《西儒耳目资》中的 ě 入声甚，ih 为 ě 入声次。

《汉英韵府》中摘录的一段“圣谕广训”中普通话中声母为舌尖后擦音的例字在官话和北京话中标注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一文理段落中官话(mandarin)和北京话(Peking)的发音在 sh、ch、ch‘ 三个声母上区别明显。这批现代普通话中以舌尖后擦音为声母的例字在官话注音中声母为 sh、ch 时其后可以带细音 i,而这些带 i 的例字在北京话注音中在声母 sh、ch 后带的是注音符号/ ’/。可以初步判定，因为其后可跟随细音 i,在官话注音中 ch 的拟音为[tɕ]，sh 的拟音为[ɕ]。下面为几个典型例字的卫三畏官话注音与《西儒耳目资》和《蒙古字韵》中的注音来对比：

表 11-2　卫三畏的汉英韵府官话注音与《西儒耳目资》和《蒙古字韵》注音对比

例字	汉英韵府官话注音	西儒耳目资小韵及拟音	蒙古字韵小韵及拟音	声纽拟音(基音)
知	chi	chi　tɕi	[illegible]　tɕi	
者	ch é	che　tɕě	[illegible]　tɕěa	
战	chen	chen　tɕěn	[illegible]　tɕěan	
察	ch‘ah	‘cha　tɕʰaʔ	[illegible]　tɕʰaʔ	

注：拟音中的字母 ě 标示的为《西儒耳目资》中的额母 e 舒声韵。

我们已经知道，《蒙古字韵》中的字母[illegible]、[illegible] 标示的语音为舌面塞擦音[tɕ]组,例字“知者战察”在汉英韵府官话注音与与其在《西儒耳目资》中的注音高度一致，与《西儒耳目资》中的推理过程一样，鉴于[tʂ]声母其后不能跟随细音，“知者战察”在《汉英韵府》的官话注音 ch 其拟音应该为[tɕ]组。而在北京话注音中，用/ch’/来注音“知之”，可以判断此中 ch 的拟音为[tʂ]。卫三畏将 ch 同时用于标注[tɕ][tʂ]，这是和其后出现的威妥玛拼音的相关注音规则是一样的。威妥玛拼音在使用 ch 同时标注[tɕ][tʂ]，区分的标准是对声母后跟随舌尖元音的音节中标注为[tɕ]时 ch 之后跟随的是 i, 标注为[tʂ]时 ch 之后跟随的是 ih。

卫三畏将“食”字在官话和北京话都标示为 shih,经查询，“食”字在晋方言中还保留着 2 例[ɕiʔ]的发音（实际语音为 ɕě 入声甚或入声次），而在山东河南河北辽宁保留着 10 多例[ɕi]的发音，所以可以推断在《汉英韵府》中只要有带喉塞尾[h]的 sh、ch 其拟音应均为舌面前擦音[tɕ]类，而“食”字在北方方音中较多保留[ɕ]声母的发音，部分可以例证官话方言中[tʂ]取代[tɕ]是在一个较后历史时期和较长时间段内发生的语音演变事件。

卫三畏将 ch 同时标示为[tɕ][tʂ]最好的例证是“经”字，“经”字在北京话中拼写为 ching,在官话中拼写为 king, 一般情况下“经”字发音在方言中其声母都不可能为[tʂ]，在北京话中拼写为 ching,说明其已经腭化，而官话发音尚保留着[k]母。同样的例证字还有“其、饥”，在北京话中已经腭化，声母为 ch，但官话声母仍为 k。

在《汉英韵府》中部分例字如“思子自”在官话注音中出现了舌尖元音的注音符号/’/,说明这时的官话音系中已经出现了舌尖前擦音[ts]组。作者之前对中古音有咝擦音的拟音的发现已经证明了切韵等中古音中是没有舌尖前擦音的。而在中古音中，舌叶齿龈擦音其语音特征决定了音系中绝不可能出现舌尖前擦音的舌尖元音[ɿ]， 章组书母或照组审母的细音音节只能为 $s^{j}ɿ^{sj}$ 或 $s^{j}i$, 韵母始终为/i/类。只有 $s^{j}ɿ^{sjh}$ 或 $s^{j}i$ 演变成 si 之后才有可能出现[ɿ]。当然官话音系也有可能通过接触传播来获取舌尖前擦音[ts]组来作为声母。

据林琳(2016)，马礼逊是早期来华的英国传教士，比卫三畏早了 26 年左右。他在其著作《华英字典》的序言中对官话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官话（Kwan hwa）广泛使用于江南和河南的省份，因为两地都曾建有朝廷，所以那里的语言赢得了支配地位，优于其他省份的语言，成为宫廷语言的规范，是受教育者的标准语。现在，一种鞑靼汉语（Tartar-Chinese Dialect）正逐渐赢得地盘，如果这个朝代长久持续的话，它终将取胜。鞑靼汉语应该就是北京话。

从以上分析和综合《汉英韵府》记录的语音，我们可以判定，《汉英韵府》中的官话音系其实就是明代官话的延续，但是与马礼逊记录的官话比，卫三畏记录的明代官话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舌尖元音之外，还出现了元音[ə]。同时从卫三畏记录的上海话等吴方言的注音来看，当时北京话已经对上海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为部分官话中的 ch[tɕ]声母在上海话中已经成了 ts[ts]声母。所以可以这样认为， 在明代官话完全消失前，它和北京话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因为借助于政治影响力北京话获得了一定强势地位，慢慢影响到了它所能辐射的地域，把北京话这一混合方言转变为了北京官话，同时通过接触传播把自身的语音特征传播给全国各地的方言，并最后取代了明代官话并成功获取了唯一官话的地位。而明代官话因其历史积淀，其中的一些语音特征得以留存在全国各地众多的方言中。

我们在《切韵齿音拟音》一文中曾经探讨过舌面前擦音和舌尖后擦音应该是分期进入汉语官话音系中的。《蒙古字韵》音系在中古音的基础上新增加了舌面前擦音及其颚化音和唇化音。现在经过对明代官话的研究，我们知晓了其音系中的有咝擦音仍然为舌叶齿龈擦音大类和舌面前擦音大类，这种特征持续到了马礼逊甚至卫三畏注音的官话音系。根据元代以后的皇朝更迭和卫三畏记录的官话和北京话语音资料对比，我们只能断定舌尖后擦音组进入汉语强势方言音系中是在满清入关后才发生的。

赵宋著作郎许亢宗使金时所著《行程录》，其中记载了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的民族

用语情况："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是知中国被服先王之礼仪，而夷狄亦以华言为证也"（ 宋洪民（2023）第 12 页）。而明末的东北除了汉军八旗外，还有在辽东以汉人为主的人口规模庞大的民人，宋人许亢宗发现的金代东北使用汉语为通语的情况应是一直延续了下来。 因此除了八旗满洲使用的满语之外，汉语方言在彼时东北民间为主要通语应该是大概率的事情，满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尤其在民间是以当地的汉语方言作为通语的。而入关的汉军八旗吸收了更多的辽东民人以转变为旗人（刘小萌（2024）），则是加强了辽东汉语方言作为通语的地位。我们可以推定，入关前辽东的汉语方言音系中应已产生了舌尖后擦音，这种通语进入当时的北京后，便和当时以明代官话为基底的北京话混合了。

此前大多数学术界的明代官话有咝擦音拟音成果将耶稣会教士注音的 ch 组声母构拟为 tʂ 组擦音，ç 组声母构拟为 ts 组擦音，这是和普通话以及其主要参考音系近现代北京话中的有咝擦音组一致的。在知悉《西儒耳目资》音系的情况下，以此可以反推出随满清入京的明代东北汉语方言的一些音系特点。

明代东北汉语方言音系不存在舌面前擦音和舌叶齿龈擦音这 2 组明代官话音系中的有咝擦音，但是存在着舌尖后擦音组和舌尖前擦音组。因为母语迁移的要求，新入北京城以及周边地区的关外人口在学说当时的北京话或明代官话时，便用母语中的舌尖后擦音组来取代官话中的舌面前擦音组，用舌尖前擦音组来取代官话中的舌叶齿龈擦音组。同时关外人口会带入一些母语即明代辽东汉语方言的语音，如韵腹元音的低化，以及中古见组例字的特殊发音等。

董建交（2007）论述《西儒耳目资》中的见组例字没有发生腭化，但其理由是明代官话中舌面前擦音[tɕ]组尚未出现。而本文发现，《蒙古字韵》音系中已经出现舌面前擦音[tɕ]组，持续到《西儒耳目资》的明代官话时其音系中的有咝擦音组仍然是以舌叶齿龈擦音[tsʲ]为基音的擦音组和以舌面前擦音[tɕ]为基音的擦音组，因此汉语中的见组腭化是满清入关后才发生的，而且音系中出现舌面前擦音并不会触发见组腭化。而前述我们已经推知明代东北汉语方言音系中的有咝擦音只有舌尖后擦音组和舌尖前擦音组，要出现见组腭化，只能溯源到满清入关时的辽东汉语方言音系中的一部分见组例字声母为舌尖后擦音[tʂ]组。

明代东北汉语方言或辽东汉语方言作为入京的八旗通语，具有强势地位 ，因此北京城原有居民也会学说此种方言，而因为明代官话中没有舌尖后擦音[tʂ]组，他们便用母语中的舌面前擦音[tɕ]组来替代舌尖后擦音[tʂ]组，这样就实现了汉语音系中的见组腭化。见证此推理的实证是找出汉语方言中还存在着见组例字声母为舌尖后塞擦音的语音证据。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汉语方言尤其是官话区肯定存在着以[tʂ]组擦音为声母的见母字。经过调查，发现这些声母为[tʂ]组擦音的见组例字较多地留存在作为中原官话的山西运城万荣解店话中，其音系中见组例字声母为[tʂ]组擦音的例字有：角(白读)，嫁(白读)，叫(白读)，间(白读)，肩(白读)，见(白读)，紧(白读)，劲(白读)，牵(白读)。从这些例字为白读音可以判断此组例字发音较为存古。而在其他方言中，还有少数见组例字存在着声母为[tʂ]组塞擦音的发音。另外比如"看"释义的"瞅"字很有可能是由明代东北汉语方言带入华北平原的，而另一个"看"释义的"瞧"字，是因为母语为明代官话系的居民因为母语迁移而产生的。两者都来自明代东北汉语方言"看"字的发音[tʂʰau]，这其中的演化可解释为：

[tʂʰau]("看"字东北汉语方言发音) →（元音高化）→[tʂʰou]("瞅"发音)
[tʂʰau]→（母语迁移）→[tɕʰau] →[tɕʰiau] ("瞧"字发音)

山西运城万荣解店话中，“嫁”字发音为[tʂa]，演变为[tɕia]的过程为：

[tʂa] (解店话“嫁”发音)→（母语迁移）→[tɕa]→[tɕia]（普通话“嫁”发音）

另外，因为舌尖后擦音[tʂ]组的语音特殊性，原来明代官话中与舌面前擦音[tɕ]组相配的韵腹元音已经不适合，因此《西儒耳目资》中的韵母 in im i 和 en em e 都必须调整为 ən əŋ ə，这样才能与[tʂ]组擦音协同发音。明代官话还有其他许多语音特征与北京话及今天的普通话差距明显，因为论文篇幅关系，另文可做详细剖析。初步的比较列于表 11-3 之中。

证明北京话为混合方言的早中期语音特征

卫三畏注音里面的 eh 就是《西儒耳目资》中 ĕ 入声甚，我们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卫三畏在词典音节条目中开始的解释中说 sheh 和 seh 发音非常接近，容易搞错，但是他在 e 的音值解释里又说 e 相当于英语单词 men 里的 e。英语单词 men 中 e 的音值是[ɛ]。这和晋方言的田野调查中把留存 ĕ 入声甚例字发音的韵母标示为[iɛʔ]甚至[iæʔ]应该是同一回事，这是因为大家对 ĕ 入声甚的表层形式理解是一致的。《汉英韵府》音节 sheh 下的例字和《西儒耳目资》中 xĕ 入声甚小韵下的例字相同率接近 80%，音节 seh 下的例字和《西儒耳目资》中 sĕ 入声甚小韵下的例字相同率也接近 80%。而我们知道《西儒耳目资》中 sĕ 和 xĕ 的声母拟音分别为第 2 类的腭化舌叶齿龈擦音和第 2 类的腭化舌面前擦音。而在《切韵齿音拟音》一文中我们已经发现汉语方言中大量的第 2 类的腭化舌叶齿龈擦音例字声母被识别为舌面前擦音，以及本文在表 7-1、7-2、7-3 和表 7-4 中的一些遂昌话例字发音其声母舌叶齿龈擦音被识别为舌面前擦音，足以证明卫三畏认为 sheh 和 seh 两者发音非常接近容易搞错其言非虚，但是又可以证明他和同时代的西方汉学家有足够的分辨能力来区分这 2 组有咝擦音。因此，卫三畏注音中的 sheh 拟音为[ɕĕ]，seh 拟音为[sʲĕ]，其中 ĕ 为《西儒耳目资》中的 ĕ 入声甚，音值为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

可以推论，从表 11-1 中可以看到，卫三畏记录的北京话语音中还留存着第 2 类的腭化舌叶齿龈擦音和明代官话中的额母 ĕ 入声甚和 ĕ 入声次元母，关键证据就是卫三畏记录了北京话中存在 seh 音节，其例字为 “色”，以及北京话中还存在 shih 音节，其例字为“食”，再加上音系中至今已经普及的舌尖后擦音、舌面前擦音以及舌尖前擦音等有咝擦音组，说明北京话中曾经拥有 4 大类有咝擦音组。这样的多种不同时代的有咝擦音混合在同一个音系中的语音特征在一些汉语方言中也有所体现， 如胶辽官话下的烟台长岛话，其音系中同时留存着舌面前擦音、舌尖后擦音、舌尖前擦音以及舌叶齿龈擦音，详情请参见附录 1 中的长岛话有咝擦音种类分析。这种有咝擦音祖孙三世甚至四世同堂的语音现象充分证明了北京话有着混合方言的典型特征，其早中期的语音特征与现代北京话和普通话相比较后，又能证明其音系演变具有剧烈的特点，这也是混合方言的典型特点，这两方面都体现了北京具有混合方言的特征。

明代官话和北京话（普通话）变化比较

表 11-3 明代官话和北京话（普通话）关键语音特征变化比较

语音类别	明代官话	北京话（普通话）	北京话备注
关键语音特征	舌叶齿龈擦音	被舌尖前擦音取代，或在后期被腭化	中早期留存

	照组二等	消失	中早期留存
	舌面前擦音组和唇化舌面前擦音组	部分被舌尖后擦音取代，部分留存	
	假莊组	消失	中早期或留存
基本元音	前高元音 i 及同位音	部分被舌尖元音 ʅ ɿ 取代	
	额 e 元母(包括 ě 入声甚)	被央中高元音 ə 或 iɛ 取代	
阳声韵	额 e+韵尾 n、ŋ	变为 ə + n、ŋ	
	介音 i+额 e+韵尾 n	变为介音 i+a+ n 或介音 i+ɛ+ n	
复合元音	eu iu 等等	韵腹元音“低化”而变成 ou 等	
声母	见组	见组腭化	初期为舌尖后擦音组声母
	晓组	后期腭化	
	日母	被舌尖后擦音的舌尖元音 ʅ 所取代	
	疑母	消失	
韵尾	喉塞尾	消失	中早期留存
特殊元音	不存在舌尖元音 ʅ ɿ	音系中出现了 ʅ ɿ	

综　述

作者发现中古齿音的拟音不为舌面前擦音组、不为舌尖前擦音组、不为舌尖后擦音组以及不为舌叶齿龈后擦音组的结论应该是“惊世骇俗”的，而且作者以非学术圈的身份来作出这一研究结论，使得此研究结论更增添了几分扑朔迷离。

当然了，因为存在着中原与外域的频繁的跨越历史长河的语言和文化交流，汉语中的齿音”身份“之类的语言特征总不会逃过林林总总的文献记载。因此，只要有记载，总会有重览旧貌的机会。另外，现代社会对语音的研究增加了许多的科学手段，能揭示其真相的途径只会越来越多。我们举例如下：

对于中古齿音中心母的特殊性，在对敦煌藏汉对音材料的研究中，李建强(2013)已经觉察到了其中的蹊跷。他发现按照藏文的拼写规律，前置音 ɴ(N)不应当出现在辅音 s 前。可是在《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中，李建强(2013)看到译者宁愿违背拼写规律，放着简单的 s 不用，也要把心母字转成藏语带前置音 N 的音节，而且出现 34 次之多，其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原因，但是因为他觉得汉语心母字在中古念［s］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藏语转写心母的前置辅音 N 不可能念鼻音，只表示汉语的心母字和藏语的辅音 s 念法实际上不一样。他认为因为古藏语的浊擦音 ʒ［z］清化后，清擦

音 ས [s］表示与之有别而带有很强的送气成分，汉语擦音 s 送气成分不太强，对音时只好加个前加字 ཀ 以表示区别。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此前学术界错失揭示中古精组乃至章组莊组 “身份”的最好的一次机会，如果李建强(2013)把起因放到汉语中古音一侧，结果会大不相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古精组擦音和舌尖前擦音[ts]组差别相当明显，尤其是在跟随四等韵或直接跟随舌尖元音的情况下。唇化舌叶齿龈擦音自带/y/嘘声，造就了中古精组心母鲜明的语音特征，这就是彼时吐蕃学者不得不添加字母 ཀ 在 s 前来将汉语中古精组例字中的声母加以区分于藏语中的舌尖前擦音［s］的原因了。

另外，在藏文中存在着藏文字母 ཤ，其用来译写梵文中的卷舌擦音 ṣ。我们发现在敦煌汉藏对音资料中汉语注音字母中并没有出现藏文字母 ཤ，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并不存在现代官话方言中常见的舌尖后擦音[ʂ]，推而及之中古音系，其存在舌尖后擦音[ʂ]的可能性不大。

而在以《蒙古字韵》为主的八思巴文和以《西儒耳目资》为主的耶稣会明代官话罗马字注音资料中，中古汉语后期阶段音系中出现的独立上声道阻塞都被识别和记录了下来，在《蒙古字韵》中其为“ᠯᡆᡳ”，在《西儒耳目资》其为“ě 入声甚”，这一音值为北部吴方言“一”字发音的语音是中古汉语后期阶段音系中的重要语音特征。待其占据主导地位后，使得切韵中的章组声纽和莊组声纽可合并为三十六字母中的照组声纽。因为此一特征语音的存在，反过来证明莊组声纽和章组声纽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而作者此前在对东南方言中各类有咝擦音的分门别类的过程中，揭示出福建广东海南台湾等区域中的 3 组主流有咝擦音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即以舌叶齿龈擦音为基音，存在着腭化舌叶齿龈擦音以及唇化舌叶齿龈擦音，通过韵镜中的 3 组中古齿音的拓扑关系，使得这 3 组齿音的身份被揭晓，章组声纽为舌叶齿龈擦音组，莊组声纽为腭化舌叶齿龈擦音组，精组声纽为唇化舌叶齿龈擦音组。因为独立上声道阻塞的出现，使得莊组演化为照组二等，即第一类的腭化舌叶齿龈擦音在通语中被第二类的腭化舌叶齿龈擦音所取代。第二类的腭化舌叶齿龈擦音的语音就是舌叶齿龈擦音和独立上声道阻塞的结合体。这种语音结构从宋代的三十六字母音系传递给《蒙古字韵》音系，接着又在《西儒耳目资》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得到留存，并至今仍然留存在东南方言和赣方言徽方言晋方言江淮官话等等方言中。同时这一语音特征也传播给了后进入汉语通话音系中的舌面前擦音组，两者结合后形成了第 2 类的腭化舌面其擦音，即第 2 类的假莊组声纽(或假照组二等)。

独立的上声道阻塞因为其内在语音特性，使得与其能协同发音的有咝擦音种类存在着限制。因为这一限制，我们可以用排除法再一次证明中古莊组声纽不为舌尖前擦音组、不为舌尖后擦音组的结论。不过，舌叶齿龈后擦音[ʃ]是可以和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进行拼发的，音色上介于[ʃiʔ]和[[ʃIʔ]]之间。此前的调查中作者已经发现，闽方言顺昌话中老男发音的“食”/ʃeʔ5/，其韵母就是北部吴方言“一”字的发音。但是我们在《西儒耳目资》记录的明代官话字父中可以看到，与独立的上声道阻塞即额母入声甚 ě 相拼的清擦音有 2 个，分别用字母 S 和 X 来标示。对于字母 S，因为其性质较为清楚，基本无争议，其对应的肯定是舌叶齿龈清擦音[sʲ]，而对于字母 X, 其有可能为舌叶齿龈后擦音[ʃ]，有可能为舌面前擦音[ɕ]。但是我们从共时音的语音调查结果可以观察到，舌面前擦音[ɕ]广泛存在于广大官话方言区以及吴方言赣方言晋方言湘方言等等方言中，而舌叶齿龈后擦音[ʃ]在这些方言中的留存几无踪迹，字母 X 标示的只

能是舌面前擦音[ɕ]。 因此基于汉语方言共时音中的语音现实和上声道阻塞的内在语音特征，我们得以推导出明代官话中只存在舌叶齿龈擦音组和舌面前擦音组。而往前溯源，我们也得以知晓，是在《蒙古字韵》音系中汉语官话第一次出现了舌面前擦音组，其和中古音的舌叶齿龈擦音组一起在此音系中作为基音。在这样无懈可击的思路和推理中，我们最终推理出了现代官话中广泛存在的舌尖后擦音组只能肇始于满清入关导致民系混合而致关外东北民系的汉语方言音系中的舌尖后擦音组引入了当时的北京话。

对《西儒耳目资》中 ĕ 入声甚这一韵母的拟音的确认，使得我们得以看清明代官话中与其得以协同发音的辅音种类，也进一步巩固了中古音有咝擦音拟音是以舌叶齿龈擦音组为基音的 3 组齿音的结论。而因为舌叶齿龈擦音的 3 组有咝擦音，二三四等分明，而且可以进行从精组到莊组、从莊组到照组的声纽转化，又可以再一次证明中古音的有咝擦音基音只能存在着一组，即舌叶齿龈擦音组。“剖析毫釐，分别黍累”，如果存在着别的有咝擦音基音，是肯定逃不过古代韵家的“法眼”的。《蒙古字韵》就是极好的例证，八思巴等学者就记录了 2 组有咝擦音基音。东南方言中的第 1 类腭化舌叶齿龈擦音与舌叶齿龈后擦音 ʃ 在音色上极为相似，然而根据汉语的历史音韵文献和现代官话方言共时音提供的证据，可以排除舌叶齿龈后擦音 ʃ 在近古汉语官话音系中存在的可能。最后，因为通语中存在照组二等三等彻底取代了莊组和章组的事实，完全排除了汉语中古音中存在舌尖后擦音和舌叶齿龈后擦音的可能性。

以上我们的讨论是以官话和通语作为对象，而照组取代莊组和章组之后，似乎东南方言中的一些方音与其有分道扬镳之实，这或许就是今日我们依旧能在粤方言闽方言以及客家话中能找出气泡音发声态元音以及第一类的腭化舌叶齿龈擦音的原因了。

本文对明代官话中的基本元音额母 e 的语音性质进行了初步揭示，作者判断，此基本元音可比照于声母中的照组二等三等，其在历时音中的留存应该是贯穿于从中古音到近古音再到现代汉语方言音系的各个阶段，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揭示中古音韵系的全貌。经初步研究，我们发现，入声甚的额母 ĕ 即汉语方言中的独立上声道阻塞可以追溯到敦煌汉藏对音反映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吐蕃注音记录了相关证据，足以证明额母 e 已经出现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具体例字和注音以及相关拟音分析参见表 12-1。

表 12-1 《蒙古字韵》中带独立上声道阻塞的小韵例字在敦煌材料中的吐蕃注音

汉 字	蒙古字韵小韵&拟音	吐蕃注音和转写	吐蕃注音的韵母拟音推测
能	ᠨᠡᠩᠬᠣᠨ něŋ	1.ཉདིང ɦdiŋ 2 .ཉདྷིང ɦdiŋ 3. ནྷིང niŋ 4. ནྷེང neŋ 5. ཉནྷིང ɦniŋ 6. ཉནྷེང ɦneŋ	注音 1 和 3 区别不明显，但是注音 3 和 4 存在明显差异。引发差异的元音是汉语中的元音既不是藏语中的［i］，也不是［e］。其应该是《西儒耳目资》中的额母 e。注音 5、6 在注音 3、4 区别的基础上增加了变音符 ཉ，基于《蒙古字韵》的发音，判断其韵腹为 ĕ 入声甚。

生	ཅིས་ཀྱུད ɕěŋ	1. རྐེ ɕi 2. རྐྱ ɕi̤ 3. རྐེད ɕiŋ 4. རྐེ ɕe 5. རྐེད ɕeŋ 6. རྐེའི ɕeɦi 7. ཧཅེའུ ɦɕeɦu	与判断“能”字吐蕃注音的方法一样，我们可以判断这一组发音中至少存在着额母 e 的舒声韵，不排除存在 ě 入声甚韵母的可能性，注音 7 的韵腹拟音极有可能为 ě 入声甚。 “生”的八思巴音ཅིས་ཀྱུད间接证明起码在宋代汉语音系中已存在着 ě 入声甚了。
垢	ཁིས་ཀྱུ kěu	1. ཀྱི kiɦu 2. ཀོ koɦu 3. གེ geɦu	这一组发音中至少存在着额母 e 的舒声韵
豆	རྡིས་ཀྱུ děu	དེ deɦu	发音中至少存在着额母 e 的舒声韵
兜	ཏིས་ཀྱུ těu	1. ཏེ teɦu 2. ཐོ t^hoɦu	这一组发音中至少存在着额母 e 的舒声韵
斗	ཏིས་ཀྱུ těu	དོ doɦu	发音中不存在额母 e

本文开始我们曾经设问，是否存在一类过渡的汉语历时音系，其能承前启后兼容几类处于不同时空维度的音系中的部分语音特征。经过大量的查证，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确认，《蒙古字韵》音系就是这样的一类过渡音系。而以《西儒耳目资》注音为代表的明代官话则可算作较晚时期的过渡音系，而敦煌材料中吐蕃注音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应为较早时期的过渡音系。不过，对于后者，尚需收集大量证据以及揭示中古音声韵的真面目后，才能加以彻底证明。

余 论

本文的出发点之一是搞清楚八思巴文的注音规则，目前我们初步厘清的规则有:

种类	八思巴字母	注音功能	注音规则
介音	ཡ	喉塞介音，气泡音发声态	出现在佳韵部寒韵部萧韵部覃韵部以及麻韵部中
	ཿ	三等介音，音值为额母 e。	一般出现在麻韵部小韵中
	ཿ	三等介音 /i/	在字冠ཟ之后的ཿ必定为三等介音/ i/，其它情形还需深入研

			究。
	[illegible]	四等介音/y/	在字冠[illegible]之后的[illegible]必定为四等介音/y/，出现在字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后可能为四等介音/y/，其它情形还需深入研究。
	[illegible]	四等介音，以 [illegible]音段的形式出现	
	[illegible]	四等介音，以[illegible]音段的形式出现	此结构应承袭自中古音的四等合口韵，至于四等合口的语音结构真相是什么，尚需深究。
特殊音段	[illegible]	独立上声道阻塞	音值为北部吴方言“一”发音
有咝擦音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舌叶齿龈擦音组	基音之外，还存在唇化舌叶齿龈擦音组，以及第 2 类的舌叶齿龈擦音组。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舌面前擦音组	基音之外，还存在唇化舌面前擦音组，以及第 2 类的舌面前擦音组。
合口	[illegible]	音值为[w]	
	[illegible]	音值为[o]	
元音	[illegible]	音值为《西儒耳目资》中的额母 e 舒声韵或 ě 入声次	
	[illegible]	在[illegible]中出现时[illegible]的音值为《西儒耳目资》中的额母 e 舒声韵	
	[illegible]	音值为[i]	
其它字冠	[illegible]	前喉塞	
	[illegible]	零声母	
	[illegible]	与中古以母相同，音值为 $ʝ^{w}$。	其后介音始终为四等/y/，因此其后的[illegible]音值始终为/y/。
	[illegible]	与中古云母相同，音值为 ʝ。	其后介音始终为三等/ i/，因此其后的[illegible]音值始终为/ i/。

	四	与中古音日母的语音性质相同	字冠后只能跟随三等介音，语音为一种特殊调音类型的齿龈擦音，摩擦方式与 ʒ 接近。
	四	应与中古音匣母相同，	字冠后只能跟随四等介音
	四	尚待深究	字冠后可跟随三等介音

其它未注明的八思巴字母注音规则沿袭学术界已有成果，目前我们对此未有疑问。对上述注音规则中的尚未阐述部分，如对其加以论证，需要较大篇幅，其可以与敦煌材料中的唐五代西北方言的吐蕃注音一起加以统筹研究，并结合在东南方言中的共时音证据来加以阐述。目标除了厘清《蒙古字韵》音系的语音细节外，主要侧重点在于彻底搞清楚中古音中的韵系拟音及其演化。

附　录

附录 1：**山东地区/ʃ/声母调查表**（语音来自语保工程采录展示平台）

语言点	例字和调查记音	声母语音和频谱特征	结论
日照东港区冀鲁官话	靴 ʃyə213	声母片段带嘘声，没有卷舌音音色。双高峰，27i36Hz,3508Hz，	此有咝擦音为唇化舌面音 ɕʷ。
	虾 ʃia213	声母片段音色与吴方言中的 ɕ 音色相同，没有卷舌音音色，多高峰，2756Hz,3805Hz,4815Hz	此有咝擦音为舌面前擦音 ɕ。
莱芜莱城区冀鲁官话	沙 ʃa213	声母片段音色介于 ɕ 和舌叶齿龈擦音 sʲ 之间，频谱曲线为单高峰 4637Hz	此有咝擦音为舌尖后擦音 ʂ，因为其声母后的韵母部分存在的卷舌音音色非常明显，但是其共振峰峰值显著高过官话区 ʂ 的普遍值 2800HZ-3400Hz，原因是其被动调音部位比典型 ʂ 稍稍靠近上门齿。英语中的[ʃ]共振峰值在 2200-2800Hz 范围。
	射 ʃə42	频谱曲线为单高峰 4717Hz，声母后的韵母部分截取后单独播放 音色为普通话“热”字发音	
临沂莒南冀鲁官话	输 ʃɥ213	声母片段音色，稍带粗糙的[s]擦音音色，频谱曲线呈现平台形状，4200-6850HZ	此有咝擦音为舌尖后擦音 ʂ 的蜕变音，因其被动调音部位比典型的 ʂ 前移了不少，因此共振峰值基本和 s 一样。但是因为其声母后的韵母部分具有卷舌音音色，故将其识别为 ʂ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英语中的[ʃ]共振峰值在 2200-2800Hz 范围。
	射 ʃə312	频谱曲线为大斜坡，坡端值为 6836Hz, 声母后的韵母部分截取后单独播放音色接近于普通话“热”字发音。	
烟台海阳胶	书 ʃy52	声母片段音色接近于[s]擦音音	此有咝擦音为舌尖前擦音 s。

辽官话		色，频谱曲线为中古平台 6280-7331hz	
	鼠 ʃy214	声母片段音色接近于[s]擦音音色，频谱曲线为大斜坡坡段值为7707hz。	
烟台长岛胶辽官话	写 ʃiɛ213	声母片段音色接近于音节[si]的音色，频谱曲线为 6083-7311Hz 的中高平台	此有咝擦音为舌叶齿龈擦音 sʲ, 也就是中古章组书母的拟音。判读标准可参考作者的《切韵齿音拟音》一文。
	谢 ʃiɛ52	声母片段音色接近于音节[si]的音色，频谱曲线为 5707-7230Hz 的中高平台	
	席 ʃʅ55	声母片段音色含有接近于音节[si]的音色，韵母部分是明显的舌尖元音。声母频谱曲线为 5520-7014Hz 的典型中高平台	
	世 ʃʅ52	声母片段音色含有接近于音节[si]的音色，韵母部分是明显的舌尖元音。声母的频谱曲线为 6123-7588Hz 的中高平台	
	松 ʃyŋ313	声母片段音色含有接近于音节[si]的音色，声母的频谱曲线为的 5765-6500Hz 中高平台。 韵母部分的语音应为[ioŋ]。	
	姓 ʃəŋ52	声母片段音色含有鲜明的音节[si]的音色，元音部分是明显的舌尖元音。声母的频谱曲线为 4875hz-6360Hz 的中平台。	
	徐 ʃy55	发音人嘴部撅出，呈现明显的撮口，声母片段的音色含有“嘘声”，声母频谱曲线为双高峰 2750Hz,6281HZ。	此有咝擦音为唇化舌面擦音 ɕʷ。判读标准可参考作者的《切韵齿音拟音》一文。 长岛老男发音人这 3 个例字的发音与同批例字在北部吴方言中的发音在声韵方面是完全一样的。
	宿 ʃy213	发音人嘴部撅出，呈现明显的撮口，声母片段的音色含有“嘘声”，声母频谱曲线为双高峰 2657Hz，6420Hz	
	书 ʃy313	发音人嘴部撅出，呈现明显的撮口，声母片段的音色含有“嘘声”，声母频谱曲线为双高峰 2617hz，6182Hz	
	十 ʃʅ55	声母片段音色有卷舌音音色，声母后的韵母部分截取后单独播放音色为普通话“日”字发音。声母频谱曲线为 2241Hz-3845Hz 的低平台	此有咝擦音为舌尖后擦音 ʂ。

	寻 ʃyn55	声母片段音色略含“嘘声”，声母频谱曲线为 3132Hz 的单高峰。	此有咝擦音为唇话舌叶齿龈擦音 sʲʷ，即中古精组心母拟音。判读标准可参考作者的《切韵齿音拟音》一文。
淄博沂源县 冀鲁官话	蛇 ʃə55	声母频谱曲线为峰值为 2894Hz 的单高峰。声母片段的音色含有卷舌音音色，声母后的韵母部分截取后单独播放音色接近于普通话“热”字发音。	此有咝擦音为舌尖后擦音 ʂ。
	所 ʃuə55	声母频谱曲线为峰值为 3013Hz 的单高峰。声母片段的音色含有卷舌音音色	
临沂沂水县 胶辽官话	射 ʃə31	频谱曲线为大斜坡，坡端值为 6598Hz，声母后的韵母部分截取后单独播放音色稍接近于普通话“热”字发音。	此有咝擦音为舌尖后擦音 ʂ 的蜕变音，因其被动调音部位比典型的 ʂ 前移了不少，基本和 s 一样。但是因为其声母延伸部分具有卷舌音音色，可将其识别为 ʂ。 本语言点中的书 ʃɥ213 更接近于典型的 ʂ，将其与“射世”的频谱曲线及语图对比，可以看出后者从前者演变的迹象。
	世 ʃʅ31	频谱曲线为大斜坡，坡端值为 6935Hz，声母后的韵母部分截取后单独播放音色稍接近于普通话“日”字发音。	
潍坊临朐胶辽官话	鼠 ʃu44	声母片段的音色略含嘘声，声母的频谱曲线为 3905Hz 的单高峰	此有咝擦音为舌尖后擦音 ʂ。“鼠树”的声母语音特征接近于唇化舌叶齿龈擦音 sʲʷ，但是本语言点中无舌叶齿龈擦音，因此不存在基础使得唇化舌叶齿龈擦音能够产生。可对比长岛话中的情形。因为在一些情况下，两者的语音特征稍有接近，区分舌尖后擦音 ʂ 和唇化舌叶齿龈擦音 sʲʷ 最好是通过考察跟随于其后的舌尖元音。
	树 ʃu21	声母片段的音色含有嘘声，声母的频谱曲线为 3429Hz 的单高峰	
	世 ʃʅ21	声母片段的音色略显粗糙，声母后的韵母部分截取后单独播放音色接近于普通话“日”字发音，声母的频谱曲线为 3984Hz 的单高峰	

附录 2： **含有ᠰᠴᠸ音段的《蒙古字韵》例字在《西儒耳目资》中的注音**

注：蒙古字韵小韵拟音采用了“ě 入声甚”来标示ᠰᠴᠸ音段

蒙古字韵小韵和拟音	共享例字	《西儒耳目资》注音	备注
佳韵部ᠰᠴᠸᠵᠠ			
ᠴᠠᠰᠴᠸᠵᠠ tsʲěi	则	çě 入声甚	
ᠵᠠᠰᠴᠸᠵᠠdzʲěi	贼蠈	çě 入声甚	

[illegible] sʲěi	塞	sě 入声甚	
[illegible] tɕěi	仄 側昃	çě 入声甚	
[illegible] tɕʰěi	测恻畟	‘çě 入声甚	
[illegible] dʑěi	崱	çě 入声甚	
[illegible]ɕěi	色啬穑	sě 入声甚	
[illegible] kʰěi	克刻剋	‘kě 入声甚	
[illegible] těi	德得	tě 入声甚	
[illegible] tʰěi	忒慝貣	‘tě 入声甚	
[illegible] děi	特 螣	tě 入声甚	
[illegible] lěi	勒扐肋泐仂	lě 入声甚	
阳韵部			
[illegible] tɕěaŋ	莊庄装桩 妆壮	choam	
[illegible] tɕʰěaŋ	创疮凔愴	‘choam	
[illegible] dʑěaŋ	床牀狀	choam	
[illegible] ɕʰěaŋ	霜孀鵊爽鵊塽	xoam	
真韵部[illegible]			
[illegible] tɕěn	臻蓁溱榛	çēn	
[illegible] tɕʰěn	槻襯儭齔瞋	‘çén	
[illegible] ɕěn	莘蓼駪粊甡兟詵侁鮮	莘蓼駪粊甡詵侁 sin 詵鮮 sién	
[illegible] ʔěn	恩	gēn	
[illegible] kěn	艮根跟	根跟 kēn 艮 kén	
[illegible] kʰěn	懇墾	‘kèn	
[illegible] tʰěn	吞呑褪	吞褪‘tun	
尤韵部[illegible]			
[illegible] tsʲěu	緅陬椒掫奏走	緅陬 çēu 奏 çéu 掫走 çèu	

		緅 chēu	
ㄘㄧㄡˇ tsʲʰěu	趣取輳湊腠簇蔟	輳湊蔟‘çéu 取趣‘çèu 取‘çiu	
ㄗㄧㄡˇ dzʲěu	鯫	çèu	
ㄙㄧㄡˇ sʲěu	擨鏿叟藪掫嗾瘚嗽漱 欶	叟擨鏿 sēu 嗽漱 séu 藪嗾 掫 sèu	
ㄐㄧㄡˇ tɕěu	鄒鄹騶皺掫甃縐	鄒鄹騶掫 çēu 皺甃縐 çéu 鄒騶 chēu	
ㄑㄧㄡˇ tɕʰěu	搊篘掙簉	搊篘‘çēu 簉‘çéu	
ㄐㄧㄡˇ dʑěu	愁驟僽	驟僽 çéu 愁‘çêu	
ㄒㄧㄡˇ ɕěu	摟搜颾廋膘蒐溲瘦	搜颾廋膘sēu 瘦 séu	
ㄍㄧㄡˇ kěu	苟垢笱枸狗禱軥勾拘篝雊韝溝鉤句構彀雊購姤覯媾遘	勾句禱韝溝篝拘枸 kēu 遘句垢構覯 kéu	
ㄎㄧㄡˇ kʰěu	彄摳口扣叩訒釦冦寇詬	彄摳‘kēu 口扣叩訒釦‘kèu 冦寇扣‘kéu	
ㄫㄧㄡˇ ŋěu	藕偶耦蕅	藕偶耦蕅 gèu	
ㄉㄧㄡˇ těu	兜斗鬥枓蚪阖陡鬥鬪	斗鬥枓蚪阖陡 tèu 鬪 téu 兜 tēu	
ㄊㄧㄡˇ tʰěu	偷鍮媮黈透趀	偷鍮媮‘tēu 黈‘tèu 透‘téu	
ㄉㄧㄡˇ děu	頭投骰豆竇窬逗酘荳脰桓	頭投骰窬 têu 豆竇窬逗酘荳 脰桓 téu	
ㄋㄧㄡˇ něu	耨穀	穀nèu 耨 néu	
ㄅㄧㄡˇ ʔěu	謳歐甌區鷗嘔毆漚	謳甌歐嘔鷗漚 gēu 毆 gèu	
ㄌㄧㄡˇ lěu	婁髏慺膢螻塿簍陋漏鏤扇瘻瘺	婁髏慺膢螻漏 lêu 簍塿 lèu 陋漏鏤扇瘻 léu	“陋漏”诏安腔客家话发音为 lěu
侵韵部			
ㄐㄧㄢˇ tɕěm	簪簪譖譖	簪簪 çên譖çén	
ㄑㄧㄢˇ tɕʰěm	嵾揕讖	讖‘çén	
ㄐㄧㄢˇ dʑěm	岑涔	岑涔‘çên	
ㄙㄧㄢˇ ɕěm	森參蔘滲慘	森參蔘滲 sēn	

庚韵部			
𖨏𖨂𖨆𖨈 tsʲěŋ	增憎曾矰罾橧	增憎曾矰罾橧 çēm	
𖨐𖨂𖨆𖨈 dzʲěŋ	層曾贈	層曾‘çêm 贈 çém	
𖨑𖨂𖨆𖨈 sʲěŋ	僧鬠	僧鬠 sēm	
𖨒𖨂𖨆𖨈 tɕěŋ	丁爭争箏筝朾偵諍幀	丁朾爭筝諍 çēm 諍偵 çém 丁爭箏朾諍 chēm	
𖨓𖨂𖨆𖨈 tɕʰěŋ	瞠鎗鏜槍琤錚鐺橕撐	瞠鎗槍琤錚鐺橕撐‘çém 瞠鎗鏜槍琤錚鐺‘chēm	
𖨔𖨂𖨆𖨈 dʑěŋ	棖橙鋥瞠	棖橙‘çêm瞠 ‘çém 棖橙‘chêm 瞠 ‘chém	
𖨕𖨂𖨆𖨈 ɕěŋ	生笙牲鉎甥猩省眚	生笙牲鉎甥猩 sēm 生 sém 省眚 sèm	
𖨖𖨂𖨆𖨈 kěŋ	桓緪絙緪亘恒亙恆	桓絙亘恒 kém 恒 hêm	
𖨗𖨂𖨆𖨈 kʰěŋ	肯	肯‘kèm	
𖨘𖨂𖨆𖨈 těŋ	登燈簦甄毤等嶝鐙蹬磴	登燈簦甄毤tēm 嶝鐙蹬磴 tém 等 tèm	
𖨙𖨂𖨆𖨈 děŋ	騰滕縢螣腓謄藤癖鄧蹬	騰滕縢螣腓謄藤癖 ‘têm 鄧蹬 tém	
𖨚𖨂𖨆𖨈 něŋ	獰儜能	獰儜能 nêm	
𖨛𖨂𖨆𖨈 lěŋ	楞棱稜冷	冷 lèm 楞稜 lêm 稜 lém	
𖨜𖨂𖨆𖨈 pěŋ	崩閍繃枋祊絣伻併迸	崩閍繃祊伻絣 pēm 迸 pém	
𖨝𖨂𖨆𖨈 pʰěŋ	烹亨抨	烹亨抨‘pēm	
𖨞𖨂𖨆𖨈 běŋ	彭棚朋堋鵬弸傰併	彭棚朋堋鵬弸‘pêm	
《西儒耳目资》小韵 em 例字小部分对应𖨟𖨆（如“盲氓萌捧”等例字），小部分对应𖨟𖨆𖨈（如“耿更耕羹”等例字）。			

附录 3：汉藏对音语料索引

序 号	语 料	文献代码
1	千字文	Q
2	大乘中宗見解	D
3	妙法蓮華經妙法	Ma

	A：蓮華經普門品（注音本）	
	妙法蓮華經妙法 B：妙法蓮華經普門品（音譯本）	Mb
4	金剛經	G
5	阿彌陀經	A：Aa、Ab、Ac、Ad
6	天地八陽神咒經	B
7	南天竺國菩提達磨禪師觀門	N
8	道安法師念佛讚	F
9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X
10	寒食篇	P
11	三皇五帝姓	W
12	九九表	J
13	藏漢對照詞語	A (Ca) (S.2736)、 B (Cb) (S.1000)
14	唐著會盟碑	A 正 (西) 面 (Ta)、 B 背 (東) 面 (Tb)、 C 左 (南) 面 (Tc)、 D 右 (北) 面 (Td)
15	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精要（音譯詞語摘錄）	A 醫療術長卷(Ya) (S.t.756)、 B 醫療術 (一) (Yb) (Pt.1057) C 醫療術 (二) (Yc) (I.O.56,57)、 D 火灸療法 (一) (Yd) (Pt.127) E 火灸療法 (二) (Ye) (Pt.1044)
16	尚書（音譯詞語摘錄）	S
17	孔子項秦相問書（音譯詞語摘錄）	A (Ka) (Pt.992)、 B (Kb) (Pt.1284)
18	春秋後語（音譯詞語摘錄）	A (Ha) (Pt.1291.p.1)、 B (Hb) (Pt.1291.p.2)、 C(Hc) (Pt.1291.p.3)、 D (Hd) (Pt.1291.p.4)

参考文献：
1. 《元代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献中ʃ ė 多拼作 - ʎ - i̯a 现象的考察》宋洪民
2. 八思巴字中的零声母符号，照那斯图，《民族语文》1989 年 5 月
3.《西儒耳目资》中的者组（ch 组）声母 作者：尹瑀，2022 年
4.马礼逊，《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part III 《英华字典》），1822 年

5. 卫三畏，1844 年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英华韵府历阶》
6. 宋洪民，2023 年，《蒙古字韵》音系及相关文献研究
7. NATHAN W. HILL，2009？The Ḥphags-pa letter 𰋀<ḥ>and laryngeal phenomena in Mongolian and Chinese。
8. Miyoko Nakano，1971. A Phonological Study in the 'Phags-pa Script and the Meng-ku Tzu-yün
9. W. South Coblin，2007. 《A Handbook of 'Phags-pa Chinese》
10. 沈钟伟，2015. 《蒙古字韵集校》。
11. 照那斯图，2003. 《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
12. 史淑琴，2013。敦煌汉藏对音材料音系研究。
13. 罗常培，1933，唐五代西北方音
14，王新东，2008。《唐五代敦煌语音研究》
15. G. L. M. Clauson and S. Yoshitake，1926.On the phonetic value of the Tibetan characters ཁ and ཏ and the equivalent characters in the hPhags.pa alphabet.
16. 麦 耘，2024。《蒙古字韵》的 ė 字母。
17. 杨耐思，1963。元代八思巴文的汉语拼音。
18. W. South Coblin，2001. 'Phags-pa Chinese and the Standard Reading Pronunciation of Early Ming: A comparative Study.
19. 本文作者，2024。一组被遗忘的中古音声纽。
20. 本文作者，2024。中古音二等，一类特殊发声态在汉语方言音系中的留存。
21. 本文作者，2025。切韵齿音拟音及其在汉语方言音系中的留存。
22. Peter Ladefoged, Keith Johnson, 2000. A Course in Phonetics, 6th edition.
23. 周季文，谢后芳，2006。《敦煌吐蕃汉藏对音词汇》。
24. 俞敏，1984，《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
25. 周季文，2009，论藏文元音符号“ꤰ”。
26. 瞿霭堂，劲松，2011 年。《音势论》和藏文创制的原理。
27. 瞿霭堂，劲松，2020 年。汉语西北方言的形成：藏汉语法深层接触。
28. 孙伯君，2009 年，普寧藏本《密咒圓因往生集》的八思巴字注音研究。
29. 张卫东，1983，《试论八思巴字的冠 h 韵母》。
30. 孙伯君，2022 年，宋元时期佛经翻译中的吐蕃译经传统。
31. 索南才旦，2023 年，吐蕃译语人考。
32. 胡鸿雁，2022 年，从对音材料看汉语西北方言元音高化的历史层次。
33. 李建强，2013 年，从敦煌吐蕃藏汉对音文献看藏语浊音清化。
34. 土登江措，2024 年，藏语梵文拼读法语音研究及声学分析
35. 黄笑山，2002，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
36. 董建交，2007，明代官话语音演变研究。
37. 姚小平，2015，《汉法词典》（1670）考释。
38. 韩晓燕，2023，中西方语言交汇的结晶：16 世纪《葡汉辞典》研究。
39. 曾宝乐，2020，基歇尔《中国图说》的中国语言研究。
40. 杨福绵，2001，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历史语言学导论）。
41. 麦耘，2025，类隔切与《切韵》的卷舌色彩介音。
42. 中国语言资源研究保护中心，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

43. 吴语学堂网站，吴语学堂字音库。

44. 语音字典 VoiceDic，汉语方言发音字典。 网站地址 http://zh.voicedic.com/
45. 宁忌浮，2017. 重读《中原音韵》。
46. 林琳，2016. 《<汉英韵府>官话音系研究》。
47. 马礼逊，华英字典［M］. 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厂，1815。
48. 刘小萌，2024.清前期东北民人的“出民入旗”。

Retention among Phags-pa Chinese of features of 2nd *deng* & Sibilants from Middle Chinese and its Evolution &Transcrip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Phags-pa Chinese partly conserved 2nd deng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Qieyun* Middle Chinese, i.e., vocal fry 2nd *deng* and Zhuang initial 2nd *deng*，transcribed with letters designating glottal medial & upper vocal tract occlusion. Phags-pa letter ꡊ is used for transcribing vocal fry 2nd *deng* sysllables, Letter ꡊ, together with ꡊ forms segment ꡊꡊ to represent independent upper vocal tract occlusion, which has a phonetic value of northern Wu dialect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word “one(一)” . There is co-occurrence constraint of segment ꡊꡊ，so we can deduce sibilants of Phags-pa Chinese shall be laminal alveolar fricatives and alveolo-palatal fricatives. Laminal alveolar fricatives, with ꡊꡊ form initial & medial of 2nd *deng* of Zhao group，the latter, with ꡊꡊ form initial & medial of pseudo-Zhuang group. ꡊꡊ as syllabic nucleus can also co-occur with non-sibilant initials to form syllables. As a peculiar phonetic segment, ꡊꡊ is conserved among Ming Mandarin Chinese, transcribed as ě *rushengshen* (ě 入声甚) by Nicolas Trigault in *Xiru Ermu Zi*. With the same co-occurrence constraint of ě *rushengshen* we can deduce Ming Mandarin Chinese has laminal alveolar Fricatives and alveolo-palatal fricatives as its sibilants. ě *rushengshen*, as syllabic nucleus can also co-occur with non-sibilant initials to form syllables whose archaic sounds are still retained among various dialects across China.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how Phags-pa Chinese phonetic notation principle likely originated from the Chinese transcription methods used by Tibetan scholars during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and how Apico-Palatal fricative entered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Ming Mandarin through the mixing of Northeastern Chinese dialects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brought along with the Manchu conquest—and subsequently spread to mandarin dialects and other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s during Qing Dynasty period. Ultimately, this mixed dialect replaced Ming Mandarin Chinese and evolved into the modern common language of China.

Key word: Phags-pa letter ꡊ， 2nd *Deng* Glottal medial ，&Vocal fry of Phags-pa Chinese，Sibilants of Phags-pa Chinese and Ming Mandarin Chinese， ꡊꡊ segment。 ě *rushengshen* ，Initial appearance of Apico-Palatal Fricative among major Chinese dialect